

四庫全書總目

第 五 冊

- | | |
|------|-------|
| 卷二十三 | 禮類存目一 |
| 卷二十四 | 禮類存目二 |
| 卷二十五 | 禮類存目三 |
| 卷二十六 | 春秋類一 |
| 卷二十七 | 春秋類二 |
| 卷二十八 | 春秋類三 |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38
1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三

經部二十三

禮類存目一

周禮補亡六卷

新聖公孔昭
煥家藏本

元邱葵撰葵字吉甫莆田人闕書作同安人未之詳也是書本俞庭椿王與之之說謂冬官一職故見五官又參以諸家之說訂定天官之屬五十九地官之屬五十七春官之屬六十夏官之屬五十秋官之屬五十七冬官之屬五十四又云先王不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而兼攝相半如掌葛織絺給染草飲染草之類每官掌一事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其說皆自信不疑周禮一書不過闕冬官耳至南宋淳熙嘉熙之間俞王二家倡為異說而五官俱亂葵又從而推波助瀾闕書稱宋末科舉廢葵杜明勵學居海嶼中因自號釣磯翁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曰義春秋通義四書曰講周禮補亡今諸書散佚惟此書為世所詬病轉以見異而存據葵自序書蓋成於泰定丙子癸年八十一矣虛殫一生之力使至今談周禮者稱俞庭椿為變亂古經之魁而葵與王與之為煽助異說之黨不亦僨歟其書世有二本其一分六卷題曰周禮註其一即此本不分卷數而題曰周禮冬官補亡經義考又作周禮全書而註曰一作周禮補亡案此書別無他長惟補亡是其本志故今以補亡之名著錄焉

周禮集註七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何喬新撰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謂冬官不亡大約沿俞庭椿王與之邱葵及晏璧偽託吳澄之說應為竄亂如引邱葵說謂太史直筆而書為天官之屬無疑不知太史之文曰讀禮書而協事又曰以書協禮事又曰執其禮事然則太史當入春官經有明文可據唐職官志以太史令屬禮曹是其遺意今并入天官既不通經且不明史矣又如引偽本吳澄考註說謂諸子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當入教官之屬不知諸子之職曰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蓋主以戎

事詔國子故隸司馬今徒以修德學道之語并入司徒則夏官都司馬之職曰掌其政學亦未嘗不及於教將竝移入司徒歟是皆妄取前人謬戾之論割裂倒置踵其失而加甚故前後義例率不能自通徒為談周禮者所詬病耳

周禮定本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舒芬撰芬有周易箋已著錄茲編亦其所著梓溪內集之一大旨祖俞庭椿冬官不亡雜出於五官之說而參以偽本吳澄考註復以己意進退之凡為五官敘辨五篇六官圖說一篇周官別偽一篇周禮正經六篇刪舊本考工記移天官太宰地官大司徒之文以入於冬官大司空移小司徒及遂人之文入小司空又移天官之掌舍幕人掌次地官之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鄒長里宰鄰長土訓誦訓司稼草人稻人場人圃人藪師閭師縣師均人稍人旅師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升人角人羽人掌葛染草掌炭掌茶掌鬻春人舍人倉人廩人遺人委人棄人夏官之掌畜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邊師司勳量人以屬冬官明史芬本傳稱芬精於周禮嘗謂周禮視儀禮記猶身之視吳魏疾革其子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為恨於是經可云篤信夫俞氏之書為荒經蔑古之祖芬不能訂正其譌乃噓其已虛之焰而更加厲焉甚且刪削舊文十幾二三自命曰定本慎彌甚矣

禮記疑圖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辨論周禮賦役諸法祖何休林孝存之說以為戰國策士之所述前三卷以其疑周禮者為圖辨之後三卷依據孟子立斷因及後代徭役軍屯之法論其得失大旨主於輕徭薄賦其意未始不善其說亦辨而可聽然古今時勢各殊制度亦異有不得盡以後世情形推論前代者至其牽合尊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欲改小司徒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之文謂四當作五又增四都為同一語則更輾轉竄亂矣蓋本傳姚江之學故高明之過其流至於如斯也

考工記述註一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詩經多識編已著錄此編因考工記一書文句古奧乃取漢唐注疏參訂訓詁以疏通其大意

於記文皆苟加圈點綴以評語蓋仿謝枋得批檀弓標出章法句法字法之例使童蒙誦習以當古文選本於名物制度絕無所發明未附考工記圖一卷亦林希逸之舊本無所增損也

周禮訓傳二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陳深撰深字子淵長興人嘉靖乙酉舉人官至雷州府推官是書略無考證而割裂五官歸於冬官則沿俞庭椿輩之謬論無足錄也

周禮因論一卷

浙江汪厥淑家藏本

明唐樞撰樞有易脩墨守已著錄是書以民極爲周禮本原蓋本葉時禮經曾元之說謂詩蔽以一言曰思無邪周禮蔽以一言曰爲民極也其駁夏休井田譜之妄亦卓然有識然其文如語錄寥寥數條未爲詳備不足以言詁經也

周禮發明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沈琦撰琦字林珍德清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兵部郎中是編於六官之後各爲總論一篇冬官一職則雜取司徒之屬補其闕蓋用三禮考註之本所錄經文頗多刪節所謂發明者寥寥數頁亦僅如鄉塾之講章

周禮述註六卷

編修鄒際唐家藏本

明金瑤撰瑤有六爻原意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歷己卯前有瑤自序并所作凡例十條謂周禮之文爲漢儒所竄改其中有僞官亂句悉爲考定別以陰文書之大本元吳澄三禮考註明何喬新周禮集註之說而又以臆見更定之其補冬官之末附以改官議改文議二篇即評論二氏之得失者也案冬官不亡亂入五官之邪說倡於宋俞庭椿益之以元之邱葵皆變亂古文爲經學之靈賊至吳澄三禮考註本晏璧所僞託實亦沿三家之流弊何喬新之集註又其重僣也瑤未見俞邱之書遂奉吳何爲鼻祖所定僞官亂句諸條若親得周公舊本一一互校而知者其無稽更不足辨矣

周禮說十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徐卽登撰卽登字獻和又字德峻號匡岳豐城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其書前十三卷解五官不載考工記末一卷為冬官闕疑蓋亦取俞庭椿之說但尚未敢改經耳然明言某官移易為最允某官移易為未協已毅然斷為當改矣何闕疑之云乎

批點考工記一卷

內閣學士紀昀家藏本

明郭正域撰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諡文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取考工記之文圖點批評惟論其章法句法字法每節後所附註釋亦頗淺略蓋為論文而作不為詁經而作也

周禮完解十二卷

浙江吳玉燭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此書亦謂冬官散見於五官而又變幻其辭謂陽分六官以成歲序陰省冬官以法五行穿鑿尤甚中間橫生枝節不一而足如典瑞職王晉大圭執鎮圭晉卽指字鄭眾註本不誤賈疏云指插也謂插大圭長三尺玉綉於帶閒手執鎮圭尺二寸其義亦最明而敬謂接見曰晉晉進也行禮從容漸進如日之升以附會於經文朝日之語果終歲如是乎此亦務勝古人之過矣

周禮古本訂註六卷

浙江吳玉燭家藏本

明郭良翰撰良翰字道憲莆田人萬歷中以蔭官太僕寺丞是編自序謂俞庭椿王與之邱葵吳澄何喬新五家補本分割殊甚不知冬官可以不補五官必不可消五官自存冬官自闕何必強臆以亂成經因取古本訂正之其持論甚允而附葉時冬官補亡一篇於考工記之前仍俞庭椿等冬官散在五官之說又自相矛盾矣其註亦皆揣摩文句無所考正非解三禮之法也

古周禮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郎兆玉撰兆玉字完白仁和人萬歷癸丑進士是書謂之古周禮者自別於俞庭椿諸人之改本也其註皆鈔撮

舊文罕能通貫然暖姝殊守一先生之言視他家之變亂古經與其妄也寧拘矣

考工記通二卷 浙江吳玉堪家藏本

明徐昭慶撰昭慶字穆如宣城人是書凡例有曰此註本之朱周翰之句解上而參之鄭康成下而合之周啓孫

士龍諸家用成是帙惟欲取便初學故自忘其固陋云云今觀其書多斤斤於章法句法字法而典據殊少則凡例

蓋道其實也其中時亦自出己意攻駁前人如豕蹄汶則死此汶本齊魯閩水陸德明音釋不誤而昭慶謂此是岷

江不當音問引史記為證不知史記固汶與岷通未嘗以考工記之汶為岷山也

重訂古周禮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陳仁錫撰仁錫有繫辭十篇書已著錄是編不用俞庭椿改本與郎兆玉相同其稱重訂當即因兆玉本也然五

官皆移敘官於惟王建國之前亦非古本又其凡例曰考漢藝文志是書原闕冬官漢儒補以考工記未免割裂聖

經不必妄為補綴而六卷仍列考工記乃自違其說其註釋多剽竊朱申句解體例尤為猥雜殆庸劣坊賈託名未

必真出仁錫也

周禮註疏合解十八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張采撰采字受先太倉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臨川縣知縣福王時為禮部員外郎明史文苑傳附見張溥傳中采

與溥為復社領袖在當日聲望動天下然此書疎淺特甚豈亦託名耶

讀周禮略記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是書不全錄經文但每段標其起止云自某句至某句其註於漢唐舊說頗

不留意如稻人下駁鄭氏每并九夫苟加一夫以治溝洫不知苟加一夫即所謂閒民者也大概朝瑛涉獵九經而

三禮則用功較淺云

古周禮釋評六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古周禮釋評六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孫攀撰攀字士龍宣城人是書因朱申周禮句解稍為訂補別以音釋評語標註上方如村塾讀本之式均無足採惟當明之季異學爭鳴能不刪削經文亦不竄亂次序兢兢守鄭賈之本猶此勝於彼焉

考工記纂註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明哲撰明哲字如晦歙縣人是書主於評點字句於經義無所發明名為纂註實僅勦襲林希逸考工記圖解之文其誤亦皆沿林本惟經中軌字皆改為軌獨與林本不同考詩飽葉篇疏曰說文云軌車轍也軌車軾前也軌聲九軌聲凡輈人之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軌謂軾前也大馭王祭兩幟祭軌乃飲古書軌為範杜子春云範當為軌小戎傳曰陰掄軌也箋曰掄軌在軾前垂輈上然則諸言軾前皆謂軌也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塗九軌注云軌謂轍廣也是二字辨別顯然林希逸圖解尚不誤今明哲於希逸之誤皆襲之其不誤者轉改之亦可謂不善改矣

周禮說略六卷

浙江吳玉堦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於周禮之中偶有所見即摘其一節一語而疏之以非解全經故云說略書中多引郝敬之說則在敬以後矣大抵議論多而考證少如謂官屬三百六十以象天今檢其數乃贏其一如易之大衍虛其一也可謂穿鑿無理又如牧師孟春焚牧仲春通淫與月令季春游牧不合蓋鳥獸孳尾多乘春氣經特略舉其大凡仲春季春相去無幾不必過泥而此書謂月令為秦時書秦地寒涼萬物後動故後周禮一月不知秦地即周地無中外南北之分也是足見其隨文生義不能深考事實矣

周禮文物大全

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跋其版為藍朱二色首列六官之所屬次為制度器物諸圖終以諸儒傳授圖大抵轉相勦襲摹寫失真如王官制圖外朝為致民三詢之地雉門為人民觀法之區則外朝應在雉門之外而此圖列於庫門之外他若表冕無旒六韜未備壇壝市肆亦弗詳載蓋鄉塾兔園冊也考宋乾道中昌州楊甲作六經圖其周禮圖

曰文物大全與此書之名相合又 國朝盧江盧雲英因其父所刻信州石本五經圖重為編輯其周禮圖亦曰文物大全然楊氏圖凡四十有三盧氏圖凡五十有一均與此本不符疑坊肆書賈於盧氏五經圖中摘其周禮諸圖而稍稍竄亂之別為一書以售其欺耳

周禮訂釋古本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義已著錄是書前有康熙丁丑自序大抵宗俞庭椿之說而小變之謂冬官未亡而不必補考工記之文奇變而軌乎法非周公莫能為之虛其官而詳具其法官省則繁費減法詳則凡事有作五官可以兼攝冬官可無設也其說甚巧然鄭封於宣王時秦封於孝王時周公安得稱鄭之刀又安得稱秦無廬是開卷即無以自解更奚論其他也其解九賦云邦中四郊即鄉遂地是併百里為郊六鄉在遠郊六遂在甸之異亦未詳考惟遂人溝洫說云遂人所謂十夫者十井之夫也其云十夫有溝則是十井之遂同 歸於溝也故匠人謂之井開既謂之開則非一井可知較舊註差為明晰耳

高註周禮二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高愈撰愈字紫超無錫人順治中歲貢生江南通志載愈著周官集解十六卷當即是書其分卷 各異殆傳寫者不同也書中採前人之說多本諸王昭禹訂義亦間有發明其中有最駁者數條如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 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 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鄭康成註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乃天子食此諸侯之貢也不用先鄭之說愈謂諸侯自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而以其餘貢天子其說頗詆康成今考春秋昭公十三年傳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杜註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如愈所說公地五百里乃自食其半以其半貢天子侯伯地四百里三百里僅自食其三之一乃以其二貢天子子男地二百里一百里僅自食其四之一乃以其三貢天子則尊反貢輕而卑反貢重矣昭公十三年傳又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杜註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三

經部

禮類存目一

四

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卽公卿大夫之采地鄭元小司徒註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公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卿
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大夫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是食采者卑與尊同故云卑而貢重是周制甸服貢
重尚不過四分之一而邦國所貢乃至於三之二四之三乎司勳文曰凡頒賞地三之一食註云賞地之稅三分王
食其一與大司徒所云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四之一均爲王之所食與大司徒文例義略同愈乃不一置解而
獨於此別生異說似未貫洽全經也又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甸四甸爲
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元註曰此謂造都鄙也愈乃曰四縣爲都計田止一千二十四井以稍人三乘法推之止
得兵車六十四乘視百乘之家猶遜焉而傳稱先王之制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此八千一百九十
二家不能當天子六鄉六遂十五之一是猶不足稱小都而況大都乎今考春秋隱公元年傳先王之制大都不過
三國之一杜註謂都城當國三分之一非謂田邑車乘當國三分之一也愈不得引以爲難且四縣爲都本小都也
積四小都乃爲大都今愈以四縣之都爲大都於鄭註尙未詳考又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傳曰惟卿備百邑杜註云
此一乘之邑孔疏云百乘爲采邑之極坊記疏謂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之三公同俱方百里是惟大都方百里
者乃得有百乘而天子之卿止得小都五十里安得同於侯伯之卿又寧以不及百乘爲嫌耶至四縣爲都凡一千
二十四井以司馬甸出一乘之法求之所出本不及十六乘而愈乃謂得兵車六十四乘九舛誤矣稍人掌三乘之
政令鄭讀乘爲甸謂掌三及甸之政令也愈謂乘字不當改讀遂謂一三出一乘考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三甲杜
註長較一乘甸所賦今魯使上出之譏重敏故書若稍人已令三出一乘則與周之制也春秋又何得書以示譏耶
又韓詩維禹隳之毛詩隳作甸隳訓曰乘甸亦訓曰乘古陳乘甸三字音同故讀乘爲甸愈不知古音故有此疑是
亦妄難鄭氏也他如謂郊社相對社卽祭地更無北郊九夫爲井卽十夫有溝都鄙鄉遂不異制則均襲舊文無庸
更辨者矣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情陰錄已著錄是編於典制罕所考證惟推求於文句之間好以臆斷如王齊日三舉所以增一舉者爲助氣以行禮而世沐謂三字誤當作不則致齋豈茹素之謂乎樂師職敝舞敝之爲羽無可疑者而世沐獨取先鄭祓除之義亦爲未合考工記畫績之事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自是配色之法而世沐以爲仁義相資禮智相合健順相成亦過於穿鑿也

周官辨非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是編力攻周禮之僞歷引諸經之相牴牾者以相詰難大旨病其官冗而賦重案古經滋後人之疑者惟古文尚書與周禮然古文尚書突出於漢魏以後其傳授無徵而牴牾有證吳棫所疑雖朱子亦以爲然閻若璩之所辨毛奇齡百計不能勝蓋有由也周官初出林孝存雖相排擊然先後二鄭咸證其非僞通儒授受必有所徵雖其書輾轉流傳不免有所附益容有可疑然亦揣摩事理想像其詞迄不能如尚書一經能指某篇爲今文某篇爲古文也斯大徒見劉歆王安石用之而敗又見前代官吏之濫賦斂之苛在在足以病民遂意三代必無是事竟條舉周禮而詆斥之其意未始不善而懲羹吹齏至於非毀古經其事則終不可訓也魏禧疾明末諸臣屈身闖賊遂疑論語論管仲召忽一章爲不出於孔子其亦此類歟

周禮問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皆設爲或問辨周禮出戰國之末不出劉歆凡十七目一論周禮非漢人僞作凡四條一論六官三官一官凡二條一論古無三司名一論冢宰一論周禮與尚書大戴禮表裏一論周六卿唐虞六卿一論司徒司空一論天地四時之名所始一論宰夫一論官名官職同異一論人數多寡一論祿數不及入數一論分土三等同異一論九州閒田一論周官非秦制一論羅氏攻周禮之繆一論與他經同文而其書與目不甚相應蓋亦其門人所課題也其持論是非相半如小宰紀六官之屬各六十頁疏謂指宮正至夏采諸職奇齡謂經文其屬六十乃據六卿本職之下所屬大夫士也六卿各有長官如後世所稱堂上官除一卿二中大夫外

所屬有下大夫四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得六十人略無關益今考春官除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擬於堂上官不入六十之數則肆師下大夫四人卽爲屬官如後世所稱曹郎矣乃肆師之職曰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賈疏曰肆師與小宗伯同爲中下大夫命數如一故二人同佐宗伯據此則肆師明爲宗伯副貳之官卽經文亦明云肆師掌禮治事如宗伯之儀今奇齡必屈肆師爲屬吏同於後世之曹郎其說似弗能通奇齡又以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不合於王制孟子遂據周禮謂封國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卽不能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限之特約爲之制公不過五百里侯不過四百里伯與子男以是爲差其說似巧但明堂位封周公于曲阜七百里則奇齡所謂公不過五百里者則已過之矣加封之制不應已創之而已又墮之也故司勳文曰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明乎加封亦不得立常數矣奇齡立論大率類此其他不無翼經之說然以爲戰國人作則仍用何休六國陰謀之說與指爲劉歆所作者亦相去無幾陽雖翼之陰實攻之矣與其以儀禮爲戰國之書同一好爲異論不足據也

周禮節訓六卷

馮修刪守
議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鈔已著錄是編名曰節訓蓋節錄而訓釋之也經文旣非完本所輯註文亦皆不著名氏觀其自序蓋家塾私課之本故其凡例亦曰聊備兔園之一冊云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記析義四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書以周官爲一編考工記爲一編各分篇第世亦兩本別行然前有顧琮序稱合考工爲四十卷則本非兩書特不欲以河間獻王所補與經相淆故各爲卷目耳其書體會經文頗得大義然於說有難通者輒指爲後人所竄因力詆康成之註若太宰以九賦斂財賄鄭註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苞謂九賦卽九職邦郊甸稍縣都之田賦則農所貢公田之九穀與圃牧嬪婦之貢也關市之賦卽商賈百工之貢也山澤之賦卽虞衡之貢也閭閻鼓牧卽邦郊甸稍縣都之地農工商賈嬪婦臣妾閭民卽邦郊甸稍縣都之

人今考載師首言閭廛次近郊次遠郊次甸稍縣畱別閭廛於甸稍縣畱之外則九職之閭圃不得合於九賦之邦郊甸稍縣都可知苞以九職之圃牧嬪婦臣妾閭民統於九賦之邦郊甸稍縣都而九賦之關市山澤豈獨出於邦郊甸稍縣都之外經文又何以別舉之乎苞不過因九職內百工商賈可以當九賦之關市度衡可以當九賦之山澤而圃閭較牧嬪婦臣妾閭民於九賦更無所歸遂強入於邦郊甸稍縣都之中庶乎九職九賦得混爲一卽以斥鄭註口牽出泉之非而不知鄭註此文實據本文財賄二字起義外府曰掌邦布之入出其下曰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其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註曰布泉也泉府曰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此皆以泉爲財荀子曰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則以刀布爲財與田稅爲食對舉經於九府旣云斂財賄則知九賦內兼有泉矣九賦所以供九式故九賦曰財賄而九式曰財用凡祭祀賓客喪荒差服工事幣帛務秣匪頒好用資於穀者少資於泉者多而泉之所入止有市征之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不過當關市之一賦此外則惟有宅不毛者之里布均未足以充九式之用若不資泉於邦郊甸稍縣都等則職歲所云官府都鄙之出財用恐終年常不給也考漢書本紀高祖四年初爲算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賈捐之傳民賦四十丁男三歲一事是一歲每丁不過賦十三錢有奇又新論漢宣以來百姓賦錢歲餘二十萬僅二百貫耳較之後代封樁置州諸邑目不及萬分之一而周之九賦視之亦云薄矣乃苞襲宋人之說猶以鄭註口牽出泉爲厚斂此因未流而病其本也又泉府曰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爲之息苞以劉歆增竄此節附會王莽且謂司市職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有賒而無貸明矣今考周書大匡解曰賦酒其幣鄉正保貸又管子發政屋辟故窮以假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是齊之家有貸由於國有貸也又左氏傳齊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註曰除通責又成二年傳亦曰楚乃大戶已責建鰥救乏之考責卽是貸故小宰曰聽稱責以傳別鄭註稱責謂貸予賈疏稱責謂舉責生子於官於民俱是稱也故房元齡註管子責而食者幾何家亦以責爲出息也然則貸民之制自泉府外旣見於小宰又見於春秋傳管子而苞指爲王莽制誤矣管子治國篇曰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註倍貸謂貸一還二

此所謂橫斂也若以國服為之息約所出不過十一略使子餘於母以為不涸之藏取於民者微而濟於民者大此先王惠鮮之精意苞乃反以疑經不亦過乎又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苞亦指為割歛之所竄不知以近郊遠郊甸稍縣都通計之則四十分而稅六猶是什二而少強耳賈疏引異義公羊云什一據諸侯邦國載師特據王畿王畿稅法輕近而重遠者近者勞遠者逸故也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據此則賦踰什一者止王畿內四百里而通邦國萬里計之仍未乖乎什一之大凡也禹貢因九州差為九等荊州田第八賦第三雍州田第一賦第六通典謂禹貢定稅什一而輕重有九等之不同則知什一乃統九州計之非每州皆什一也故三禮義宗謂稅俱什一而郊內郊外收藉不同苞乃力詆經文亦為勇於自信蓋苞徒見王莽王安石之假借經義以行私故總總然預杜其源其立意不為不善而不知弊在後人之依託不在聖人之制作曹操復古九州以自廣其封域可因以議禹貢冀州失之過廣乎

周官辨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是書就周禮中可疑者摘出數條斷以己見分別偽辨惑二門大旨以竄亂歸之劉歆凡十篇已錄入所著望溪文集此其初出別行之本也

周禮集傳六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義拾遺已著錄是書前有白序謂朱子曾稱周禮為天理爛熟之書表章雖明而訓釋未逮諸儒之說不能有醇無疵因遠稽博採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鑑歷代之興衰以竊附於詩書集傳之後其自命甚高今觀其書不過隨文釋義無所考證多引先儒議論及後世事蹟曼行牽合亦非詁經之正體惟考工記之前復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補冬官之闕計官三十有五中有大司空小司空家人權人都司空家司空六官皆不言所據昔錢黉病俞庭椿以後割取五官殊失古本之舊因著冬官補亡三卷所補凡二十有一其與炤相同者惟后稷農正農師水師匠師舟牧工正圻人九官司空則不立大小之名餘尚有十一官為文

昭所未載殆由未見歟書歟

周官翼疏三十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雍正癸卯進士是書彙輯漢唐宋明以來及國朝李光地顧炎武方苞之說分為五部凡疏解經義者曰正義於本義引伸旁通者曰通論考訂註疏之失者曰辨正綜列後世事迹援史證經者曰餘論別著新義以備參考者曰存異書各六卷而總以翼疏為名其正義六卷則又每卷自為上下皆採輯前人之說不以己見參之書成於雍正丁未前有自作條例十二則

周禮會要六卷

侍講劉宗地家藏本

國朝王文清撰文清號九溪寧鄉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編以周禮註疏浩繁但約括諸家略疏字義以便讀者其凡例稱經文一字不遺亦一字不動然敘官亦經文也自五官之長外餘官則俱刪之矣

周禮質疑五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青芝撰青芝有學詩闕疑已著錄是書摘周禮舊註及前人經訓互相參證開亦取後代之事以引伸其義頗與鄭賈為難然臆斷多而考證少宋儒事事排漢儒獨三禮註疏不敢輕詆知禮不可以空言說也青芝視之太易矣

周禮輯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多本周禮訂義攻詰鄭註若謂匠人遂人同制井田不分都鄙公邑大司馬凡令賦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非專指邦國又力斥小司徒鄭註旁加之說此類皆襲前人緒論不足深求其自出新意者如司尊彝春祠夏禴禩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兆錫謂皆有舟與皆有鬯對舉則舟彝皆是尊名今考禮圖六彝為上尊盛三斗六尊為中尊盛五斗六尊為下尊盛一石故爾雅曰彝自彝器也郭璞註云皆盛酒尊孫炎註云尊彝為上

疊爲下自居中然則疊本下尊不待兆錫申說若以舟爲尊則未會此經之義夫彝尊 疊得列於上中下三尊者以司尊彝於雞彝鳥彝則曰裸用於獻尊象尊則曰朝踐用再獻用於罍則曰諸臣之所昨獨於舟不著所用則舟不得列於尊可知兆錫但知皆有舟與皆有疊對舉謂舟與疊同而不知皆有疊可下有諸臣所昨明文皆有舟句下別無明文此舟疊不同之明證也考鄭司農曰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鄉射記曰命弟子設豐注云設以承其爵玉藻曰大夫側尊用斚士側尊用禁亦所以承尊舟之承尊蓋亦猶是安得曰尊賈公彥疏謂舟立若後世酒船陸佃亦謂若今酒船殆以形類酒船故名曰舟耳非以酒船卽舟也如此之類頗傷於臆斷至若辨賈疏北郊用裘之說謂盛夏用裘必不能行後世遂至天地合祭謂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一百里男一百里爲制賦之成數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出軍之實數此類亦自樹一義不爲無 見然遽詆鄭元爲過始又談何容易也

周禮拾義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李大潛撰大潛安溪人是書探輯註疏及諸家之說附以案語然於禮家所聚訟者如幣餘之賦馬氏與林孝存王與之之說不同并田之法孟子與漢志不同九獻之禮諸儒各異皆採其說不加論斷書中多載李光地說蓋大潛爲光地之族云

周禮三註粹鈔二卷

福建巡撫探進本

國朝高宸撰宸字北侍福清人雍正中諸生是書詮釋周禮而不錄考工記其冬官補亡篇有云俞庭椿著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雜出於五官之中其後王次點邱吉甫皆因之吳草廬遂爲考註云云是所據之本爲俞庭椿復古編則所謂三註當卽指王邱吳三家而書中不標名氏直以己意融貫成文又多迂闊不情之論爲三家之所未莫明其體例何似卷首白序一篇亦泛論治法道法無一字及著書之旨

附錄

周禮井田譜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夏休擬休會稽人紹興中進士樓鑰序云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亦未詳為何官也其書因井田之法別以己意推演創立規制於鄉遂之官聯溝遂之縱橫王侯之畿疆田萊之差數兵農之相因頒祿之多寡門子遊宦之法兆城昭穆之制郊社宗廟之位城郭內外之分以及次舍廬室市廛次敘三鼓四金五常九旗五路五車和門八節皆摹繪爲圖若真可坐言起行者其考訂舊文亦多出新意如曰野之萊田以時治之而已不必盡耕作也以其菰蒲之利柴蒿之屬刈之復生采之復出也不然既不謂之易則一家之力豈能歲耕田百畝萊二百畝蓋萊者刈獲之名虞人萊所田之野是也又曰庶人受一廛耕百畝適長用力所謂可任用者家人適子之適力復及耕則可任用者三人矣故適子之適謂之餘子雖適子之適力未及耕而有庶子及耕則亦三人故庶子謂爲餘夫也又曰古之附庸不可以爲國地方百里則可以爲國春秋蕭同叔子何休註以爲國名是也又曰五十里爲則大宗伯曰五命賜則註云則者未成國之名以漢制考之可見如是之類尙可存備一說至於以管子經言解論語自經於溝瀆爲經正溝瀆之制則附會甚矣夫阡陌既開以後井田廢二千餘載矣雖以聖人居天子之位亦不能割裂州郡劃平城堡驅天下久安耕鑿之民悉奪其所有使之蕩析變遷以均貧富一二迂儒乃竊稱然私議復之是亂天下之術也使果能行又豈止王安石之新法哉同時瑞安黃毅乃爲作荅問一篇條舉或者之說一一爲之疏通證明殆不知其何心矣陳傳良之序有曰其說以不能成都鄙者爲閒田不可爲軍師者爲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皆通論餘多泥於度數未必皆叶似稍稍致其不滿永嘉之學雖頗涉事功而能熟講於成敗此亦一證矣此書宋志著錄明唐樞作周禮論力斥其謬則樞尙及見之朱彝尊經義考註曰未見蓋無用之書傳之者少也惟永樂大典之內全部具存檢核所言實無可採姑附存其目而糾正其失如右

周禮沿革傳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字子才號莊渠崑山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太常寺卿遷國子監祭酒未上卒諡恭簡事蹟具明史儒

林傳是編取周禮六官之屬證以秦漢而下官制沿革訖明代而止僅有天官地官春官蓋未成之棄也夫時殊事異文質異宜雖三代亦不相沿襲校於數千年後乃欲舉陳迹以繩今不亂天下不止其斷斷不可人人能解即校亦非竟不知特以不談三代世即不目為醇儒故不能不持此論耳自序一篇故舉典故亦此意也

右禮類周禮之屬三十七部二百七十七卷內三部無卷數附錄二部二十四卷皆附存目

釋宮一卷通行本

舊本題宋朱子撰原載晦菴大全集中此其別行之本也然實李如圭作編集者誤入說見如圭釋宮條下

儀禮節解十七卷浙江汪敏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敬所作九經解皆好為議論輕詆先儒此編尤誤信樂史五可疑之說謂儀禮不可為經尤其乖謬所解亦粗率自用好為臆斷如士昏禮升自西階一條經於饗婦而後云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則未嘗以前婦固不得以主自處婿亦不得以室相授升自西階在婦為無專制之義在婿則亦猶舅姑於婦先以客禮之之義而敬謂父在子不由阼不知為人子者居不主奧而此時何以即席于奧耶蓋由此升者特以道婦故也於舅坐荅拜一條又謂新婦拜舅立而使其舅坐荅拜之於理未當不知此是婦人肅拜故舅坐以荅之尊卑之分宜然無可疑也又如士冠禮七體二十一體度數立詳公食大夫禮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與陳祥道禮書謂諸侯當十三天子當十五者未合宜有折衷而往往以數語了之知其於考據之學終淺非說禮之專門也其間有可取者如芻糲有衣之芻糲有玉之芻糲鄭註泥玉藻之文於聘義還玉還璋皆以為易衣加衣之儀觀禮匹馬卓上蓋卓立向前之義鄭註誤以卓為的及公食大夫禮又鼎鼎若東若編非以茅為鼎之類敬之所辨亦時有千慮之一得然所見亦罕矣

禮經集註十七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張鳳翔撰鳳翔字蓬元堂邑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是書主朱子儀禮為經之說大旨以鄭注為主

其間自出新義者則多所未允如士冠禮文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鄭注以適東壁為出闈門賈疏謂母冠子無事在闈門外故子出闈門見之敖繼公不從鄭義以適東壁為在東堂下其說已非鳳翔又以為適東壁者又升自阼階適東壁房前北面見母是時母已在房果如所言則降自西階之後仍當有升阼階之文何以經文無之耶此類數處皆立異而不能精確也

讀儀禮略記十七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是書於經又不全錄第曰自某至其所錄多敖繼公敖敬之說取材頗儉其自為說者亦精義無幾

儀禮惜陰錄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書逐節逐句分解撮標註義頗為明簡較所註他經稍善然亦疎於考證如士冠禮云闕項青組纓汲古閣本鄭註闕讀如有頰者弁之頰滕薛名齒為頰世沐謂字書無此齒字而疑之不知齒本當作頰後漢烏桓傳云獮中國有簡步搖注云簡音吉悔反字或為囑蓋簡囑二字通續漢書輿服志云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翦釐簡公卿列侯二千石夫人紺繪簡廣雅曰簡謂之幌故玉篇廣韻集韻類篇俱作簡字可以正刊本作齒之譌至若釋名曰簡恢也魯人曰頰頰傾也著之傾近前也即鄭註藤薛名齒為頰之確證而釋名作簡不作齒則汲古閣本鄭註作齒其誤顯然世沐心知其誤而不能究其所以誤殊核之未審又此書多載鄭註所引古今文然闕漏不可枚舉即如士冠禮注云古文闕為藥闕為蹙又云古文旅作臚又云今文繡皆作熏又云古文盟皆作浣又云壹古文皆作一又云今文枋為柄又云古文啐為呼又云古文曹為痺又云今文格為嘏此九條俱失載則他篇可知又若士冠禮戒賓節在筮賓之前而世沐謂戒賓當在筮賓之後今考鄭注戒賓者戒主人之僚友筮賓者筮其可使冠子者蓋先戒眾賓後乃於眾賓內更筮其最吉特使冠子故賈疏謂取人之法先筮後戒今以此賓是賢者必知是吉故先戒 賓賓已許方始筮之以其賢恒自吉故

先戒後策此義最易曉而世沐謂當先筮後戒疎矣至謂冠子一醮足矣三醮則意複詞縛具文滋僞又謂字冠者不當有祝詞之類尤臆斷之說也

喪禮吾說篇十卷

浙江巡撫
徐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奇齡說經好立異議而顛舛乖謬則莫過於是書大旨以子夏喪服傳爲戰國以後人僞作故遂攷攻擊務反其說其叛經之尤者如謂喪服有齊衰無斬衰考釋名釋喪服曰斬衰不緇其末直剪斬而已齊齊也故鄭註喪服傳曰斬不緇齊緇也與釋名之義相符奇齡乃謂齊而不緇乃齊之本名而從而緇之則又以緇齊得名三年之重齊不緇期功則緇之然所謂齊而不緇仍是釋名斬衰不緇其末之說又何必陽改其名而除存其實乎至謂期功以下之齊乃緇則齊衰三年者皆已不緇是改斬之名下同於齊又改齊之實上同於斬支離怪變彌爲不可究矣奇齡以周禮儀禮同出戰國人僞撰故於周禮司服職齊衰斬衰之文置之不道至左氏乃奇齡所最信者也考昭公十年傳晉平公卒叔向曰孤斬焉在衰經之中杜預註曰旣葬未卒哭猶服斬衰明爲斬衰之確證乃引雜記三年之喪如斬語謂非服斬之義襄公十七年傳齊晏桓子卒晏嬰纒紼斬直經帶杖菅屨是斷斷不得謂之非斬服者奇齡亦謂斬字下屬直經帶爲句乃斬直麻以爲經帶荀子一書亦奇齡之所最信也考三年問篇明出斬衰之名不能復辨則曰禮論篇中但有齊衰無斬衰三年問篇乃後人妄改夫稍可穿鑿之處卽改易其訓詁句讀以就己說至必不可掩之處則遁而謂之妄改持是以往天下復有可據之書乎奇齡又謂三年之喪當爲三十六月不得折月而又無解於荀子禮論篇二十五月而畢之文遂謂畢者乃畢衰服也至二十七月禫後又加禫服九月考問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緇無所不佩孔穎達疏曰此謂禫祭旣畢吉祭以後無所不佩又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喪大記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檀弓曰是月禫徒月樂聞傳又曰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飲酒者先飲醴酒食肉者先食乾肉是徵諸禮經顯有典訓今奇齡謂禫後服綬冠素端者凡十月與經義無一相合豈先王制禮之意乎其他若謂父在爲母不當期年父母不當

爲長子三年皆據律以議經至謂本生父母不當降在期服傳重者不必嫡孫則不特叛經且背律矣豈非恃其博洽
違心巧辨哉

儀禮訓義十七卷

庶吉士蔡廷舉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題康熙庚申則近時人也其書以一篇爲一卷第約取註疏而參以朱子及楊復之說其餘諸家概不採錄雖頗簡易然體制委曲非一家之言所可盡註疏以外限以朱子師弟二人遂舉諸儒而屏之殆非該貫之道也

儀禮釋例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標曰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寥寥數頁蓋未成之書其釋冕服一條辨註家冕廣八寸長尺六寸續麻三十升布爲之之誤謂禮家相傳八十縷爲升古布幅闊二尺二寸周尺甚短以八尺當今之五尺二尺二寸當今之一尺三寸七分半如冕延有三十升其經二千四百縷是今尺一分之地須容十七縷有奇雖績麻極細亦不能爲此其說驗諸實事最爲細析又謂冕有前旒無後旒故大戴禮及東方朔俱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玉藻郊特牲云十有二旒不云二十四旒漢明帝制冕旒有前無後正合古義玉藻云前後邃延不過謂冕長尺六寸前延後延至武皆深邃耳非謂前後皆有旒也其說與鄭註互異亦可相參惟宗陳祥道之說謂周禮之韋弁卽爵弁其說過新不可信考士冠禮爵弁服註曰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其布三十升周禮凡兵事韋弁服註曰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此爵弁韋弁顯異者也惟書云二人雀弁執惠僞孔傳云雀韋弁似卽以爵弁爲韋弁者然孔穎達疏云據阮譔三禮圖雀弁以布爲之此傳言雀韋弁者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然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則孔疏於此傳原不深信且卽以爵韋爲之要止得名曰爵弁不得通名韋弁故釋名曰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一語極爲分晰不容相混至於周禮司服有韋弁無爵弁賈疏云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天子吉服不列

之此義頗得如必謂韋弁卽爵弁司服未嘗遺爵弁則王之吉服自大裘至冠弁其等級凡八公之服自衮冕以下大裘不得服侯伯之服自鷩冕以下衮冕不得服以次殺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韋弁不得服其制甚明如韋弁卽爵弁士於禮已不得服矣何以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乎且儀禮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既有爵弁服而聘禮曰君使卿韋弁歸饗餼又曰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則是既有爵弁又有韋弁明矣又安得以司服不載爲疑也永又補祥道之說曰詩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服之韠也今考詩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箋曰云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據此則卽左氏傳所云韎韐之附注正戎服之常也必云爵弁之韠殊無顯據又詩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箋曰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將軍疏曰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據此則經云以作六師蓋將受命爲將軍非已臨六師而以爵弁之韎韐爲戎服也故三章皆云君子至止言諸侯初至天子之朝非卽臨戎可知永引此二詩亦未爲確據蓋永考證本精而此則草創之本耳

儀禮易讀十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馬駟撰駟字德淳山陰人儀禮經文詁曲註疏浩繁向稱難讀是編刻於乾隆乙亥於經文諸句之中略添虛字聯絡之以疏通大意又仿高頭講章之式彙諸說於上方大約以鄭註賈疏爲主而兼採元敖繼公集說明郝敬集解及近時張爾岐句讀諸書間亦參以己意取便初學而已不足以闡經義也

附錄

五服集證六卷

浙江吳玉璣家藏本

明徐驥撰駁常熟人是書成於正統戊午考論五服之制設爲問答以明之火旨於古制遵宋子家禮當代之制則遵明太祖孝慈錄所採諸書不過十餘種而已明史藝文志作一卷此本六卷考序末有大明歲次壬申進德書堂新刊字則此本猶屬舊刻不由竄亂明史誤以六字爲一字耳

讀禮問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肅公撰肅公有詩問已著錄是書取禮家喪服之制意所未喻者辨之又雜論俗禮之不合於古者其六十五條間有可採而師心之處爲多

服制圖考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建子撰建子字辰起秀水人朱彝尊之從子也是編集歷代喪服禮制每條下分古有今無古無今有古重今輕古輕今重四目後爲雜問篇凡三十九條所引經傳禮書及諸家文集頗稱該洽然斬衰之喪有三十四條而所引僅三十一條如政和禮所載夫爲祖曾祖高祖承重者妻從夫之喪及孝慈錄所載爲人後者爲所後祖母之喪皆古今異制而建子未及詳載又齊衰杖期如儀禮所載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大功九月如通典所載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服儀亦古今異制當一例詳辨者亦皆脫略則考核尙未甚密也

讀禮紀略六卷附婚禮廣義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董祥撰董祥字熊占長洲人是書成於康熙乙卯乃其居父喪時所作皆以糾正世俗之誤其間有泥古而過者如母喪齊衰三年固古者喪無二斬之義然自明洪武以後凡律令之文皆云爲母斬衰仍欲依喪服之文服齊衰等而上之將遵古禮爲母期年耶是亂王制也昭穆祔遷之說陸佃已與何異議至同堂異室而無左昭右穆之次者朱子已云爲禮者猶執祔祖之文似無意義而兩存其說矣董祥必欲昭遷而穆不動穆遷而昭不移不幾於親盡者不必祧而祧者不必親蓋乎其他微文瑣節事事繩以古義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實多滯礙而難行至於喪親匿喪之類皆律有正條懸如日月更不待斷斷辨論矣後附婚禮廣義一卷斟酌今古之間較爲易行然皆前人家儀所已有無勞復衍爲也

右禮類儀禮之屬九部一百五卷附錄四部二十二卷皆附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四

經部二十四

禮類存目二

批點禮弓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謝枋得撰枋得字君直號墨山信州弋陽人寶祐四年進士宋末為江東制置使臨安破後卽弋陽起義兵兵潰後遁迹浦城元福建行省魏天佑追脅送燕京遂絕食而卒事蹟具宋史忠義傳是編莫知所自來明萬歷丙辰烏程閔齊伋始以朱墨版刻之齊伋序稱得謝高泉所校舊本亦不言謝本出誰氏書中圈點甚密而評則但標章法句法等字似孫鑛等評書之法不類宋人體例疑因枋得有文章軌範依託為之又題楊升菴附注而與慎禮弓叢訓復不相同據齊伋序稱彙注疏集注集說諸書去其繁而存其要以著於簡端則齊伋之所加非慎原注也蓋明季刊本名實舛互往往如斯矣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

通行本

舊本題元吳澄撰其書以七十二候分屬於二十四氣各訓釋其所以然考禮記月令本無七十二候之說逸周書時訓解乃以五日為一候澄作禮記纂言亦引唐月令分著五日一候之義然不聞更有此書其說以經文所記多指北方非南方之所習見乃博考說文埤雅諸書兼訪之於農牧者為此編然考證名物罕所發明又既以螻蛄為土狗又載鼯鼠五技之說自相矛盾既以虹為日映雨氣又引虹首如驢之說兼採雜書亦乖解經之法疑好事者為之託名於澄也

檀弓叢訓二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楊慎撰慎字用修號升菴新都人正德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以諫大禮謫戍滇中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本前有慎自序後有永昌張含跋蓋慎在滇中採鄧孔賀陸黃吳諸家注義以補陳澹集傳所未備然如胡寅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四

經部

禮類存目二

以檀弓爲會子門人與子思同纂修論語魏了翁又斷爲子游門人此書既單行何得於著書之人略而不敘但引孔疏數言無所訂正又言思爲子游之子注復遺之至大夫遣車五乘與周官典命之文不合者亦未置一語蓋邊地無書姑以點勘遺日原不足以言詁經也

就正錄禮記會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宗周撰周字維翰興化人嘉靖辛卯舉人官至馬湖府知府是編於先王之制先聖之言多以意爲斷制懸定是非其意皆不考於古其體亦近於語錄頗不雅馴

禮記明音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覺撰覺江陰人江南通志作武進人嘉靖辛丑進士書末有南京禮部郎中巴郡劉起宗跋稱溝東王子溝東蓋其別號也是書大抵據陳澹集說專標字音因書而及其義因聲而及其形其所引諸書刪節詳略初無體例亦閒有不著出典者雖於訂正俗讀不爲無功要亦鄉塾課蒙之本而已

禮記集說辨疑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戴冠撰冠字章甫長洲人以選貢授紹興府訓導是書所論凡曲禮六條檀弓九條王制三條會子問二條文王世子一條禮器一條郊特牲一條內則五條玉藻二條大傳一條少儀一條喪大記二條祭義一條表記一條緇衣一條蓋未竟之書也嘉靖丁未陸榮刊冠所作濯纓亭筆記附載於末然筆記爲雜說而此書究爲經解今仍析爲二各著錄焉

禮記集註三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師會撰師會有今文周易演義已著錄是書以陳澹集說爲未得經義故別採先儒舊說以爲此注於鄭賈注疏間能體會然皆斥經文者不一而足如會子問云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禮師會謂齊衰大

小功待除而冠未爲進何必因喪而冠冠禮三加而醮冠畢而醮若諸侯大夫服賜服不云三加安得有醮而無醮遂指二句爲誤當云有冠醮無冠醮蓋師會以儀禮士冠禮之三醮一體并爲周人一代之制故謂三醮之時各有醮冠畢而又醮今經文既無三加則第當有醮不當有醮不知周制三加之時並無三醮待冠畢而始一醮耳其三加三醮乃殷禮故經文次在冠畢而醮之後先本朝而後前代也士冠禮鄭注賈疏甚明此經因遺舊殺禮故改冠後之一醮爲一醮自用周制師會不考注疏誤執殷禮故有是說蓋於三禮經義未能融會僅隨文而生義宜其說之多誤也

禮記目錄三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黃乾行撰乾行字玉巖福寧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重慶府知府是書首有嘉靖乙卯鍾一元序言乾行以是經撥科第拜京秩膺命相禮衛藩乃以公之士類今觀其書割裂周禮儀禮散綴於禮記之中不復別識與朱子經傳通解之例已大相刺謬又以小學故實竄入經文混合爲一九爲龐雜其注或一節附論一篇或十餘節附論一篇多牽引道學語錄義皆膚廓

禮記輯覽八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徐養相撰養相睢陽衛籍鳳陽人嘉靖丙辰進士其書蓋爲科舉而設不載經文惟以某章某節標目循文訓釋不出陳滯之緒論

禮記要旨補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戈九疇撰聞人德行增補蔡必大序又稱古睦守戈公以聞人先生舊所傳要旨版行先生獨弗是曰是吾土直也因取舊彙改竄補綴以備一家之言據此則是書始終出德行手九疇特刊行之耳與標題殊相矛盾又朱彝尊經義考載聞人德行禮記要旨補十六卷又載戈九疇禮記要旨十六卷戈氏書既載其後不應聞人氏書先云補九爲舛互此本僅有十卷而兼題二人之名其書乃鄉塾講章每節下綴以破題最爲猥陋殆書賈以二家之

言合併竄亂以成此本歟明季坊本其不足信類如此不足深語也九疇字雨泉錦衣衛人嘉靖己未進士據蔡必大序其官爲嚴州府知府德行字越望餘姚人嘉靖戊戌進士據呂本序其官乃由翰林外調其詳則均不可考矣

禮記中說三十六卷

內府藏本

明馬時敏撰時敏字晉卿陳雷人隆慶中貢生是編不載經文但如坊刻時文題目之式標某章某節而敷衍其語氣其名中說者謂折衷說而得其中也然大旨株守陳澧集說未見其折中者在

禮記新義三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湯三才撰三才字中立丹陽人朱彝尊經義考敘其書於王翼明趙宦光之前蓋隆慶萬歷間人也前有其子道衡序其書與先儒傳注多所抵牾如解純素謂純字不當讀準解負劍辟呼謂負劍爲長者背負童子皆不可爲訓惟於名物度數偶有考證間或可備一解耳

禮記疑問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依文訓義多作語錄之體間有新說則多與經義違背如曲禮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鄭氏注純緣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純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訓最明晰舜牧乃云論語麻冕禮也今也純儉此純字亦將作飾緣解乎是併字義未及詳攷而漫與鄭孔爲難也

禮弓輯註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與郊撰與郊字廣野海寧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是書惟解禮弓上下二篇於鄭注全錄於孔疏則刪繁存簡謂之疏略其陳澧諸家之說則分行附書各略以己意爲論斷所論如禮弓名篇取首二字不從正義非門徒而違禮之說孔子少孤一條釋其慎也即如字謂必誠必信曰慎不從鄭氏改慎爲引之訓皆有可

取然於禮異同反無是正未免舉小而遺大耳

檀弓述註二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詩經多識編已著錄是書集鄭注及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如二三子羣居則經辨鄭注以爲朋友之非速貧速朽取方希古之言以爲傳者之謬皆爲有見惟經文加以評點非先儒訓詁之法如王廷相論立後斧榛與王應麟考證蒼梧之類皆事關經義而轉與論文刺語列在上方亦非體例也

禮記通解二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言禮記者當以鄭注爲宗雖朱子拈擊漢儒不遺餘力而亦不能不取其禮注蓋他經可推求文句據理而談三禮則非有授受淵源不能臆揣也故作此註於鄭義多所駁難然得者僅十之一二失者乃十之八九如謂未仕者不稅人稅當爲穰國君七個遣車七乘个字同介月令冬祀行是祀并非祀道塗之行若祀道塗則祀土矣又謂鄉人禡是祖禡相逐不讀爲陽鄭訓爲強鬼非也又謂動乎四體爲人之四體非龜也凡此之類有前人已言者亦有自立義者固足以巨鄭氏之誤至於曲禮葱涿處末鄭訓涿爲熟葱本自不誤蓋上文有膾炙有醢醬膾爲細切之肉腥細者爲膾炙爲炮肉皆二物也葱涿分生熟亦承上二物而來而敬引井泔不食謂涿卽泔字通爲屑蓋葱屑也考之爾雅說文玉篇廣韻諸書古無訓涿爲屑者也又謂醢酒澆于清汁獻澆于醢酒猶明清與醢酒于舊澤之酒本以茅泔醴盛於醢和之以水加鬱金汁以獻如今人以水和飲陳酒之類舊澤謂舊酒醴厚如膏澤鄭援周禮謂酌爲事酒醢酒爲盎齊清爲清酒汁獻作汁沙舊澤當作舊醴皆誤今詳推鄭義皆援據精詳無可駁詰敬乃以意更易徒形臆斷又謂襲上有衣不互又加以褻多衣則果古義不明不知歸在裘上上有細衣經典分明何可居今而議古又謂尹尹字爲信尹爲割鄭作浮筠者非不知玉之浮光旁達猶誠信之及人若第訓孚爲信則下文固有信字在豈非重文累句乎大抵鄭氏之學其閒附會識文以及牽合古義者誠不能無所出入而大致則貫穿羣籍所得爲多魏王肅之學百倍於敬竭一生之力與鄭氏爲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四

至於偽造家語以助申己說然日久論定迄不能奪康成之席也敬乃恃其聰明不量力而與之角其動輒自敗固亦空矣

禮記新裁三十六卷

浙江巡撫孫星衍撰

明童維巖撰維巖字叔疑錢塘人其書但標舉題目詮發作法盡鄉塾課本專為制義而設者

檀弓原二卷

浙江吳王塚家藏本

明姚應仁撰應仁字安之徽州人是編取檀弓上下二篇刪節陳氏集說益以諸家評註而參以己意亦往往失之臆斷如何居之居謂不應音姬當作何處講則併不知古義又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蓋以喪期有限而思慕無窮故於此日戒之終身而應仁謂一日不足以概終身唯曾子不忍食羊棗謂之日日忌尤曲說矣

禮記說義集訂二十四卷

浙江吳王塚家藏本

明楊梧撰梧字鳳閣一字輝珍涇陽人萬歷壬子舉人官青州府同知是書不載經文但如時文題目之式標其首句而下注曰幾節大旨以陳澹禮記集說胡廣禮記大全為藍本不甚研求古義如鄭注釋曾子弔於負夏一條謂填池當作莫徹胡氏詮謂池以竹為之衣以青布所謂池視重雷者填者縣也魚以貴之謂將行也與鄭大異而此書但云填池當作莫徹不言本自康成亦不復考訂同異又如孺子獲一條論設撥之制謂設撥是設置撥檢沈之人蓋以榆性堅忍所謂不剝不木十年成穀者性沈難轉故設撥以撥輒其說本諸陸佃與鄭注讀撥為拂者迥殊亦不題出陸名及參校鄭義凡此之類不可勝數蓋鈔撮講章非一一採自本書故不能元元本本折覆說之得失也

禮記纂注三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湯道衡撰道衡字平子丹陽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其父三才嘗作禮記新義三十卷已著於錄此本乃道衡居憂之時自採陳澹集說徐師曾集注極其所長哀為一編而以己所偶得附載書之下方故名

纂注與新義截然二書卷首標題亦不名新義而李維楨胡士容二序皆稱曰禮記纂注新義竟合兩書而一之殊為舛誤朱彝尊作經義考但載三才書而不及此書殆亦誤以為一也獨是刊書之時道衡尙在不應不一視維楨士容之序遽授之梓此則理所不可解耳

禮記手書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陳鴻恩撰鴻恩黃岡人萬歷中舉人此書成於崇禎癸未乃鄉塾課蒙之本

禮弓通二卷

浙江吳玉輝家藏本

明徐昭慶撰昭慶有考工記通已著錄此編亦取便於初學體例與所解考工記同其釋會子易實一章謂寢簾無定制不過大夫華而士樸案古制流傳雖不可悉考然以席之重數與夫粉純黼純之異及車旂衣服之別推之則大夫士之簾亦必有辨既明曰大夫之簾則簾為大夫之制明矣不必好立異說也

禮記意評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泰貞撰泰貞字道子海鹽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漢儒說禮考禮之制宋儒說禮明禮之義而亦未敢盡略其制蓋名物度數不可以空談測也泰貞此書乃棄置一切惟事推求語氣某字應某字某句承某句如場屋之講試題非說經之道也

說禮約十七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許兆金撰兆金字丙仲餘姚人天啟中貢生官弋陽縣知縣是書乃坊刻請章於名物制度絕無考證其注王制有曰三命元再命綸考周禮孤四命綸冕非再命也如此者比比而是亦大疎舛矣

禮記敬業八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楊鼎熙撰鼎熙字緝菴京山人崇禎庚午舉人是書專為舉業而作徑以時文之法詁經又刪去會子問明堂位喪服小記喪大記奔喪問喪開傳三年問喪服四制九篇宋人禮部韻略凡字出喪禮者不載已為訛謬然未

敢刪經也至明代而喪禮不命題士子亦遂棄而不讀如鼎熙輩者汨於俗學乃併經文去之時文盛而經義荒此亦一驗矣宋人亦以檀弓為喪禮故何居之居韻略不載楊伯嶷九經韻補欲增之此編獨有檀弓蓋以坊選古文多錄之以為有資於八比故不敢去也

讀禮記略記四十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周易略記已著錄是書以一篇為一卷每段之下附以注無注亦存經文其研究典物有裨於實義者僅十之一餘皆詮釋文句而已至於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謂不可信考證尤疏惟前有三禮總論言異同之故乃頗有可採

檀弓評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牛斗星撰斗星字杓司杭州人是編每章皆摘錄陳澧集說而以評語載於上闕如唐韓愈宋謝枋得元吳澄明楊慎茅坤諸家悉採入之而謝氏之說獨多

禮記提綱集解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邱元復撰元復字漢標號喟菴諸城人是書不列經文但如時文之式標某章某節題目隨文衍義以陳氏集說為主蓋經生揣摩弋獲之本也前有李煥章序煥章以淹通名未必可序此書或託名歟

禮記疏略四十七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錄沐於易詩書春秋皆有完書此經則但有禮運禮器樂記四篇其餘乃武進王涓登封馮五典上蔡李範世及其從子端所分注而沐總其成書內又有張燧張斌所注者內則一篇則又全用陳澧注麗雜湊泊無復體例自序謂他經皆疏略五經闕一不可又謂耄矣倦於勤不得已會同志而屬之以分注云云夫詁經本著所心得何必務取足數乎

禮記借陰錄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書合曲禮檀弓雜記各為一篇刪古本上下之曰大學中庸二篇則仍從古本全錄以成完書每篇之首各注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評其得失所注多襲陳澧之文而簡略彌甚如月令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世沐釋元曰曰上辛釋元辰曰郊後吉日今考正義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用上辛故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蔡邕獨斷曰青帝以未臘卯祖赤帝以戌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黃帝以辰臘未祖是皆祭之用元辰與用元日異者也今世沐知元日為上辛而不知元辰之為亥日但云郊後吉日是併未考正義也又月令令百工審五庫之量世沐云庫門設此五庫今考玉海引三禮義宗曰因其近庫即以為名非即於庫門設此五庫也周書作雒篇應門庫臺元闕蓋謂庫門亦為臺門之制公羊傳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此兩觀一觀之地豈遂以為可設五庫乎又玉藻曰日中而餽奏而食世沐云疑朝食無樂至日中餽餘乃用樂勸飲今考膳夫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此非謂餽餘之食也而侑食皆有樂故玉藻孔疏曰言餽餘之時奏樂而食餽尙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此義甚顯而世沐疑其無樂疎矣觀其自序世沐手錄此稟時年七十四矣可謂毫而好學而其書如是蓋講學家之談經類以訓詁為末務也

禮記偶箋三卷

浙江巡撫 徐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是書與所為學禮質疑相表裏皆欲獨出新義而多不能自通如謂士喪禮所云乘車道車藁車即是遣車則士亦有遣車鄭注謂士無遣車誤又謂牲體不載於遣車今考雜記遣車疏布轉四面有章注轉其蓋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陰翳牢肉而既夕記薦乘車鹿淺幣于窄革鞮載旗纓轡貝勒縣于衡但稱鹿鞮則僅覆式之章而無四面之章可知又凡喪車之有轉者經文必特著之雜記曰其轉有袞緇布裳帷又曰大夫以布為轉又曰士轉蒲席以為裳帷其於遣車亦特著曰布轉士喪禮經文於乘車詳及轡竿鞮履及纓轡貝勒之細而不著轉及四面之章則異於遣車明矣又士喪禮乘車載皮弁道車載朝服藁車載菴笠而

雜記曰遣車疏布特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載糗蓋載牲兼載糗也與載皮弁朝服葦笠不同乃斯大謂遣車載糗而不載牲烏知載皮弁朝服之車又豈容兼載糗乎又鄭注置于四隅謂以此遣車置于柳之四隅故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鄭亦云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蓋遣車小故可以人舉之置諸柳中即斯大亦信其說若士喪禮之乘車道車藁車賈疏云此三車皆當有馬故有纓轡勒則非人力之所能舉而柳之所能容也與遣車安得合而為一檀弓曰諸侯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是遣車載牲之明證乃斯大謂个與介通七乘五乘乃視七介五介之數今考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注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遺奠牲體之數也遺奠天子太牢包九個諸侯亦太牢包七個大夫亦太牢包五個士少牢包三個大夫以上乃有遣車據此則雜記所云牢具即檀弓所云七個五個惟遣車載牢具故其數視牢具其牢具有七個五個故檀弓有七乘五乘斯大乃謂遣車不載牲於檀弓雜記顯相刺謬特牲禮曰佐食盛所俎俎釋三個鄭注个猶枚也有司徹曰乃撤于魚腊俎俎釋三個士虞禮曰舉魚腊俎俎釋三個少儀曰太牢則以牛左肩胛膾九個是个為牲體諸經鑿鑿斯大於檀弓乃廢个之正文而從介之借讀影響甚矣斯大又謂雜記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以上開月卒哭若亦開日虞則終虞與卒哭相去日遠於檀弓所言必于是日也接不合大夫以上初虞皆是葬日自後或開五日或七日或九日今考檀弓曰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注曰有所用接之處禮所謂他用剛日也賈疏喪服小記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而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為變大夫以上依時葬及虞者後卒哭雖遠其間不復祭據此則大夫以上虞與卒哭異月本是常禮為赴葬赴虞者設並不為大夫以上虞卒哭異月設也然則虞卒哭不相接於大夫以上何嫌哉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故再虞次虞止開日一舉若開五日七日九日一舉則與弗忍離之意太遠又喪服章大功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注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據此大夫於虞說受服經明云三月受服則大夫之卒哭自在五月而初虞自在三月明矣斯大謂大夫

以上虞必與卒哭之日相接因延虞期以下就卒哭之月殊屬臆測又斯大謂魯有周廟卽類宮也魯立類宮之學以後稷爲先聖文王爲先師後人因類宮祀文王故以周廟爲文王之廟今考文王世子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卽注先聖周公若孔子又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鄭注周禮曰凡有道有德者使教國子死則以爲樂祖祭于齊宗此先師之類也斯大謂魯類宮以後稷爲先聖文王爲先師未之前聞也又考襄公十二年傳曰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杜注宗廟所出王之廟又考檀弓兄弟吾哭諸廟若類宮則鄭禮器注所謂郊之學也爲同姓哭臨不應在郊學則周廟非類宮明矣昭十八年傳鄭使祝史從主祀於周廟豈亦曰類宮乎是其尤不可通者也其他若謂周每年時祭皆祫儀禮觀禮與曲禮天子當宁而立曰朝本是一禮深衣十二片四片屬於內衽四片屬於外衽其誤已於所爲儀禮商學春秋隨筆黃宗義深衣考中辨之至謂祭天之圓丘卽觀禮之方明壇則尤駭見聞不足深詰已

會子問講錄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載許翰以下諸人質問之辭而各爲之荅大抵摭擊卽注孔疏獨標已見其中決不可通者如經文增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孔疏曰女之父母已葬壻家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取禮也蓋孔氏以女家不許而男別取與男家不許而女別嫁互文見義奇齡則謂壻辭婚後女家復請重理前說而男家反故以餘哀未忘弗敢卽取然後女家徐徐嫁之謂仍嫁此壻弗別嫁也殆因何孟春餘冬序錄深疑此記之有譌故奇齡解以此說然案之經文全不相合夫讀古人書當心知其立言之意而不可拘滯於其辭禮記此文蓋爲屆婚期而遭喪者男或以中饋之乏主不能待其女免喪而先議別取女或以標梅之過期不能待其壻免喪而先議別嫁故聖人明爲之制使必待三年免喪而後請明未三年免喪以前不容有異說也使必待壻不取而後別嫁必待女不嫁而後別取明苟非壻不取女不

嫁則斷無別嫁別取之理也然則所謂壻不取女不嫁者乃充類至義之盡要以必無之事猶晉文公曰待我二十五年而後嫁耳何必作是曲說哉況左傳載齊桓公出蔡姬蔡人嫁之魏嬖以嬖妾屬其子曰必嫁之則嫁之為別嫁明矣何得解為仍嫁此壻弗別嫁也是皆橫生臆見殊不可從惟謂三月廟見為廟見舅姑謂除喪不復昏為不復行昏禮數條尙能恪守經文注義不為詭變之說耳

禮記詳說 無卷數 河南 巡撫採進本

國朝再觀祖撰親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其自序謂明太祖時專以注疏衡士及成祖始用陳氏集說考元史選舉志仁宗皇慶中已以禮記注疏取士不始於明親祖考之未審也其書於注疏錄十之五兼採衛湜吳澄郝敬及諸家之說大旨取足與陳澧集說相發明者自序謂坊本諸講其標宗旨剔字句順口吻聯脈絡化板為圓亦足醒人心目故編檢而分載之附先儒後則其作書之旨大略可知已

禮記章義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大意謂禮記由漢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說者往往誤斷誤連當分章以明其義故曰章義其說謂如禮禮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當通下父子兄弟二條為章儼人必於其倫當通下君大夫士庶各條為章又有本非一篇而牽合為篇者如經解之天子以下聘義之問玉之屬有簡篇互錯者如射義篇首之射必先燕節當是領起燕義鄉飲酒義之總辭燕義篇首之秋合諸射節當是領起射義之辭逐條討論時有所見至於孔氏之不喪出母及降婦人而後行禮諸條皆徵引儀禮以駁前人之謬亦間有考證較之陳澧所注固為稍密而大致循文推行者多如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此自孔子沒後之事兆錫乃注曰豈其未聞教之初則然歟是未詳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也疎略如是而動輒排擊鄭孔談何容易乎

校補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元吳澄厚本 國朝朱軾重訂澄有易纂言軾有周易傳義合訂皆已著錄是書篇目注釋一仍原刻惟軾有所辨
定發明者以軾案二字爲別附載於澄注之末然不及十分之二二其中間有旁涉他文者如注曲禮 左青龍而
右白虎一節云軾案此節一首絕好古詩急繕其怒四字摹寫入神子嘗閱兵壁壘森嚴 旌旗四布中建大纛鼓
停金靜寂無人語已而風動大纛如鷲鴻乍起急不可引又如雷聲山鳴谷應奔濤駭浪澎湃衝擊乃知急繕其
怒四字之妙殆偶有所見即筆於書後來編錄校刊之時失於刪削歟

戴記緒言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書大旨以禮記多出漢儒不免有附會古義之處而鄭康成以下諸
家又往往牽合穿鑿以就其說乃參考諸經旁采眾說以正之每篇各以小序爲綱而逐字逐句條辨於後然自
信太勇過於疑經疑傳牽合穿鑿亦自不能免也

禮記類編三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元滄編元滄字麟洲仁和人康熙丁酉副榜貢生以修書議敘官文昌縣知縣是書取禮記四十七篇分
類排纂先五典次五禮而冠以通論廣論通論兼禮樂廣論分敬仁行學治政六條目末附諸禮儀節如曲禮毋
不敬至樂不可極敷語列於廣論敬之首賢者狎而敬之至直而勿有敷語列於廣論行之首夫禮者所以定親
疎至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敷段列於開卷通論禮之首頗爲繁碎自序云割截經文各依門類先儒有行之
者且謂此書非誦習之書而考索之書也誦習則檀弓有檀弓之文緇衣有緇衣之文考索則曲禮有內則之事
內則有少儀之事云云其書蓋取檢閱之便然而經文變爲類書矣

學禮闕疑八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青蓮撰青蓮字華岳襄城人是書皆補正陳澧禮記集說之謬漏凡有所辨定者咸著於篇其無所疑者
則不載焉始於雍正戊申至乾隆己未僅成七卷自曲禮至奔喪篇止末一卷則其弟青芝所續成也其駁陳氏

之誤者如入臨不翔集說臨哭也青蓮則引周禮注以尊適卑曰臨以駁之謂臨當解作莅禮不下庶人集說從黃氏之誤續大夫撫式土下之之下此謂先儒俱合下刑不上大夫爲一節辭句對屬皆頗有所據其拾陳氏之遺者如黃冠草服及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集說俱云未詳此引周禮注及先儒舊說以補之亦多可取然詳於議論而略於考據又時時橫生臆說如以喪服之免爲明之綱中與吳廷華之以免爲卽今之觀冠同一杜撰也

檀弓論文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漢孫撰漢孫字遂人高郵人雍正庚戌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書專論檀弓之文故圈點旁批以櫛疏其章法句法之妙每章之下復綴以總評亦附注其文義其凡例謂檀弓有益舉業凡制義中大小題格局法律無一不備是爲時文而設非詁經之書也

禮記章句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任啟運撰啟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編前有康熙戊戌自序蓋其未通籍時所輯也案禮記諸篇之分類自劉向別錄首肇其端如以內則屬子法文王世子屬世子法曲禮少儀王制禮器玉藻深衣屬制度之類今孔疏篇目猶備載之其後魏有孫炎復改易舊本以類相從而唐魏徵亦以戴記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上之祕府其書今皆不傳至宋朱子嘗與呂祖謙商訂三禮編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其大綱存於文集而晚年編次儀禮經傳通解則其條例與前所訂又有不同元吳澄作三禮敘錄別投壺奔喪補儀禮之經冠婚鄉飲燕射聘義爲儀禮之傳其餘二十六篇爲通禮者九爲喪禮者十有一爲祭禮者四爲通論者十二此則啟運是書之所本也然啟運之意則以朱子經傳通解一書中喪祭二禮續諸黃氏其於禮記不爲完書而僞本吳澄考注分合增減尙多未安惟國初芮城所定三十八篇名禮記通議其條分規合遠過僞吳氏本然於啟運之意猶有異因回復更其後先補其闕略定爲四十二篇以大學中庸冠於首明倫敬身立政次之五禮又次之樂又次之通論又次之其移易章次如深衣篇全附入玉藻內而又取少儀之句以附之服問篇全

附入小記內檀弓則分其半合諸問喪三年問問傳喪服四制而總謂之喪義郊特牲則分其半入禮器篇內而其半分入冠昏祭義其餘補附參合或章或句尚非一處蓋與劉向別錄之以全篇分類者大不同矣

禮記彙編八卷

浙江吳玉坤家藏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編取禮記四十九篇自以己意排纂分爲三編上編首孔子論禮之言曰聖賢訓拾遺次以大學中庸又次以曾子拾遺諸子拾遺又次以樂記中編括記中禮之大體曰諸儒紀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制又次以嘉言善行下編聚列記中瑣節末事及附會不經之條曰紀錄雜聞其意蓋欲別勒一經踞漢儒之上然自孫炎以來弗能也況心敬乎

附錄

夏小正解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世溥撰世溥字巨源新建人前明諸生是編總題曰榆墩集選蓋其集中之一卷也其注鳴蜩曰凡釋者貴以適言土名通之釋扎以寧縣釋蜩以屈造是猶釋苜蓿以接余彌令人不可解矣其注匪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曰六字以爲夏五可也是亦不務與僻不尙穿鑿之旨然注爽死以爲爽鳩祭鳥恐古文雖與不至此解俊風爲俊美之風是又未考尙書大傳時有俊風俊者大也之文而以意解之矣

夏小正註一卷

編脩局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視北易鈔已著錄夏小正一書原載大戴禮中自隋志始別爲一卷宋傳崧卿始分別經傳而爲之注朱子沿用其例稍加考定附於儀禮經傳通解中而未言所本元金履祥亦未見傅氏之書遂以爲朱子舊本採附通鑑前編夏禹元年下而句爲之注與傳頗有異同 國朝濟陽張爾岐合輯傳注爲一編附以己說叔琳以傳注多相重複乃汰其繁蕪以成是注亦以己說附之其稱傳者大戴禮之文其稱注者履祥之說注中稱張氏曰者爾岐說稱案者叔琳說也其中如改種黍菽糜作菽糜而下菽糜作菽糜鹿人從引易卽鹿從

禽丹鳥白鳥不主螢火蝙蝠及蚊蚋之說以屢為蟬以納卵蒜為一物皆與舊說不同至鳴蟻傳中屈造之屬引淮南子鼓造之文謂為蝦蟆則牽合甚矣

大戴禮刪翼四卷 江錄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是編節錄大戴禮記而自為之註其孫奭跋其後曰刪翼者因舊本而刪其繁冗翼其義理者也刪其繁冗如保傅篇刪去魏公子無忌等文翼其義理如禮三本篇據荀子利爵以正利省之誤是也有註在家語而從略者如王言五義五帝德盛德等篇是也有註在禮記而從略者如哀公問禮察曾子大孝朝事投壺等篇是也有註在儀禮外編而略互見其義者如夏小正武王踐阼等篇是也有舊文無注而箋解者如曾子立事本孝制言天圓與少閒本命等篇是也其述兆錫之意頗悉然古書存者僅矣翼可刪不可也

夏小正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諸錦撰錦有毛詩說已著錄是編解夏小正之文或採他說或出己意欲仿鄭元之說禮弓注簡於經故所注最略然頗斷以臆見如正月雉震响自此咸陽氣而震動舊解謂雷在地中人不聞而雉聞之已為穿鑿錦乃斷雉為一响震為一响响為一句意訓震為雷正月安得有雷乎雞乎粥讀粥如字解為祝雞聲引韓愈詩羣雌粥之為證然則二月出初後羔助厥母粥亦解粥為祝雞聲乎古文簡奧傳寫多謬固不必一一強為之辭必欲盡通之則不鑿不止耳

右禮類禮記之屬四十一部五百五十四卷 內一部無卷數 附錄四部七卷皆附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五

經部二十五

禮類存目三

禮經與旨一卷

編修程頤方家藏本

舊本題宋鄭樵撰考其文即六經與論之一卷也六經與論本危邦輔託之鄭樵此更偽中作偽摘其一卷別立

書名以炫世曹溶漫收之學海類編中失考是矣

三禮考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真德秀撰諸家書目不著錄惟曹溶學海類編載之書止五頁引程朱諸儒之說凡九條條下係以案

語然案語內引元泰定中邱葵更定周禮又引吳澄三禮考註德秀何由得見之其偽不待言矣

三禮考注六十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元吳澄撰其書據尚書周官篇以改周禮六官之屬分大司徒之半以補冬官而考工記別為一卷儀禮

十七篇為正經於大小戴記中取六篇為儀禮逸經取十六篇為儀禮傳別有曲禮八篇然澄作尚書纂言不信

古文何乃據周官以定周禮即以澄三禮敘錄及禮記纂言考之所列篇目亦不合其經義混淆先後矛盾者不

一而足虞集作澄墓誌宋濂元史澄本傳皆不言澄有此書相傳初藏廬陵康震家後為郡人晏璧所得遂掩為

己作經楊士奇等鈔傳改正然士奇序及成化中羅倫校刻序皆疑其為璧所作則當時固有異論矣士奇又言

聞諸長老澄晚年於此書不及考訂授意於其孫常當當為之而未就朱彝尊經義考言曾購得當所補周官禮

以驗今書多不合又張爾岐蒿菴閒話曰愚讀儀禮偶得吳氏考註其註皆採自鄭賈往往失其端末其不用鄭

賈者四十餘事惟少半篇尸入正祭章補入尸受祭肺四字為有功於經餘皆支離之甚草廬名宿豈應疏謬至

此後得三禮考注序云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今

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序又云二戴之記中有經篇離之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矣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篇但採掇禮記之文以充數求所謂清江劉氏之書無有也至於逸經八篇序詳列其目公冠還廟燬廟取之大戴奔喪投壺取之小戴中雷禘於太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註逸經雖曰八篇實具其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題非實有其書也今此書大戴明堂列之第二蓋不知王居明堂之與明堂為有辨也三者與序皆不合其不出於吳氏也審矣序又云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本書次第略見於此今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之書名為曲禮者八篇龐雜萃會望之欲迷與所云悉以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何物妄人謬誣先儒至此云云然則是書之偽可以無庸疑似矣

二禮經傳測六十八卷 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安治乙丑進士歷官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編從孔子曲禮三千經禮三百之說故曰二禮以戴記曲禮附以少儀為曲禮上經三卷以儀禮為下經十七卷冠義等十六篇為儀禮正傳十六卷王制等二十三篇為二禮雜傳通傳二十三卷又別分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公符等四篇為儀禮逸經傳每節各為章旨標目殊傷煩碎所註亦皆空談

廟制考議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總論凡七義附錄七十七圖其中如謂天子五廟周加文武二世室乃七廟其說主鄭康成注惟書咸有一德稱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似商以前已有七廟無以為解乃謂自太甲逆溯至上為七世所謂七世之廟專指相土今考魯語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將觀列祖之德何遠不及契近不及湯而獨舉相土又考殷本紀相土以下曰昌若曰曹圉曰冥曰振曰微曰報丁曰報乙曰報丙曰主子曰主癸曰

湯曰太丁曰太甲自太甲逆溯至相土十四世而本謂太甲上溯相土爲七世其說舛謬蓋緣僞古文尙書之言
十廟致生穿鑿不知呂氏春秋引商書實作五世之廟無庸如是牽合也本又謂禘非審諦昭穆惟有功德而廟
不毀者則當禘於所出之祖廟而以受命之祖配之長發之詩小序曰大禘也而述契及相土以至於湯是特密
譎其賢君而以湯配也今考魯語曰上甲微能帥契者商人報焉祭法曰冥勤其官而水死以死勤事則祀之白
湯以上雖微冥得永列祀典而未聞商人列諸不毀之廟今本謂相土有功德而廟不毀擬於宗殊爲倅舛况
相土本在毀廟之列而長發爲大禘之詩得及相土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得與矣此正可以折本之說而本反
引以爲難乎至謂公劉太王王季廟皆不當毀不特文武則益不經矣本又斥朱子考妣同禘之說謂禘祫男
得入女主不得入故周公營洛邑特立文武廟父子同廟而其廟無妣主今考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
致夫人左氏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盟不禘于姑則弗致也據此則
夫人薨于寢殯于廟赴于同盟禘于姑者皆得以禘致太廟矣何得云妣主不得與於禘祫乎祭統鋪筵設同几
爲依神也鄭註同之爲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凡也據此則凡祭皆有配明矣洛誥烝祭歲文王駢牛一
武王駢牛一又曰王入太室禋祀傳曰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據云皆至其廟則祭
文武別廟可知本何得云父子同廟雖詩序太祖也鄭箋太祖謂文王而其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則明以
文母配也本又何得謂洛邑之文廟獨無文母乎本又謂七廟之制太祖居中昭不必居左穆不必居右古人以
右爲尊當于太祖廟之東平行以次而東爲四親廟今考廟以昭穆爲左右雖不見於經然考周禮家人曰先王
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注曰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則昭穆分左右之明證也故賈疏即以慕之昭穆推廟之
昭穆今本謂廟之昭穆皆在祖廟之中又何以解於慕之昭穆別左右乎又考匠人曰左祖右社賈疏引祭義注云
周尙左又考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納于太廟何休云文家左宗廟尙尊據此則於王宮之外立祖廟與社稷既尙
左而立祖廟與羣廟則又尙右何同一地而所尙頓異耶眞無據之談也本又謂禘祫在大廟容主多則太廟宜大

高祖以下羣廟僅容考妣足矣故其制小周禮祭僕言小喪復於小廟隸僕言大喪復于小寢大寢是也今考閏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定八年冬十月辛卯禘于僖公則春秋禘祭有於羣廟者矣而未見羣廟之不容多主則亦未見羣廟之必小於太廟也周禮言小寢大寢小廟非以規制之大小言特以尊卑言耳故鄭注但云高祖以下高祖以上考工記曰廟門容大廟七于凡廟之門同可以知凡廟之室亦同矣而何大小之別乎本又不信商祖契周祖后稷今考周語明云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祭法明云祖契而宗湯而本不信之尤荒經蔑古之甚矣其論歷代廟制若謂漢光武但當立高祖春陵節侯以上四世廟不當爲宣元成哀立廟則明世宗明倫大典之說時勢所牽又當別論者也前明三禮之學本最著稱後世儒者往往承其謬說故舉其最誤者辨之庶可得其是非之實焉

三禮纂註四十九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貢汝成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嘉靖中官翰林院待詔其書周禮六卷主俞庭樞冬官不亡散在五官之說而變本加厲不惟移其次第且點竄其字句塗改其名目甚至於別造經文後附周禮餘二卷則禮記王制月令兩篇也儀禮十六卷以禮記冠義附士冠禮昏義附士昏禮鄉飲酒義附鄉飲酒禮射義附鄉射禮燕義附燕禮聘義附聘禮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四篇附士喪服問喪問傳二篇附士喪禮喪大記附既夕禮雜記上下曾子問三篇附士虞禮祭義祭統祭法三篇附有可徹後附儀禮逸經四卷則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四篇也儀禮餘八卷則曲禮上下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上下十篇也其禮記十二卷所存者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十二篇而大學中庸不與焉大抵亦剽朱子及吳澄諸說其周禮序自稱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蓋襲文中子之言尤味於時勢前有萬歷九年應天巡撫宋儀望序乃詆賈鄭諸人用力愈勤大義愈晦而稱汝成是書周公復起不能易慎之甚矣

三禮編緯二十六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高元錫撰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嘉靖乙卯舉人萬曆中以翰林待詔徵未至而卒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編以三禮爲名而實非歷代相傳之三禮一曰曲禮以禮經所載雜儀細曲者爲經以表記坊記緇衣爲記二曰儀禮以十七篇爲經以射義諸篇爲記三曰周禮以周官爲經而考工記大戴禮家語及禮記諸篇不可分入曲禮者皆彙列於後爲記句下夾注音訓頗簡蓋非所重其自爲發明者則大書而附經文下所謂釋也昔俞庭樞首亂周禮僞者所譏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雖列附禮記而仍以儀禮爲主不過引經證經至吳澄禮記纂言始剛創其文顛倒其次貢汝成因而更定三禮彌爲變亂紛紛已大乖先儒謹嚴之意至元錫此書則非惟亂其部帙併割裂經文移甲入乙別爲標目分屬之甚至採掇他書臆爲竄入古經於是乎蕩盡矣非聖人而刪定六籍不亦異乎

二禮集解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李黼撰黼始末未詳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爲嘉靖閒無錫人亦據卷首題錫山卷末題嘉靖十六年常州府刊行字耳無他證也是書以陳友仁周禮集說楊復儀禮圖爲藍本故周禮以序官分冠各官之首用陳氏例儀禮逐節分注各章之後用楊氏例其說率循文箋釋罕所考證發明陸元輔稱其自出新意者案元輔說如謂太宰卿一人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與焉除太宰與府史胥徒其餘六十二人自宮正以下凡中大夫卽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卽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士卽此上中下士也非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項官也後五官倣此云云一條蓋欲以解設官太多之疑然使王朝之內事事攝官恐亦非先王之體制又稱疑六官之屬卿大夫之數與禮記王制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多寡不同云云一條不知王制一篇漢文帝博士所作各述所聞不能比而同之徒增軼轍也

禮經類編三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李經繪撰經繪字大經號寅清南豐人正嘉閒諸生是編取周禮儀禮禮記合而彙之大意謂聖人之命禮有三曰經禮也曲禮也制度之禮也經禮所以接神人曲禮所以正言行制度之禮所以治名物後儒昧於分辨知

有經曲而不知有制度故以曲禮經禮制禮三者為大綱而各繫以目曲禮之目分為五一曰曲禮正經二曰曲禮別經三曰曲禮逸經四曰曲禮之傳五曰曲禮增經諸目中又雜分子目其別經盛德篇皆大戴記之文逸經則兼採三傳國語及說苑列女傳其所謂增經則全錄鄉黨孝經文也經禮之目亦分為五一曰經禮之經二曰經禮之變禮三曰經禮之曲禮四曰經禮之制禮五曰經禮之傳然仍以吉凶軍賓嘉為經而以五者緯焉其經文有正經析經逸經補經增經之別傳亦如之正經者儀禮之正文析經者舊混為一今析而出之他如郊天之採乎家語藉田之採乎國語則名逸經又如取尚書康王之誥增天王卽位禮取夏官司士之文補天王聽朝禮則名增經補經也制禮之目分為二一日制禮之經則王制月令周官之文并深衣考工等篇是也二日制禮之傳學記樂記等篇是也三大綱之後又有三禮通傳謂經曲制度合而論者不可以彈分如禮運禮器坊記表記及哀公問等篇是也合是數者又冠之以大學終之以中庸大學曰禮冒之經謂其規模節目之該括如五玉之有瑁也故其諸篇以明德新民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分配焉中庸曰禮藉之經謂由博返約所以為承藉猶四圭之有邸也其於大學以止至善配焉末又以明堂位儒行及諸篇之疵複者別為外記一卷以示區別其餘分纓析用力亦為勤摯然而割裂經文參糅雜說取憊習臆隨意增刪殊失先儒謹嚴之意是欲踵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而失其初旨者也

三禮合纂二十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怡煥怡一名遺字自怡初名鹿徵號瑤星江寧人前明登萊總兵官可大之子崇禎中袁崇煥用陳繼儒之言殺皮島帥毛文龍遺兵乘機為變可大死之蔭怡錦衣衛千戶李自成僭位逼之使降不從自成敗遁乃逃入深山中至康熙三十四年以壽終是書凡例稱從周子雪客借衛湜禮記集說雪客為周在浚字則康熙初年所作也其書大體仿儀禮經傳通解而敘次微有不同首通禮次祭禮次王朝之禮次喪禮其通禮以大學中庸為首大學從王守仁所解古本不用朱子改定之本次王朝之禮則首周官而以儀禮觀聘燕射諸篇附焉其言曰禮記昉于漢儒中間性道微言天人與義時時吐露然真質相雜取瑜不掩如月令王制諸篇皆未經夫子刪

定者也周官多採切富強之術詳於政而略於教儀禮皆周旋升降之節儀則繁而禮則疏先儒欲推二書為經以記為傳似非定論云云然儀禮禮記彼此相應周官所云頗與之遠強為通之必成轉轄如因是而斥周官則大不可且以周禮為有政無教儀禮為儀繁禮疏則九不得先王因事寓訓之旨大抵其解出於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學凡先王大典皆視為粗迹無足怪也又其凡例有云文義會通彼此互舉者悉照原篇不敢割裂今案儀禮一書有經有記怡於昏聘諸篇咸截記文分附經次較其發凡亦屬矛盾惟周官不用俞氏復古編之說差為有見耳

讀禮竊註一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孫自務撰自務字樹本號立菴安邱人歲貢生是書撮舉三禮凡五十七條其中閒有可採者若釋名字林皆以姪為兄弟之女稱自務引儀禮喪服經姪丈夫婦人報證始於兄弟之子亦有姪稱引據頗為明確至謂祭法以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各稱為始祖及高曾之別為字義不清又斥坊記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不友也為附會孔子之言皆以私意疑經竝無明證又謂朱子以門屏之間為皋門今檢全集及各注竝無此文若龔萬斯大之論以大社為方丘不免好從異說又述斯大之言曰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止是一禮蓋天子將入廟受覲至寧先下車而立諸公子是分班朝見以通姓名即所謂朝也覲禮不具文之略也云云今考儀禮本篇未覲之前自郊勞授館至於侯氏釋幣既覲之後自三享聽事至於三勞及賜車馬雖繁文曲節無不詳載而獨謂略此朝禮殊考之未詳郊特牲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若天子先見諸侯於路門外則其失甚於下堂矣自務甚推此說亦輕信也觀其篇首敘所見禮家諸書寥寥無幾蓋皆據理推測而以意斷制之耳

稽禮辨論一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劉凝撰疑字二至南豐人由貢生官崇義縣訓導是書凡為論者十六為辨者六合二十二篇引證頗古而

考核未精若月令論一篇謂太尉不始於秦卽國語之元尉及夏官之軍司馬今考漢百官表太尉與大司馬更置黃霸傳亦云以丞相兼之續漢志又云太尉公一人若夏官之軍司馬則位在小司馬之下與太尉尊卑懸絕又晉語曰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韋昭注元尉中軍尉也又云知鐸逸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與尉韋昭注與尉上軍尉也蓋古者三軍皆有尉尉繚子曰長伯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神將兵尉卽國語之元尉與尉也其職位在軍將下今擬以元尉爲太尉尤屬不倫又若續唐仲友周禮武成孟子論一篇謂諸侯百里爲井者萬以十井起乘天子千里爲井者百萬以百井起乘今考井田以一句起乘無分天子諸侯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長轂一乘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丘十六井也諸侯以十六井起乘尙乖於制則謂以十井起乘者不尤謬乎又若公路公行公族論一篇謂詩左傳之公行卽周禮之諸子文王世子之庶子專掌庶子之政令諸子文曰掌國子之倅對適子與母弟言之故云副貳也今考諸子職又云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周禮全經凡稱國子者無不統有適庶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皆是也今疑獨以諸子所帥之國子爲妾子與全經無一可通且擬既知諸子卽庶子而文王世子曰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正室守太廟鄭注正室適子也是庶子明掌適子之政而擬乃誤以國子之倅爲適子母弟之副貳遂誤以諸子所掌惟妾子之政使合於左傳之公行不特不會鄭注倅字之義且井周禮全經及文王世子之文亦皆乖刺矣又若十二章服辨一篇謂郊天未至泰壇先服狐白裘次加衮服爲褥衣衮服上加大裘狐白與黑羔相爲表裏卽家語所云天子大裘以黼之是也當祀之時脫裘而服狐白及衮卽家語所云既至泰壇王脫裘是也今考司服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如凝之說則是服狐白裘而冕矣又玉藻疏引劉氏說凡六冕之裘皆用羔引熊氏說謂六冕皆用狐青裘蓋冕服皆元羔及狐青裘色亦元今以裘表狐白裘則裘褥異色又玉藻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鄭注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而擬乃以內服狐白外服黑羔爲黼文穿鑿尤甚疑是書於三禮之學頗勤亦閉能致力於漢魏諸書而喜新好異故持論往往不確焉

昏禮辨正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力詆三禮經文引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而士昏禮乃不言行媒引曲禮齊戒以告鬼神謂親迎必先告廟而士昏禮不言告廟引春秋桓三年傳夫人至自齊朝至之文謂婦至之日當朝廟而士昏禮不言朝廟引春秋齊侯越境以送女謂女之父既迎婿于門外亦當送之門外而士昏禮乃言不降送引穀梁傳納采問名納徵告期謂止當有四禮而士昏禮乃誤增納吉一禮又誤入親迎於六禮之內引詩關雎琴瑟鐘鼓謂嫁娶亦當用樂而郊特牲乃謂昏禮不用樂其說頗為辨博其中論告廟朝至之儀雖頗有根據而核其大致穿鑿者多未足據為定論也

廟制折衷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大抵宗下肅而駁鄭康成康成謂天子五廟周加文武二祧為七肅謂天子七廟周加文武二廟為九漢唐以來言廟制者互相祖述禮以義起原不必膠執一說然未有淆亂舊文如此書之甚者夫天子七廟之見於禮器王制祭法穀梁傳者奇齡既皆以為不專言周矣然禮器稱周旅酬六尸則明明言周鄭注孔疏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餘自文武及四親廟凡六尸周止七廟此為確證奇齡乃謂六尸為六廟昭穆之尸文武二尸不在內故祫祭出堂后稷尸與文武二尸俱南向餘東西向考禮器孔疏旅酬之時毀廟之主咸在特無尸耳又春秋文公二年傳曰文武不先不啻魯語亦曰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奇齡乃謂文武二尸獨與后稷同向則毀廟之主自太王王季以上皆列在文武之旁是子孫得躋其父祖而謂文武歆此祀乎奇齡又謂曾子問七廟無虛主明遷廟文武廟皆可虛主今考曾子問明云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又云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據此則得虛主者惟遷廟耳至於文武之廟即奇齡亦知其為百世不遷者也而乃於經文遷廟之外強增一文武廟是又以不遷之廟為可虛主矣與經文遷廟二字顯相刺謬蓋奇齡謂周九廟而欲增高曾以上二世於七廟內即不得不出文武二廟於七廟外又以其在七廟外即不得云無虛主故鑿空

杜撰而爲此說也其餘因襲前人已廢之說者尤難枚舉蓋準以德厚流光德薄流卑之義則天子九廟於義未嘗有乖而一自奇齡言之揆諸經傳反多未合甚矣其強辨也

大小宗通釋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謂鄭康成禮記大傳注以別子之世長子爲大宗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小宗則是別子一世無大宗繼別一世無小宗凡國君繼世必有三世無大小宗者於是謂別子之身卽爲大宗今考大傳文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若別子卽得爲大宗則經文曷不曰別子爲宗乎經文旣明以祖與宗對舉卽顯然不可相混而奇齡乃混之是假經矣奇齡又謂康成以別子爲妾子萬一僅有一母弟而無庶將以無庶而反絕宗乎今考儀禮喪服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則兼據爲父後者之同母弟不專指妾子也故賈公彥疏云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者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則儀禮經文已以庶該嫡矣何獨於康成致難焉至奇齡謂別子諸弟之子亦得各爲小宗不特別子庶子之子而已則其說頗有根據晉語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又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韋昭注以爲小宗可與奇齡此說相證若如喪服要記別子之庶兄弟其嫡繼之各有一大宗則是別子有十大宗卽有十矣與宗子統族之義殊有未合奇齡謂要記各一大宗之說尙爲各一小宗其義較允亦不可以好爲強辨遂併沒所長也

學校問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前蒼門人張希良問學校之名繼以蒼門人吳贍問廟學中稱先師設主因及鄉飲養老之禮考夏后氏之學名序與州學亦名序者其制一有室一無室兩不相蒙州學之序兩雅所謂無室曰榭是也字或作榭或作豫而兩雅又曰東西牆謂之序則室內曰墉上曰序堂下曰壁同爲牆名是序之名有三而義各殊奇齡乃曰五架之屋由戶牖以北爲室戶牖以南爲序爲堂而堂序之分則兩楹以北爲序以南爲堂學之楹東爲東序楹西爲西序兼言序則有室單言序則不及室殊爲牽合溷淆也

明堂問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以門人姜垚問九室五室之辨發端而終於九宮卦位其大意專贊鄭康成之主五室為非而言五室即九室九室即十二堂考之月令四正之堂曰太廟其左右曰左个右个而最中一室曰太廟太室明四正之堂同以此為室則左右堂以四隅之室為室可知也太廟太室僅一月令繫之中央土所居奇齡乃云太廟太室五是併月令之文不察且漏室與堂而一之輕議前儒未免反成舛漏矣

郊社考辨一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摭有周易傳註已著錄是編立論主南北郊分祀大致皆本之毛奇齡

三禮約編十九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汪基洪基字警齋休寧人是書取儀禮周禮禮記刪汰全篇節錄其文蓋取其便於誦習然若周禮天官六十職刪宮正宮伯而宿衛之制缺地官七十八職存閭師而刪縣師則六鄉有徵稅之官而都鄙丘甸遂無職長此其關係之最大者周公制作固不容以意為點竄也

三禮會通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必剛撰必剛字繼夫潛山人乾隆壬戌進士是書凡典制考一卷郊社辨一卷典制考謂禮本於天因而臚舉禮文之與天相應者以質之夫天秩天敘誰曰不然然於千百年後撮殘缺之古經一名一物必錙銖比較以求其所以法天者何在則幾於鑿矣其間至以六門配六爻果周公本義耶郊社辨以祭莫大於事天地事天地莫大於郊社自郊社與圜丘方澤牽混而國內外之社又相牽混而其禮不明漢鄭氏以郊特牲之郊屬孟春不與圜丘混其說本確而王肅顧非之因据郊特牲及周禮以證王肅之誤其說是矣又辨周之始郊日以至至字乃辛字之誤引逸周書辛亥柴上帝漢史辛亥祀天位兩條以證之其論亦辨然於周書丁未祀周廟之下云越三日庚戌其說又不可通遂謂五日誤為三日辛亥誤為庚戌操是術以往將義有所窒即改經

文以就之天下無不可通之說天下亦竟無可據之經矣

右禮類三禮總義之屬二十部三百一十卷內一部皆附存目無卷數

禮樂合編三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黃廣撰廣無錫人是書成於崇禎癸酉以經典古訓與說部小史雜採成文且每事不詳其源流本末但舉其一語又有竝非禮樂而闖入者殊鮮條理所立門目分本紀統紀諸名亦皆漫無體例前有鄭鄭等九人序皆明末人標榜之辭不足據也

禮學彙編七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搗謙撰搗謙有周易集解已著錄是書蓋倣儀禮經傳通解續通解之例而稍變通之分為六十一篇視朱子黃幹舊目或省或增或仍其文而變其名然往往參以臆見如王祭一篇鄭康成郊特牲注謂朝踐在堂饋食在室後儒相承初無異說而搗謙乃謂朝踐在室饋食在堂引禮運玄酒在室醴醴在戶黍醴在堂澄酒在下謂朝踐用醴醴醴在室內即知朝踐當在室饋食用黍醴黍醴在堂即知饋食當在堂今考儀禮特牲禮尊於戶東鄭注云室戶東少牢禮尊兩甌於房戶之閒鄭注云房西室戶東也是皆在堂之明證即此知醴醴雖在室而朝踐自得在堂黍醴雖在室而饋食自得在室亦猶士冠禮側尊一甌醴在服北行禮之地與設尊之地異所耳又安得以設尊之地即為行禮之地耶又鄭注司尊彝謂王以圭瓚酌鬱鬯后以璋瓚酌亞裸則再裸也今搗謙乃據大雅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之文增以賓裸為三裸考周禮小宰云祭祀行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裸也小宗伯云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裸注云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大宗伯然則殷士裸將亦第奉而助王裸耳豈自行裸祭乎至所謂郊天當有十二獻不特為經典所不載亦為史志所不傳益不足辨矣夫三禮鄭注合經者十得八九而搗謙必一一反其說舍康莊而旁鶩其惑於多岐亦宜也

儀禮節要二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分冠昏喪祭四大綱而冠禮後附以學義昏禮後附以士相見鄉飲酒於喪祭二禮九詳附闕三卷則其門人王葉滋所為軾所訂定者也夫旨以朱子家禮為主雜採諸儒之說而斷以己意蓋欲權衡於今古之間故於今禮多所糾正於古禮亦多所變通然如士相見鄉飲酒二篇朱子以為今不可行蓋通儒明晰事勢之言軾事事遵朱子惟此條所見與朱子相左必欲復之然其說迄不可行則終以朱子為是也是書別有一本僅三卷乃軾之初藁此本成於康熙己亥蓋其後來定本云

禮樂通考三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掄撰掄字應麟武進人掄以儀禮經傳通解五禮雜糅又不能各詳始終本末疑非朱子親筆故作是書首以通論一卷次古禮凶禮各六卷次賓禮二卷次軍禮一卷次嘉禮七卷而終以樂制七卷然其間雜引經史叢勝少緒且儀禮經傳通解本朱子未竟之書屬黃幹續成授受源流灼然可證掄欲竄改其書而又嫌於改朱子乃巧為之辭謂非朱子之親筆蓋即宋儒刪改諸經託言於漢儒竄亂之故智雖出爾反爾足驗好還然尤而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

儀禮經傳內編二十三卷外編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內編首嘉禮以士冠禮冠之大夫冠禮以下繼焉昏禮飲食饗燕賓射脰膳賀慶又次之次軍禮次賓禮次凶禮次吉禮外編為喪服本經又補喪服又採經四篇終之以圖考大率以儀禮為主儀禮所未備則採他書以補之類多因襲前人發明最少即如大夫冠禮在古禮本無可據此本但取禮記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占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又引國語趙文子冠一段以此為足以補大夫之冠禮是欲以空言當實義揆其著書之意蓋欲補正儀禮經傳通解然不及原書遠矣

重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六十九卷 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國朝梁萬方撰萬方字廣菴絳州人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未竟之書至黃幹乃續成之此本名為重刊實則改

修大致據楊復序文謂朱子稱黃幹所續喪祭二禮規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書而未暇遂以幹之體例更朱子之體例與幹書合爲一編補其闕文刪其冗複正其譌誤又採近代諸說參以己意發明之其中閒有考證而亦頗失之蕪雜如所補學禮書數篇朱子原序本云取許氏說文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此篇萬方乃曼衍及五百四十部之首附以周伯琦之字原非略非詳已無裁制至於以楷書運筆諸法爲一章更爲泛濫又不採古人舊說而惟取近時傅山馮班之論其中傅山一條云亂壞吾書好吾書好在那點波人應儘分數自知多漢隸中郎想唐貞魯國譌相如頌布漢老腕一雙摩掩其書名而觀之殆莫能知爲儀禮經傳通解之文也

右禮類通禮之屬六部二百四十七卷皆附存目

鄭氏家儀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鄭泳撰泳字仲潛浦江人官溫州路總管府經歷義門八世孫濤之弟也其書依五禮分爲五篇蓋本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而損益之并錄其家日用常行之式編次成書後附泳所作祭田祠堂記二首又附十五世孫崇岳祭田號畝記是書爲崇岳所刊蓋卽所附入也

家禮儀節八卷

少詹事陸費輝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莊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取世傳朱子家禮而損益以當時之制每章之末又附以餘注及考證已非原本之舊惟所稱文公家禮五卷不聞有圖今刻本載於卷首而不言作者多不合於本書通禮曰立祠堂而圖以爲家廟一也深衣緇冠冠梁包武而屈其末圖則安梁於武之上二也本文黑纁而圖下注用白三也喪禮陳襲衣有深衣等物而不用儀禮質殺二冒圖乃陳之四也本文大斂無布絞之數而圖有之五也大斂無棺中結絞之文而圖下注則結於棺中六也尺式圖下載天台潘時舉說末識歲月曰嘉定癸酉是時距文公沒時慶元庚申十有三年矣豈可謂爲文公作哉又稱或曰信如此言圖固非朱子作何以祠堂章下有主式見喪禮及前圖八字愚案南雖舊本於立祠堂下註圈外止云

主式見喪禮治葬章竝無見前圖三字不知近本何據改治葬章三字爲見前圖云云其辨證頗明然此本祠堂章神主一條下竝無見治喪章字乃有詳具圖三字與潛所言不合又圖散於各章之中龐雜錯落殊無倫敘其香案圖前以二丫髻童子執幡前導如釋家之狀決非舊圖所有亦決非潛之所爲蓋又坊刻所亂者矣

禮問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書雜論冠昏喪祭之禮皆與門人問荅之辭末載入學儀及涓陽公祭儀之類則此書之附錄也朱彝尊經義考載柟禮問內外篇二卷云未見今本卷數相符而不分內外篇或彝尊傳聞未確歟其中如正子夏傳妾不得體君爲其父母遂二語之誤本於鄭注解曾子問接祭之接爲接續之接本於衛湜禮記集說持擇頗爲有見至論廟制謂古之諸侯多出於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故諸侯五廟今考王制祭法諸侯五廟皆有始祖廟則諸侯原祀及始祖不特天子祀之也況王制鄭注曰太祖別子始爵者孔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如以此始封之別子爲始祖天子安得祀之如以爲始封之君所自出之王則諸侯不得祖天子魯有文王廟鄭有厲王廟孔疏皆以爲非禮之正安得據以爲通例耶柟又謂儀禮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期則從生母嫁者當三年不知儀禮經文必特著從之一字是知繼母嫁必從乃服期不從即不服也檀弓子思之母死于衛鄭注嫁母齊衰期則知生母嫁即不從亦必服期也生母之厚於繼母義在於此若必加服至三年豈不念嫁母有絕族之義安得與無故而服三年者同也今律文生母嫁者在期服章不別從與不從蓋準鄭義柟說似過於情其他條亦多循舊義少所闡發若全載家祭及焚黃文則更爲泛濫矣

別本家禮儀節八卷 少詹事陸費禕家藏本

舊本題明楊慎編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編前有慎序詞極鄙陋核其書即邱濬之本改題慎名其圖尤爲猥瑣送葬圖中至畫四僧前導四樂工鼓吹而隨之員無知坊賈所爲矣

四禮初案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五

明宋纁撰纁字伯敬號栗菴商邱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諡莊敏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分冠昏喪祭四禮略仿古經詞句而純用後世之法如適子冠于阼古制也纁以爲今制南面爲尊長子宗子皆安西向以避父祖與賓昏有六禮今合納采問名爲一請期納幣爲一與家禮所刪併者又不同大都以意爲之也

鄉射禮儀節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林烈撰烈福州人其始末未詳據嘉靖丙寅烈自序稱嘗於其鄉之嵩陽社創射圃擇子弟一百七十三人每月朔望行古鄉射之禮固作是書前列嵩陽射圃記一篇述復古之義其書則節錄儀禮經文各略爲詮釋而繫之以圖然意取簡明或往往刊削過甚晦其本旨如經文司射節將乘矢之下有云執弓不挾右執弦蓋司射既發乘矢之後矢雖盡而弓不釋其執弓之儀則右手執弦左執附也烈於將乘矢之下刪此二語則執弓南面揖之節遂不知何所措施又經文初射節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下有云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數語烈又刪去則降自西階之後其反位由何道立何方及由袒而襲之節皆不可考是書雖不主於釋經然經義不明則儀節俱爽於行事亦多違礙矣

四禮疑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呂坤撰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刑部侍郎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首載通禮一卷冠昏喪祭各一卷意在酌通古今自成一家之學其大旨亦本於書儀家禮然好用臆說未可據爲典要如謂爲庶母之有子者杖期無子者當亦同制長幼尊卑未有不報者嫡與妾不報服猶云名分稱尊諸子不尊於父妾父妾爲之期而諸子不報非禮也今考儀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期又喪服記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緜緣據此則公之妾自爲其子期其子且不得爲妾母服則諸子安得爲父妾報又喪服總麻章曰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馬融曰以有母名爲之服總蓋妾之子於己爲同父兄弟兄弟之生母於己亦得有母名故唐律以庶母爲妾之有子者蓋取儀禮之義唐會要載長孫無忌之奏謂己之庶昆弟爲其母不杖衰而已與之無服同氣之

內凶吉顛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請依典故爲服總麻則爲庶母服總麻亦全從有子起義妾若無子則無爲人母之道傳又安得云以名服乎自開元禮政和禮書儀家禮及明集禮皆本唐律坤乃橫生異議過矣坤又謂經既云日中而虞又云始虞用柔日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剛日葬日卽虞安問剛柔其意蓋謂虞葬同日葬旣無剛柔定日則虞又安得擇剛柔也不知古制不可以繩今猶今制不可以推古古之葬恒用柔日故始虞自得柔日曲禮曰喪事先遠日註曰葬與練祥也蓋特於旬之外卜乙丁巳辛癸等柔日也考春秋經傳凡書葬三十有五而用柔日者三十有一其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乃葬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而不克葬戊午乃葬其卜葬本日亦仍用柔日惟成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其公左傳隱公元年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偶變此例耳則葬用柔日乃古定制虞葬同日其事相因故開元禮政和禮書儀家禮明會典始虞再虞無不用柔日者坤不知古禮遽議經文其說亦乖其餘攻經文者不一而足如戴記庶子攝祭不假不配不歸肉宗子死庶子代有爵稱介無爵稱子祭必告于宗子之墓三年之喪及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而冠不改冠爲次于中門之外三年之喪不弔哭諸條坤皆謂非孔子之言至儀禮士冠禮一篇則逐句詰難幾無完膚坤之講學在明代最爲篤實獨此一編輕於疑古白璧之瑕雖不作可矣

四禮翼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坤撰自序謂以民間日用常行淺近鄙俗可以家喻戶曉者析爲條目凡冠禮翼二曰蒙養曰成人婚禮翼二曰女子曰婦人喪禮翼二曰侍疾曰修墓祭禮翼二曰事生日睦族

四禮輯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馬從聘撰從聘字起莘靈壽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右倉都御史巡撫延綏崇禎十一年靈壽城破與三子同殉節乾隆乙未 賜諡忠節是書亦多以意爲之考儀禮士冠禮賈疏古者天子諸侯皆十二而冠士庶人二十而冠故曲禮稱二十曰弱冠後漢書馬防傳年十六仍自稱未冠此書冠禮目錄謂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

冠如此之類皆於古義未協未可據為確論也

明四禮集說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韓承祚撰承祚自署曰東魯不知何郡邑人也書成於萬歷壬子大約宗朱子家禮而參以明會典冠婚喪祭以次分條雜述前人之儀而圖說儀注祝文等因類附焉

四禮約言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呂維祺撰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李自成陷開封抗節死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分冠昏喪祭四目皆因古禮之名而刪除儀節務趨簡易以通俗易行然施之一家則可不宜制為程式以範天下也

讀禮偶見二卷

江蘇周厚情家藏本

國朝許三禮撰三禮字典三湯陰人順治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嘗受業於孫奇逢之門故書中雖多參講學語而於五禮亦頗有證核大抵據書儀家禮會典諸書折衷一是以便於行其於俗禮解誤者八釋疑者十又若增哭奠家禮儀注及增定招魂葬服說諸篇皆頗有考據惟謂喪服古二十五月今二十七月則其說頗謬考喪服二十五月不過王肅一家之說士虞禮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注中閏也喪服小記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為閏故二十七月而禫雜記父在為母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為母妻尚祥禫異月豈三年之喪而祥禫反同月戴德喪服變除篇禮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德論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釋名閏月而禫是皆為鄭注確證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忘更延兩月非喪之正故第據二十五月言之耳六朝諸儒多宗鄭注今律以二十七月而禫蓋三年之喪萬世之通義也三禮乃以王肅一家之說為古制豈宏通之論乎

學記五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燦撰有周易傳注已著錄是編乃所定家儀一曰冠二曰昏三曰喪四曰祭五曰士相見燦學術出於顏元其禮樂之學則出自毛奇齡奇齡講禮好言諧俗故是編亦多主簡易其士相見禮一卷張潮摘錄於昭代叢書中然天下迄無行之者也

家禮辨定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復禮撰復禮字需人號草堂錢塘人其書初始於康熙壬午定本於丁亥因朱子家禮而增損之仍分冠昏喪祭四類每類之中首以事空復禮所酌定者也次以論辨闡所以更定之意也次以人鑑引古事以證得失也次以律例申王法之所禁也次以擇日卜筮也終以啟式為不爛文詞者設也其刪去繁文則用呂維祺之說其刪去圖式則用邱濬之說考李方子作朱子年譜云乾道五年先生居母喪成家禮晚年多所損益未暇更定朱子門人黃潛亦云其書始定為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歿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開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又明邱濬云家禮不聞有圖今卷首圖注多不合於本書文公豈自相矛盾末識歲月曰嘉定癸酉是時距文公沒十有三年矣豈可謂之公作哉蓋楊氏贅入昭然也據是數說則家禮實朱子未定之本且久亡其彙迨其復出真屬已不可知又參以門人所附益固未可執為不刊之典近日王懋竑為篤信朱子之學者所作白田雜著亦深以家禮為疑復禮之辨定未為不可然所辨定者意在空古空今而純以臆斷乃至於非古非今又泛引律例且濫及五行家言尤為蕪雜中引罵詈鬩賭博諸律已為不倫又引官吏宿娼律一條擅食田園瓜果律一條使掩其卷而思之是於四禮居何門哉

四禮寧儉編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書以冠昏喪祭四禮無貴乎繁重空崇尚質樸始易遵行因取前人所傳家禮纂本更為刪易務從省約又名豐川家規蓋所以教其子弟者與呂維祺四禮約言宋繡四禮初案用意大約相近而立法則尤為簡略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五

昏禮通考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國朝曹庭棟撰庭棟有易準已著錄是編詳考昏禮冠以 大清會典 大清律例不入卷數尊 功令也其下乃博考故實以類編次然核其體例多有未合夫通有二義一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乎上下者也一則自先王以迄後世通乎古今者也 既考昏禮則當以貴賤各為門目知等威之所別古今各著沿革知異同之所自復各考核典文釐為子目以理其緒而後以變禮 如曾子問所謂禮如陰陽物忌及非禮如元史所禁割親迎遺喪之類俗禮如陰陽物忌及非禮如元史所禁割 別彙於後以備其全庶乎源委秩然足資考證庭棟此書採 摭雖富而端緒糅雜所分子目不古不今第十四卷至以妝資為一門此於古居何禮也媒氏一門 載索統占冰下人語韋固見老人月下檢書是直類書非通禮矣

齊家寶要二卷 江蘇周厚 培家藏本

國朝張文嘉撰文嘉字仲嘉錢塘人是書本書儀家禮諸書酌為古今通禮曰居家禮曰童子禮曰義學約曰師範曰家誠曰家規曰宗講約曰鄉約曰社約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每門前引經傳及新定儀注開有附論折衷頗為詳慎但據沈堯中之說謂三年之喪當三十六月今考三年問 二十五月而舉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主之為二十五月之證士虞記曰期而小祥又期 而大祥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為闕月則三年之喪實二十七月至謂喪三十六月則始於唐王元感而張柬之駁之其議遂寢載在唐書張柬之傳文嘉乃取唐人已廢之說謂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證古人喪不止於二十七月尤為誤中之誤考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杜注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據此則宣公之主已入廟矣公羊傳曰新宮者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易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穀梁傳曰新宮者禱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據此則不稱宣宮而稱新宮必不由於主不在廟至胡傳始引劉絢之說謂不稱宣宮以未遷主於三傳略 無所據然絢謂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 主則以緩遷為失明矣今文嘉乃引以為三十六月之證則是以二十八月主不遷廟為持喪之正 經其誤又甚於絢矣文嘉又謂凡期喪皆有禫今 考雜記日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

祥十五月而禫注曰此謂父在爲母也喪服小記曰爲父母妻長子禫是期之喪得禫者止有母妻及長子耳小
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又曰宗子母在爲妻禫明父在爲妻不禫則是母妻期喪且有不得禫者矣
今文嘉謂凡期皆得禫尤未詳考蓋是書未能窮源於禮經注疏第從家禮諸書略求節目宐其說之有離合也
右禮類雜禮書之屬十七部八十七卷內三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

經部二十六

春秋類一

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然迄能竝立於世其間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孫復劉敞之流名爲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跡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羊穀梁法猶誅郭析用竹刑也夫刪除事跡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爲射覆矣聖人禁人爲非亦予人爲善經典所述不乏褒詞而操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誅絕春秋豈吉網羅鉗乎至於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號則貶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亂也沿波不返此類宏多雖植說流傳不能盡廢要以切實有微平易近理者爲本其瑕瑜互見者則別白而存之遊談臆說以私意亂聖經者則僅存其目蓋六經之中惟易包衆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實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見議論易生著錄之繁二經爲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

內府藏本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儒相繼竝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二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爲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似爲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闢若據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

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為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為左丘明作以祛眾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為國史之言最為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甯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儀宋春秋載祜觀臺齊春秋載王里國中里嚴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為顯證知說經去傳為舍近而求諸遠矣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則左氏經文不著於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則左傳又自有經考漢志之文既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復云經十一卷觀公穀二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為二傳之經故有是注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即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為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本也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為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是皆篤信專門之過不能不謂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為非二百四十二年內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 內府藏本

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案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齊人 案漢藝文志不題何休師古名者皆固之自注顏師古注曰名高 案此據春秋說題詞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不傳與其子

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年紀子伯子

照於齊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

餘下

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為壽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又羅璧識遺稱公羊穀梁自高亦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疑為姜姓假託案鄒為邾婁披為勃鞞木為彌牟殖為舌職記載音訛經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別用合聲璧之所言殊為好異至程端學春秋本義竟指高為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詞更不足與辨矣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為卷帙以左傳附經始於杜預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觀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猶自別行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併歟彥疏文獻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彥本以經文併為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道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考疏中邵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助穀梁傳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問答文繁語復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體董道所云不為無理故今從道之說定為唐人焉

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

內府藏本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助疏其傳則士助疏稱穀梁子名徹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則當為穀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當為傳其學者所作案公羊傳定公即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為後師案此隱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條下此傳定公即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既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己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倭為商鞅之師鞅既誅倭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為引據疑徐彥之言為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漢書藝文志載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

傳亦各十一卷則經傳初亦別編范甯集解乃併經注之疑卽甯之所合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條發傳於春王
二字之下以三月別屬下文頗疑其割裂然考劉向說苑稱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向受穀梁春
秋知穀梁經文以春王二字別爲一節故向有此讀至公觀魚于棠一條葬桓王一條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一條曹伯廬卒于師一條天王殺其弟佖夫一條皆冠以傳曰字惟桓王一條與左傳合餘皆不知所引何傳疑
甯以傳附經之時每條皆冠以傳曰字如鄭元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後傳寫者刪之此五條其削除未盡
者也甯注本十二卷以兼載門生故吏子弟之說各列其名故曰集解晉書本傳稱甯此書爲世所重既而徐邈
復爲之注世亦稱之今考書中乃多引邈注未詳其故又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稱甯別有略百餘條此本
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助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歟士助始末不可考孔穎達左傳正義序稱與故四
門博士楊士助參定則亦貞觀中人其書不及穎達書之賅洽然諸儒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憑藉之資
又左傳成於衆手此書出於一人復鮮佐助之力詳略殊觀固其宜也其疏長狄睂見於軾一條連綴於身橫九
畝句下與注相離蓋邢昺刊正之時又多失其原第亦不盡士助之舊矣

箴膏肓一卷起廢疾一卷發墨守一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漢鄭元撰後漢書元本傳稱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
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其卷目之見隋書經籍志者有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公
羊墨守十四卷皆注何休撰而又別出穀梁廢疾三卷注云鄭元釋張靖箋似鄭氏所釋與休原本隋以前本自
別行至舊唐書經籍志所載膏肓廢疾二書卷數竝同特墨守作一卷爲稍異其下竝注鄭元箴鄭元釋
云云則已與休書合而爲一迫於宋世漸以散佚惟崇文總目有左氏膏肓九卷而陳振孫所見本復闕宣定哀
三公振孫謂其錯誤不可讀疑爲後人所錄已非隋唐志之舊其後漢學益微卽振孫所云不全之左氏膏肓亦
遂不可復見矣此本凡箴膏肓二十餘條起廢疾四十餘條發墨守四條竝從諸書所引掇拾成編不知出自誰

氏或題爲宋王應麟輯亦別無顯據殆因應麟嘗輯鄭氏周易注齊魯韓三家詩考而以類推之歟然玉海之未
不附此書不應其孫不見而後來反有傳本也今以諸書校勘惟詩大明篇疏所引宋襄公戰泓一條尙未收入
其餘竝已蒐采無遺雖不出自應麟手要亦究心古義者之所爲矣謹爲掇拾補綴著之於錄雖視原書不及什
之一二而排比舊翠略存梗概爲鄭氏之學者或亦有所考焉

春秋釋例十五卷 永樂大典本

晉杜預撰預事蹟詳晉書本傳是書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歸總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
九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
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亦有舊史所不書適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卽以爲義非互相比較則褒貶不明故
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先列經傳數條以包通其餘而傳所述之凡繫馬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釋
例地名本之泰始郡國圖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與集解一經一緯相爲表裏晉書稱預自平吳後從容無事乃
著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今考土地名篇稱孫氏偕
號於吳故江表所記特略則其屬實實在平吳以前故所列多兩漢三國之郡縣與晉時不盡合至盟會圖長歷
則皆書中之一篇非別爲一書觀預所作集解序可見史所言者未詳晉書又稱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
未之重惟祕書監華歆賞之考稽含南方草木狀稱晉武帝賜杜預蜜杏紙萬番寫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則當
時固重其書史所言者亦未盡確也其書自隋書經籍志而後竝著於錄均止十五卷惟元吳萊作後序云四十
卷豈元時所行之本卷次獨分析乎自明以來是書久佚惟永樂大典中尙存三十篇竝有唐劉蕡原序其六篇
有釋例而無經傳餘亦多有脫文謹隨篇掇拾取孔穎達正義及諸書所引釋例之文補之校其謬誤釐爲四十
七篇仍分十五卷以還其舊吳萊後序亦竝附焉案預集解序云釋例凡四十部崇文總目云凡五十三例而孔
穎達正義則云釋例事同則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四十部次第從隱卽位爲首先有其事

則先次之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終篇之前是土地名起於宋衛遇于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週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前今是書原目不可考故因孔氏所述之大旨推而廣之取其事之見經先後爲序長歷一篇則次之土地名世族譜後以集解序述歷數在地名譜第後也土地名篇釋例云據今天下郡國縣邑之名山川道涂之實爰及四表皆圖而備之然後以春秋諸國邑盟會地名附列之名曰古今書春秋盟會圖別集疏一卷附之釋例所畫圖本依官司空圖據秦始之初郡國爲正孫氏初平江表十四郡皆貢圖籍荆揚徐三州皆改從今爲正不復依用司空圖則是書應有圖而今已佚又有附盟會圖疏臚載郡縣皆是元魏隋唐建置地名非晉初所有而陽城一條且記唐武后事當是預本書已佚而唐人補輯又土地名所釋亦有後人增益之語今仍錄原文而各加辨證於下方考預書雖有曲從左氏之失而用心周密後人無以復加其例亦皆參考經文得其體要非公穀二家穿鑿月日者比擊虞謂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案故字文義未明疑爲當字之譌以晉書原本如是始仍其舊文良非虛美且永樂大典所載猶宋時古本觀夫人內女歸寧例一篇末云凡若干字經傳若干字釋例若干字當時校讎精當概可想見如長歷載文公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夫人風氏薨杜云十二月庚午朔無壬寅近刻注疏本竝作十有一月案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不可謂無壬寅也又襄公六年經文本云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而近刻左傳本前則曰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後則曰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今考長歷十一月丁丑朔是月無丙辰十二月丁未朔十日得丙辰杜預係此日於十二月下不言日月有誤可見今本傳文兩言十一月皆十二月之譌也如此之類可以校訂舛誤者不可縷數春秋以左傳爲根本左傳以杜解爲門逕集解又以是書爲羽翼緣是以求筆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窮經之淵藪矣

春秋集傳纂例十卷

浙江法敏
徽家藏本

唐陸淳撰蓋釋其師啖助竝趙匡之說也助字叔佐本趙州人徙關中官潤州丹陽縣主簿匡字伯循河東人官

洋州刺史淳字伯冲吳郡人官至給事中後避憲宗諱改名質事跡具唐書儒學傳案二程遺書陳振孫書錄解題及宋臨作是編後序皆云淳師助匡舊唐書云淳師匡匡師助新唐書則云趙匡陸淳皆助高第案呂溫集有代淳進書表稱以啖助爲嚴師趙匡爲益友又淳自作修傳始終記稱助爲啖先生稱匡爲趙子餘文或稱爲趙氏重修集傳義又云淳秉筆執簡侍於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而不及匡又柳宗元作淳墓表亦稱助匡爲淳師友當時序述顯然明白劉昫以下諸家竝傳聞之誤也助之說春秋務在考三家得失彌縫漏闕故其論多異先儒如論左傳非丘明所作漢書丘明授魯曾申傳吳起自起六傳至賈誼等說亦皆附會公羊名高毅梁名赤未必是實又云春秋之文簡易先儒各守一傳不有相通互相彈射其弊滋甚左傳序周晉齊宋楚鄭之事獨詳乃後代學者因師授行而通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雜采各國諸卿家傳及卜書夢書占書縱橫小說故事雖多釋經殊少猶不如公穀之於經爲密其論未免一偏故歐陽修晁公武諸人皆不滿之而程子則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蓋舍傳求經實導宋人之先路生臆斷之弊其過不可掩破附會之失其功亦不可沒也助書本名春秋統例僅六卷卒後淳與其子異衷錄遺文請匡損益始名纂例成於大歷乙卯定著四十篇分爲十卷唐書藝文志亦同此本卷數相符蓋猶舊帙其第一篇至第八篇爲全書總義第九篇爲魯十二公竝世緒第三十六篇以下爲經傳文字脫謬及人名國名地名其發明筆削之例者實止中閱二十六篇而已袁桷後序稱此書廢已久所得爲寶章桂公校本間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吳萊柳貫一後序皆稱得不陽府所刊金泰和三年禮部尚書趙秉文家本是元時已爲難得其流傳至今亦可謂歸然獨存矣

春秋微旨三卷

內府藏本

唐陸淳撰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唐志有淳春秋集傳二十卷今不存又有微旨一卷未見袁桷作淳春秋纂例後序稱來杭得微旨三卷乃皇祐開汴本蓋其書刻於開封故南渡之後遂罕傳本至桷得北宋舊槧乃復行於世也柳宗元作淳墓表稱春秋微旨一篇唐書藝文志亦作二卷此本三卷不知何時所分然卷首有淳自序實

稱總爲三卷或校刊柳集者誤三篇爲二篇修唐書者因之歟是書先列三傳異同參以啖趙之說而斷其是非
自序謂事或反經而志協乎道蹟雖近義而意實蘊姦或本正而未邪或始非而終是介於疑似之間者竝委曲
發明故曰微旨其書雖淳所自撰而每條必稱淳聞之師曰不忘本也自序又謂三傳舊說亦竝存之其義當否
則以朱墨爲別今所行本於應用朱書者皆以方匡畧畫其起訖意皇祐舊槧以木本不能具朱墨故用嘉祐本
草之例以陰文陽文爲別後人傳寫又艱於雙鉤遂以界書代之以非大旨所繫今亦姑仍其式而附著舊例於
此焉

春秋集傳辨疑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唐陸淳所述啖趙兩家攻駁三傳之言也柳宗元作淳纂誌稱辨疑七篇唐書藝文志同吳棻作序亦稱七卷此
本十卷亦不知何人所分刊本於棻序之末附載延祐五年十一月集賢學士克酬原作曲出言唐陸淳所著春

秋纂例辨疑微旨三書有益後學請令江西行省鈔梓云云其分於是時歟淳所述纂例一書蓋啖助排比科條
自發筆削之旨其攻擊三傳總舉大意而已此書乃舉傳文之不入纂例者纒列其失一字一句而詰之故曰辨
疑所述趙說爲多啖說次之冠以凡例一篇計十七條但明所以刪節經文傳文之故其去取之義則仍經文年
月以次說之中如鄭伯克段傳啖氏謂鄭伯必不因母嫌臆斷以是爲例豈復有可信之史況大隧故蹟水經
注具有明文安得指爲左氏之虛撰如斯之類不免過於疑古又如齊衛胥命傳其說與荀子相符當時去聖未
遠必有所受而趙氏以爲譏其無禮如斯之類多未免有意求瑕又如叔姬歸于紀傳穀梁以爲不言逆逆之道
微淳則謂不言逆者皆夫自逆夫禮聞送媵不聞逆媵傳固失之禮聞親迎妻不聞親迎媵姪淳說亦未爲得如
斯之類亦不免愈辨而愈非然左氏事實有本而論斷多疎公羊穀梁每多曲說而公羊尤甚漢以來各守專門
論甘者忘辛是丹者非素自是書與微旨出抵隙蹈瑕往往中其窾會雖瑕瑜互見要其精核之處實有漢以來
諸儒未發者固與鑿空杜撰橫生枝節者異矣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蜀馮繼先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所列人名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崇文總目謂其以官諡名字哀附初名之左文獻通考引李燾云昔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始學者蓋病其紛錯難記繼先集共同者爲一百六十篇以是二端推之是繼先舊本本爲旁行斜上如表譜之體故以圖爲名而分至一百六十篇也今本目次與振孫所言合其每一人爲一條既非哀附初名之左亦無所謂一百六十篇者與崇文總目及李燾所說迥異案岳珂雕印相臺九經例云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刻本多譌錯嘗合京杭建勳本參校有氏名異同竄非一人而合爲一者有名字若殊本非二人而析爲二者有自某國適他國而前後互見者有稱某公與某年而經傳不合者或以傳爲經或以注爲傳或偏旁疑似而有亥豕之差或行款牽連而無甲乙之別今皆訂其譌謬且爲分行以見別書然則今本蓋珂所刊定移易非復李燾以前之舊本觀蕭所稱宋大夫莊革秦右大夫詹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若子韓哲者蓋齊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先獨以爲韓子哲與楚鄭二公孫黑其篇今檢驗此本皆無此文則爲珂所削改明矣

春秋年表一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不知何人作自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越邾莒薛小邾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彥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又董氏藏書志有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正二十國與書錄解題所載同蓋卽陳振孫所見也其書在宋本自單行岳珂雕印九經乃以附春秋之後珂記云春秋年表今諸本或闕號名或紊年月參之經傳多有舛錯今皆爲刊正諸國君卒與立皆書惟魯闕今依經傳添補廖本無年表歸一圖今既刊公毅并補二書以附經傳之後是此書經珂刊補與馮繼先之名號歸一圖同刻者通志堂經解不考岳珂之語乃與名號歸一圖連

爲一書亦以爲馮繼先所撰誤之甚矣

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

內府藏本

宋孫復撰復字明復平陽人事蹟詳宋史儒林傳案李壽續通鑑長編曰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既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卽復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祕閣然此書實十二卷考中興書目別有復春秋總論三卷蓋合之其爲十五卷爾今總論已佚惟此書尙存復之論上祖陸淳而下開胡安國謂春秋有貶無褒大抵以深刻爲主晁公武讀書志載常秩之言曰明復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蓋篤論也而宋代諸儒喜爲苛議顧相與推之治波不返遂使孔庭筆削變爲羅織之經夫知春秋者莫如孟子不過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耳使二百四十二年中無人非亂臣賊子則復之說當矣如不盡亂臣賊子則聖人亦必有所節取亦何至由天王以及諸侯大夫無一人一事不加誅絕者乎過於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實自復始雖其開辨名分別嫌疑於興亡治亂之機亦時有所發明統而核之究所謂功不補患者也以後來說春秋者深文鍛鍊之學大抵用此書爲根柢故特錄存之以著履霜之漸而其論其得失如右程端學稱其尊王發微總論二書外又有三傳辨失解朱彝尊經義考因之然其書史不著錄諸儒亦罕所稱引考宋史藝文志及中興書目均有王日休撰春秋孫復解三傳辨失四卷或卽日休所撰之書端學誤以爲復作歟然則是駁復之書非復所撰也

春秋皇綱論五卷

內府藏本

宋王哲撰哲自稱太原人其始末無可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言其官太常博士考龔鼎臣東原錄載眞宗天禧中錢惟演奏留曹利用丁謂事稱晏殊以語翰林學士王哲則不止太常博士矣王應麟玉海云至和中哲撰春秋通義十二卷據三傳注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闕者用己意釋之又異義十二卷皇綱論五卷今通義異義皆不傳惟是書尙存凡爲論二十有二皆發明夫子筆削之旨而考辨三傳及啖助趙匡之得失

案趙匡書中皆作趙正蓋

遺太祖之諱其書上篇引論語作「正天下亦同此例其言多明白平易無奇鑿附會之習其孔子修春秋篇曰若專為誅亂臣賊子使知懼則尊賢旌善之旨闕矣足破孫復等有貶無褒之說其傳釋異同篇曰左氏善覽舊史兼該眾說得春秋之事蹟甚備然於經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未撥過當至於聖人微旨頗亦疎略而大抵有本末蓋出一人之所撰述也公穀之學本於議論擇取諸儒之說繫於經文故雖不能詳其事蹟而於聖人微旨多所究尋然失於曲辨贅義鄙淺叢難蓋出於眾儒之所講說也又曰左氏好以一時言貌之恭情與卜筮巫醫之事推定禍福靡有不驗此其蔽也固當裁取其文以通經義如玉之有瑕但棄瑕而用玉不可并棄其玉也二傳亦然亦足破孫復等盡廢三傳之說在宋人春秋解中可謂不失古義惟郊禘篇謂周公當用郊禘成王賜之不為過魯國因之不為僭殺大夫篇謂凡書殺大夫皆罪大夫不能見幾先去則偏駁之見不足為訓矣

春秋通義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宋史藝文志襄遵品王哲家安國邱葵皆有春秋通義其書均佚不傳纂氏王氏書各十二卷家氏書二十四卷邱氏書二卷此本僅存一卷凡四十八條編端冠以小序稱孔子之修春秋也因其舊文乘以新意正例筆之常事削之其有繆戾乖刺然後從而正之別棄之曰特筆而小序之後亦以特筆二字為標題蓋此卷為通義中之一種但不知四家中為誰氏之書耳然如星隕如雨一條公羊引不修春秋曰隕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此特潤色舊文非闕褒貶以為特筆於義不倫至華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殤公後書孔父傳有明文真特筆也而反不及之亦屬挂漏至於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終之以獲麟明亂極必治而王者之迹卒不熄則其說高於諸家多矣

春秋權衡十七卷

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慶歷中舉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據其弟放作敞行狀及歐陽修作敞墓誌俱稱敞春秋傳十五卷權衡十七卷說例二卷文權二卷意林五卷王應麟玉海所記亦同陳振孫書

錄解題曰原父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眾說斷以己意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然則傳之作在意林前此書又在傳前敵春秋之學此其根柢矣自序謂權衡始出未有能讀者又謂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其自命甚高葉夢得作石林春秋傳於諸家義疏多所排斥尤詆孫復尊王發微謂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有甚害於經者雖概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爲庸淺惟於敵則推其淵源之正蓋敵遠於禮故是書進退諸說往往依經立義不似復之意爲斷制此亦說貴微實之一驗也

春秋傳十五卷

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敵所作春秋權衡及意林宋時卽有刊本此傳則諸家藏弄皆寫本相傳近時通志堂刻入經解始有版本故論者或疑其僞然核其議論體裁與敵所著他書一一脗合非後人所能贗作也其書皆節錄三傳事蹟斷以己意其褒貶義例多取諸公羊穀梁如以莊公圍鄆師還爲仁義以公孫宣儀行父爲有存國之功以晉殺先穀爲疾過以九月用郊爲用人而趙鞅入晉陽以叛一條尙沿二傳以地正國之謬皆不免於膠固其經文雜用三傳本主一家每以經傳連書不復區畫頗病混淆又好減損三傳字句往往改竄失真如左傳惜也越竟乃免句後人本疑非孔子之言敵改爲討賊則免而仍以孔子曰冠之殊爲躋駁考黃伯思東觀餘論稱考正書武成實始於敵則宋代改經之例敵導其先宜其視改傳爲固然矣然論其大致則得經意者爲多蓋北宋以來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孫復與敵始復沿談趙之餘波幾於盡廢三傳敵則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故所訓釋爲遠勝於復焉

春秋意林二卷

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宋史藝文志作二卷王應麟玉海作五卷馬端臨經籍考則併春秋權衡春秋意林總題三十四卷今考權衡實十七卷傳實十五卷合以意林二卷正得三十四卷與宋志合則玉海作五卷傳寫誤也元吳萊書作是書後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自稱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脫橐多遺闕今觀其書或僅標經文數字不置一辭或草草數言文不相屬而下注云云二字或一條之下別標他日一兩字與本文迥不相關或

詰屈聳牙猝難句讀或僅引其端而詞如未畢其為隨筆刻記屬彙未竟之書顯然可證萊所說誠不誣也又敵既苦志研求運意深曲又好雕琢其詞使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然考葉夢得石林春秋傳稱不知經者以其難入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穿鑿然熟讀深思其間正名分別嫌疑大義微言灼然聖人之意者亦頗不少文體之澀存而不論可矣

春秋傳說例一卷 永樂大典

宋劉敞撰案做行狀墓誌俱稱春秋說例二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以爲一卷蓋傳鈔分合互有不同至宋史藝文志獨稱敞說例十一卷殆傳寫誤衍一十字或竟以十一篇爲一卷也敞春秋傳權衡意林三書通志堂經解有刊版文權與說例二書則僅有其名絕無傳本今檢永樂大典尚雜引說例之文謹詳加綴輯仍釐爲一卷據書錄解題稱說例凡四十九條今之所哀僅二十五條止得其半且多零篇斷句不盡全文又惟公卽位例與例使來例師行例大夫奔例殺大夫例弗不例七條載有原文標目錄則說存而標目復佚今竝詳釋本文做原存諸條體例爲之校補又諸書所載俱稱春秋說例惟永樂大典加傳字案是編比事以發論乃其傳文褒貶之大旨永樂大典所載似尚屬宋刻之舊今亦從之敞說春秋頗出新意而文體則多摹公穀諸書皆然是編尤爲簡古惟說大夫帥師例一條稱爲不當有三軍而以周禮爲後人附會未免稍偏又宣公十八年經文歸父還自晉敞春秋傳從左氏作至筮而是編則從公穀作至禳亦頗自相抵牾其餘則大致精核多得經意而宋元說經諸家都未徵引可知自宋以後已稱罕覯是編崖略幸存固春秋家所當寶貴矣

春秋經解十三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朱孫覺撰覺字莘老高郵人擢進士第官至御史中丞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題曰龍學孫公蓋其致仕之時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也覺早從胡瑗游傳其春秋之學大旨以抑霸尊王爲主自序稱左氏多說事蹟公穀以存梗概今以三家之說較其當否而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穀梁爲本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

代諸儒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則以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今瓊口義五卷已佚傳其論惟覺此書周麟之跋稱初王安石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慧心自知不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邵輯序稱是書作於晚年謂安石因此廢春秋似未必盡然然亦可見當時甚重其書故有此說也宋史藝文志載覺春秋經解十五卷又春秋學纂十二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朱彝尊經義考據以著錄於經解注曰存於學纂要義皆注曰佚然今本實十三卷自隱公元年至獲麟首尾完具無所殘闕與宋志所載不符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春秋經解十五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而無春秋學纂王應麟玉海載春秋經社要義六卷春秋學纂十二卷而無春秋經解其學纂條下注曰其說以穀梁爲本及採左氏公羊歷代諸儒所長開以其師胡瑗之說斷之分莊公爲上下云與今本一一相合然則春秋學纂卽春秋經解之別名宋志旣誤分爲二書并譌其卷數書錄解題亦譌十三卷爲十五卷惟玉海所記爲得其實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

浙江吳玉屏家藏本

宋蘇轍撰先是劉敞作春秋意林多出新意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更舍傳以求經古說於是漸廢後王安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廢之不列於學官轍以其時經傳並荒乃作此書以矯之其說以左氏爲主左氏之說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趙諸家以足之蓋以左氏有國史之可據而公穀以下則皆意測者也自序稱自熙寧間謫居高安爲是書暇輒改之至元符元年卜居龍川凡所改定覽之自謂無憾蓋積十餘年而書始成其用心勤懇愈於奮馳遠談者遠矣朱彝尊經義考載陳宏緒跋曰左氏紀事粲然具備而亦間有悖於道者公穀雖以臆度解經然亦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於楚丘穀梁以戎爲衛齊仲孫來公穀皆以爲魯慶父魯滅項又皆以爲齊實滅之顯然與經謬戾其失固不待言至如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諸如此類似公穀之說妙合聖人精微而穎瀆一概以深文詆之因啞廢食讀者拚其短而取其長可也其論是書頗允此本不載蓋刻在宏緒前也宋史藝文志稱是書爲春秋集傳文獻通考則作集解與

今本合和宋志爲傳寫誤矣

春秋辨疑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蕭楚撰楚字子荆廬陵人紹聖中游太學貢禮部不第於時蔡京方專國楚憤嫉其姦謂京且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遂退而著書明春秋之學趙陽馮澥胡銓皆師事之建炎四年始卒曾敏行獨醒雜志稱所著春秋經辨行於廬陵宋史亦載其春秋經解十卷朱彝尊經義考謂其已佚僅撫錄胡銓之序此本所載銓序與經義考合惟題曰春秋辨疑爲小異或後來更定史弗及詳歐江西通志及萬姓統譜皆云是書四十九篇今止四十四篇蓋有佚脫宋志云十卷今永樂大典所載止二卷則明人編輯所合併也書之大旨主於以統制歸天王而深戒威福之移於下雖多爲權姦柄國而發而持論正大實有合尼山筆削之義與胡安國之牽合時事動乖經義者有殊與孫復之名爲尊王而務爲深文巧詆者用心亦別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胡銓以春秋登第歸拜牀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我春秋乃佳厥後銓以孤忠讜論震耀千秋則其師弟之於春秋非徒以口講耳受者矣每篇各有注文皆楚自作亦間有胡銓及他弟子所附入謹以原注及胡銓附注別題之而以今所校正附其下俾各不相淆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

經部

春秋類一

八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

經部二十七

春秋類二

春秋經解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崔子方撰子方涪陵人字彥直號西疇居士晁說之集又稱其字伯直蓋有二字也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嘗知涪州曾子開為作茶仙亭記經解諸書皆罷官後所作考子方宋史無傳惟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稱其於紹聖間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報乃隱居真州六合縣杜門著書者三十餘年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大略相同朱震進書劄子亦稱為東川布衣彝尊之說不知何據惟永樂大典引儀真志一條云子方與蘇黃游嘗為知涪州曾子開作茶仙亭記刻石醉翁亭側黃庭堅稱為六合佳士始彝尊誤記是事故云然歟考子方著是書時王安石之說方盛行故不能表見於世至南渡以後其書始顯王應麟玉海載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傳藏秘書紹興六年八月子方之孫若上之是時朱震為翰林學士亦有劄子上請當時蓋甚重其書矣子方自序云聖人欲以繩當世之是非著來世之懲勸故辭之難明者著例以見之例不可盡故有日月之例有變例慎思精考若網在綱又後序一篇具述其疏解之宗旨大抵推本經義於三傳多所糾正如以晉文圍鄭謂討其不會翟泉以郟伯來奔為見迫於齊以齊侯滅萊不書名辨禮記諸侯滅同姓名之誤類皆諸家所未發雖其中過泥日月之例持論不無偏駁而條其長義實足自成一家所撰凡經解本例例要三書通志堂經解刊本僅有本例今從永樂大典哀輯成編各還其舊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並闕則取黃震日鈔所引及本例補之其他本例所釋有引伸此書所未發或與此書小有異同者並節取附錄而卷表書名則並遵宋史至子方原書經文已不可見今以所解參證知大略皆從左氏而亦間有從公穀者故與胡安國春秋傳或有異同焉

內府藏本

宋崔子方撰是書大旨以為聖人之書編年以為體舉時以為名著日月以為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故曰本例
凡一十六門皆以日月時推之而分著例變例二則州分部居自成條理考公羊穀梁二傳專以日月為例固有
穿鑿破碎之病然經書公子益師卒左傳稱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則日月為例已在二傳之前疑其時去聖未
遠必有所受但子奪筆削寓義宏深日月特其中之一例故二家所說時亦有合而推之以概全經則支離蹇轉
而不盡通至於必不可通於是委曲遷就變例生焉此非日月為例之過而全以日月為例之過也亦猶易中互
體未嘗非取象之一義必卦卦以互體求象則穿鑿遂甚耳啖助趙匡一掃諸例而空之豈非有激而然如王弼
之乘象言易乎子方此書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學辨正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為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所
論甚允然依據舊傳雖嫌墨守要猶愈於放言高論逞私臆而亂聖經說春秋者古來有此一家今亦未能遽廢
焉

春秋例要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崔子方撰考宋史藝文志子方春秋經解十二卷本例例要二十卷知子方所著原本此書與本例合并矣朱
彝尊經義考稱本例例要十卷並存而今通志堂刊行之本例則析目錄別為一卷以足二十卷之數而例要關
焉蓋誤以本例目錄為例要而不知其別有一篇恐彝尊所見即為此本其曰並存亦誤注也今考永樂大典所
載雖分析為數十百條繫於各字之下而衰斬其文尚可相屬較通志堂本所載目錄一字不同灼知為刊刻之
誤謹編綴前後略依本例次序排纂成編以還子方所著三書之舊焉

春秋五禮例宗七卷

浙江吳玉樞家藏本

宋張大亨撰大亨字嘉父湖州人登元豐乙丑乙科何遠春渚紀聞王明清玉照新志並載其嘗官司勳員外郎
以上國侍讀侍講官名與朝廷相系奏請改正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大亨春秋通訓及此書則稱為直祕閣史與

張大亨撰蓋舉其所終之官也考左傳發凡杜預謂皆周公禮典韓起見易象春秋亦謂周禮在魯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葉夢得議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抵牾蓋禮與春秋本相表裏大亨是編以杜預釋例與經踏駁兼不能賅盡陸淳所集啖趙春秋纂例亦支離失真因取春秋事蹟分吉凶軍賓嘉五禮依類別記各爲總論義例賅貫而無諸家拘例之失陳振孫稱爲考究詳洽殆非溢美元吳澄作春秋纂言分列五禮多與此書相出入澄非剽襲人書者殆偶未見傳本歟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十卷注曰存而諸家寫本皆佚其軍禮三卷已非彝尊之所見然永樂大典作於明初凡引此書皆吉凶賓嘉四禮之文軍禮絕無一字則此三卷之佚久矣彝尊偶未核檢也

春秋通訓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大亨撰是書自序謂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考宋蘇軾年譜軾本字和仲又蘇洵族譜稱爲唐相蘇頲之裔系出趙郡今所傳軾題烟江墨嶂圖詩石刻末亦有趙郡蘇氏印然則趙郡和仲先生即軾也蘇籀雙溪集載大亨以春秋義問軾軾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左丘明識其用終不寫盡言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云云與大亨自序亦合蓋其學出於蘇氏故議論宗旨亦近之陳振孫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並作十六卷朱彝尊經義考云已佚此本載永樂大典中十二公各自爲卷而隱公莊公襄公昭公又自分上下卷與十六卷之數合然每卷篇頁無多病其繁碎今併爲六卷以便省覽其文則無所佚脫也

春秋傳二十卷 浙江朱彝尊家藏書序藏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南渡後官至崇信軍節度使事蹟具宋史文苑傳夢得以孫復春秋尊王發微主於廢傳以從經蘇轍春秋集解主於從左氏而廢公羊穀梁皆不免有弊故其書參考三傳以求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明頗爲精核開禧中其孫筠刊於南劍州真德秀

跋之稱其闢邪說黜異端有補世教不淺宋史藝文志又載夢得別有春秋考三十卷識三十卷指要總例二卷
石林春秋八卷今識考一書散見永樂大典中尙可得其大概餘皆散佚惟此傳猶爲完書南窗紀談載夢得爲
春秋書其別有四解釋音義曰傳訂正事實曰考掎擊三傳曰識編列凡例曰例嘗語徐惇濟曰吾之爲此名前
古所未見也惇濟曰吳程乘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尙書駁論語弼得無近是乎云云案此傳不專釋音義其
說已非至於以一字名書古人多有卽以春秋而論傳爲通名不必言矣如漢志所載鐸氏張氏皆有春秋微公羊
傳疏有閔因春秋序後漢書有鄭眾春秋剛隋志有何休春秋議崔靈恩春秋序孫炎併先有春秋例夢得博洽安
得不見乃以爲古無此名必非事實且宋志載夢得春秋指要總例亦不名曰春秋例始小說附會之辭不足據也
春秋考十六卷 水樂大典

宋葉夢得撰是書於寧宗開禧中與春秋傳春秋識同刻於南劍州元程端學作春秋三傳辨疑多引其說則當時
猶有傳本自明以來藏書家皆不著錄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惟永樂大典頗載其文以次檢校尙可得十之
八九今排比綴緝復勒成編其書大旨在申明所以攻排三傳者實本周之法度制作以爲斷初非有所臆測於其
間故所言皆論次周典以求合於春秋之法其文辨博縱橫而語有本原率皆典核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辨定考
究無不精詳殆不誣也原書前有統論其後乃列十二公逐條詮敘而不錄經文今悉仍舊例其卷帙則約略篇頁
斷爲統論三卷隱公以下以次編爲十三卷不復拘宋志三十卷之數據夢得自序稱自其識推之知吾所正爲不
妄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所擇爲不誣而後可以觀吾傳然書錄解題已先列傳次列考次列識蓋
傳其大綱而考識其發明之義疏也今仍從陳氏之序次於傳後焉

春秋識二十一卷

永樂大典

宋葉夢得撰是書挾摛三傳是非主於信經不信傳猶沿啖助孫復之餘波於公羊穀梁多所駁詰雖左傳亦據
傳未韓魏反而喪之之語謂知伯亡時左氏猶在斷以爲戰國時人 案經有續書傳亦有續書夢得 昌言排擊如
蓋未深考語詳左傳注疏條下

辨諸侯世相朝爲衰世之事辨宰孔勸晉獻公及魯穆姜悔過之言皆出附會辨十二次分十二國之謬辨夾谷之會孔子沮齊景公事亦出假託辨墮郈墮費非孔子本意辨諸侯出入有善有惡辨諸侯卒之或日或不日非盡屬褒貶魯侯之至與不至亦不可拘牽成例雖辨博自高往往有濶翻過甚之病於經旨或合或離不能一一精確而投之所向無不如志要亦文章之豪也惟古引春秋以決獄不云以決獄之法治春秋名書以獄於義既爲未允且左氏公羊穀梁皆前代經師功存典籍而加以推鞠之目於名尤屬未安是則宋代諸儒藐視先儒之錮習不可以爲訓者耳考宋藝文志是書本三十卷又夢得自記左傳四百四十二條公羊三百四十條穀梁四百四十條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參以程端學春秋辨疑通加檢核左傳闕九十條公羊闕六十五條穀梁缺八十四條蓋已非完帙然其大較已略具矣謹依類排次釐爲左傳闕十卷公羊穀梁闕各六卷

春秋集解三十卷

內府藏本

宋呂本中撰舊刻題曰呂祖謙誤也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宋史本傳載其靖康初官祠部員外郎紹興六年賜進士擢起居舍人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學者稱爲東萊先生故趙希弁讀書附志稱是書爲東萊先生撰後人因祖謙與朱子遊其名最著故亦稱爲東萊先生而本中以詩擅名詩家多稱呂紫微東萊之號稍隱遂移是書於祖謙不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固明云本中撰也朱彝尊經義考嘗辨正之惟以宋志作十二卷爲疑然卷帙分合古今每異不獨此書爲然况振孫言是書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而采擇頗精全無自己議論以此本考之亦合知舊刻誤題審矣惟宋志此書之外別出祖謙春秋集解三十卷稍爲低悟疑宋末刻本已析其原卷改題祖謙故相沿譌異史亦因之重出耳祖謙年譜備載所著諸書具有年月而春秋集解獨不載固其確證不必更以他說疑也本中嘗撰江西宗派圖又有紫微詩話皆盛行於世世多以文上目之而經學深遽乃如此林之奇從之受業復以其學授祖謙其淵源蓋有自矣

春秋傳三十卷 通行本

宋胡安國撰安國事蹟詳宋史儒林傳案玉海載紹興五年四月詔徵猷閣待制胡安國經筵舊臣令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年三月書成上之詔獎諭除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幣是安國此傳久已屬稟自奉敕撰進又覆訂五年而後成也俞文豹吹劍錄稱其自草創至於成書初稟不畱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顧其書作於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經旨朱子語錄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關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評也明初定科舉之制大略承元舊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傳僅成一卷闕略太甚朱子亦無成書以安國之學出程氏張洽之學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蓋重其淵源不必定以其書也後洽傳漸不行用遂獨用安國書漸乃素經不讀惟以安國之傳為主當時所謂經義者實安國之傳義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為最弊馮夢龍春秋大全凡例有曰諸儒議論儘有勝胡氏者然業已尊胡自難並收以亂耳目則風尚可知矣爰逮 本朝尊崇經術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安國舊說始多所駁正棄瑕取瑜擷其粹已足以綜括原書第其書行世已久亦未可竟廢謹校而錄之以存一家之言若其中純漏之處則 欽定彙纂中業已抉摘無遺昭示海內茲不復論辨焉

春秋集注四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高閌撰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禮部侍郎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書以程子春秋傳為本故仍冠以程子原序其說則雜宋唐宋諸家鎔以己意不復標舉其姓名史稱秦檜疑問薦張九成出知筠州不赴卒而樓鑰序是書則云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食累年略不以事物自撻日有定課風雨弗渝蓋閌家居以後歷久始卒晚年精力盡在是書史文言之未詳也閌大旨雖宗程傳然如程子據漢薄昭與淮南王書有齊桓殺弟之語遂謂子糾為弟齊桓為兄閌則仍用三傳史記荀子之文云子糾小白皆襄公弟糾居長為當立絕不依阿牽就務存門戶之私他如解衛人立晉解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解取濟西田諸條皆深得聖人

微旨其解及向成盟于劉云凡因來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劉王畿采地豈有來聘魯而遠盟于劉者蓋下文有劉夏傳者以爲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于齊文同故誤增于劉二字又如以州蒲爲州滿之譌亦皆足以備一解惟隱公九年會防之防在瑕邪華縣東南十年取防之防在高平昌邑縣西南文公十二年城諸及鄆之鄆在成陽姑幕南成公四年城鄆之鄆在東郡鄆邱縣東閭皆混爲一地未免於考據少疎耳原書久佚惟識見永樂大典中謹按次排比蒼粹成編其永樂大典原闕者則采各書所引闕說補之首尾完具復爲全帙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是書十四卷今以篇頁繁重析爲四十卷又宋史本傳稱閱有春秋集解而永樂大典實作集注與書錄解題同當是宋本原題今竝從之至所載經文多從左氏而亦間有從公穀者蓋宋代諸儒大都兼采三傳不盡如漢世專門之學也

春秋後傳十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陳傳良撰傳良字君舉

案傳良或作傳良諸本互有異同然其字曰君舉則爲傳說舉於版築之義故今定爲傳字

號止齋溫州瑞安人乾道八年進士官

至中書舍人寶謨閣待制謚文節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傳良爲此書將脫窠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俾簡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畱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是今所傳已非傳良完本矣趙訪春秋集傳自序於宋人說春秋者最推傳良稱其以公穀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而惜其誤以左氏所錄爲魯史傳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筆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云云考左氏爲春秋作傳非爲策書作傳其所云某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以爲別發史例似非事實況不修春秋二條公羊傳尚有傳聞不應左氏反不見恐均不足爲傳良病惟以公穀合左氏爲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故解五經者惟易與春秋二家若錄獨多空言易騁

茲亦明效大驗矣。傳良於臆說遽起之日，獨能根據舊文，研求聖人之微旨，樓鑰序稱其於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曰蔡幼學、曰胡宗日、曰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其考究可謂至詳，又其書雖多出新意，而每傳之下，必注曰：此據某說。此據某文。其徵引亦爲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枵腹而談，褒貶者，庶有孚乎。傳良別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樓鑰所序蓋兼二書言之。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今永樂大典中，尙存梗概，然已殘闕，不能成帙，故不復哀錄焉。

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其生平研究左傳，凡著三書：一曰左傳類編，一曰左傳博議，一卽是編其類編取左氏之文，分別爲十九目。久無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頗無可采。博議則隨事立義，以評其得失，是編持論與博議略同，而推闡更爲詳盡。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於左氏一書多所發明，而不爲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鈔錄者。其說良是。朱子語錄亦稱其極爲詳博，然遺辭命意，頗傷於巧。考祖謙所作大事記，朱子亦謂有纖巧處，而稱其指公孫宏、張湯、姦佞處，皆說得羞愧殺人。云云。然則朱子所謂巧者，乃指其筆鋒穎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畱餘地耳。非謂巧於馳辨，或至顛倒是非也。書錄解題載是書爲三十卷，此本僅二十卷。考明張萱內閣書目所載傳說四冊外，尙有續說四冊。知陳氏所謂三十卷者，實兼續說十卷計之。今續說別於永樂大典之中，哀采成帙，以其體例自爲起訖，仍分著於錄云。

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呂祖謙撰。是編繼左氏傳說而作，以補所未及。故謂之續說。久無傳本。今見於永樂大典者，惟自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舊本闕佚無足采錄。其餘則首尾完具。以傳文次第排比之，仍可成帙。其中如史駢送狐射姑之帑，孟獻子愛公孫敖二子兩條，俱以博議所云爲非。是則是書當成於晚年矣。其體例主於隨文解義，故議論稍不如前說之闢大。然於傳文所載闕發其繇，並抉摘其疵，如所謂左氏有三病不

明君臣大義一也好以人事附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事則盡精神說聖人事便無氣象三也云云雖亦沿宋儒好軋先儒之習然實頗中其失至於朝察軍旅官制賦役諸大典及晉楚興衰列國向背之事機詮釋尤爲明暢惟子服景伯系本桓公而以爲出自襄公稍爲誇舛耳蓋祖謙達於史事知空談不可以說經故研究傳文竊始末以核得失而不倡廢傳之高論視孫復諸人其學爲有據多矣

詳注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呂祖謙撰相傳祖謙新娶於一月之內成是書今考白序稱屏處東陽之武川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藿從子遊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跡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篇帙又考祖謙年譜其初娶韓元吉女乃紹興二十七年信州不在東陽後乾道三年五月持母喪居明招山學子有來講習者四年已成左氏博議五年二月除母服五月乃繼娶韓氏女弟則是書之成實在喪制之中矣有新娶之事流俗所傳誤也書凡一百六十八篇通考載作二十卷與此本不同蓋此本每題之下附載左氏傳文中間徵引典故亦略爲注釋故析爲二十五卷其注不知何人作觀其標題版式蓋麻沙所刊考宋史藝文志有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左氏博議綱目一卷疑當時書肆以成招標注散入各篇也楊士奇稱別有一本十五卷題曰精選黃虞稷稱明正德中有二十卷刊本今皆未見坊間所蓄之本僅十二卷非惟篇目不完併字句亦多妄削世久不見全書此本有董其昌名字二印又有朱彝尊收藏印亦舊帙之可寶者矣

春秋比事二十卷

浙江吳玉輝家藏本

舊本题宋沈棐撰棐始末無可考惟是書前有陳亮序稱其字文伯湖州人嘗爲葵之校官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案湖有沈文伯名長卿號霽齋居士爲常州倅杵秦檜貶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父何以云然豈別有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則非湖人也云云其說與亮迥異都穆聽雨紀談又據嘉定辛未廬陵譚月卿序以爲莆陽劉朔撰併稱月卿親見劉氏家本此本不載月卿序亦未審穆何所據疑以傳疑無從是正以陳亮去棐世近姑從所序

仍著業名其書前以諸國類次後以朝聘征伐會盟事蹟相近者各比例而爲之說持論頗爲平允本名春秋總論亮爲更此名元至正中嘗刊於金華其版久燬世罕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此本前有中興路儒學教授王顯仁序蓋猶從元刻傳錄者也

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魏了翁撰亦所輯九經要義之一也其書節錄注疏之文每條之前各爲標題而系以先後次第與諸經要義體例竝同考了翁序李明復春秋集義云余嘗覽諸儒之傳至本朝先正謂此爲經世之大法傳心之要典余懼益深乃哀萃以附於經尙慮觀書未廣擇理未精故未敢輕出李君乃先得我心而爲是書云云是了翁亦嘗哀輯衆說以注春秋其書未就而其所取於注疏者則尙見於是編凡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說煩重瑣屑者多刊除不錄而名物度數之間則削繁舉要本末燦然蓋左氏之書詳於典制三代之文章禮樂猶可以考見其大凡其遠勝公穀實在於此了翁所輯亦可謂得其要領矣原本六十卷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此本僅存三十一卷末有萬歷戊申中秋後三日龍池山樵彭年手跋一篇稱當時鏤帙不全後世無原本可傳甘泉先生有此書三十一卷藏之懷古閣中出以相示因識數言於後則亦難觀之本矣然甘泉爲湛若水之號若水登宏治乙丑進士至萬歷戊申凡一百四年不應尙在彭年與文徵明爲姻家王世貞序其詩集稱年死之後家人驚其遺篋則萬歷末亦不復存且九經要義皆刪節注疏而跋稱其訂定精密爲先儒所未論及尤不相合疑殘本偶存好事者僞爲此跋而未核其年月也

春秋分紀九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程公說撰公說字伯剛號克齋丹陵人居於宣化年二十五登第官邛州教授吳曦之亂棄官攜所著春秋諸書匿安固山中修之甫成而卒年僅三十七是書前有開禧乙丑自序淳祐三年其弟公許刊於宜春九年表九卷世譜七卷名譜二卷書二十六卷周天王事二卷魯事六卷大國世本二十六卷次國二卷小國七卷附錄三

卷其年表則冠以周及列國而后夫人以下與執事之卿皆各爲一篇其世譜則王族公族以及諸臣每國爲一篇傳則增以婦人名仲尼弟子而燕則有錄無書蓋原闕也名譜則凡名著於春秋者分五類列焉書則歷法天文五行疆理禮樂征伐職官七門其周魯及列國世本以及次國小國附錄則各以經傳所載分隸之條理分明敘述典贈所采諸儒之說與公說所附序論亦皆醇正誠讀春秋者之總匯也明以來其書罕傳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體例多與公說相同棟高非剽竊著書之人知其亦未見也此本出自揚州馬曰璐家與通考所載卷數相合內宋諱猶皆闕筆蓋從宋刻影鈔者劉光祖作公說墓誌稱其所作尙有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是殆刻意於左氏之學者宋自孫復以後人人以臆見說春秋惡舊說之害己也則舉三傳義例而廢之又惡左氏所載證據分明不能縱橫顛倒惟所欲言也則併舉左傳事蹟而廢之營諸治獄務燬案牘之文滅證佐之口則是非曲直乃可惟所斷而莫之爭也公說當異說全興之日獨能考核舊文使本末源流犁然具見以杜虛辨之口舌於春秋可謂有功矣

春秋講義四卷

永樂大典本

朱戴溪撰溪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開禧中溪爲資善堂說書累轉太子詹事時景獻太子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通鑑各爲說以進此即其春秋說也書中如以齊襄迫紀侯去國爲託復讎以欺諸侯以秦與楚滅庸爲由巴蜀通道以屢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爲晉人啟季氏出君之漸以定公戊辰卽位爲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時當韓侂胄北伐敗勦和議再成故於內脩外攘交鄰經武之道尤愔愔焉至卒葬之類並闕而不釋考宋代於喪服之制避忌頗深如何居居字語出檀弓禮部韻略即不載其他可知溪之不釋此類蓋當時講幄之體也嘉定癸未五月溪長子椅鉸木金陵學舍沈光序之寶慶丙戌牛大年復刻於秦州其序稱是書期於啟沃君聽天下學士不可得而聞蓋非經生訓詁家言故流傳未廣陳氏書錄解題不著於錄殆以是歟宋史藝文志作四卷王瓚溫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今外間絕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采尙散

見各條經文之下今謹爲夏輯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所關則取黃震日鈔所引補之仍從宋史釐爲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釋經文多從左氏故其間從公

殺者並附案語於下方焉

春秋集義五十卷綱領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李明復撰明復亦名命字伯勇始末無考據魏了翁序知爲合陽人嘉定中大學生爾是書首行題校正李上舍經進春秋集義次行又題後學巴川王夢應案朱彝尊經義考云宋藝文志載李明復春秋集義五十卷又載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卷嘗見宋季舊刻即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別有集義也此本乃無錫鄭儀蕙綠草堂藏本核其題名與彝尊所見本相合知經義考所說有據而宋志誤分爲二也張萱內閣書目稱其宋周程張三子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秋或其說有合於春秋者皆廣收之然所采如楊時謝湜胡安國朱子呂祖謙之說不一而足謝湜尤多萱蓋考之未審耳經義考載是書前有綱領二卷又有魏了翁序此本乃皆不載蓋傳寫佚之然春王正月條下自注曰餘見綱領上中二卷則綱領當有三卷故有上中下之分經義考作二卷亦小誤矣今檢永樂大典明復所著綱領尚存謹錄而補之仍釐爲三卷以還其舊焉

春秋集注十一卷綱領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張洽撰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中進士官至著作佐郎端平元年朝廷知洽家居著書宣命臨江軍守臣以禮延訪齋紙札賸寫以進書既上除洽知寶章閣會洽卒諡之曰文憲以其書付祕閣書首有洽進書狀自言於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粗備復做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注云云考朱子語錄深駁胡安國夏時冠纁之說洽此書以春爲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義合足破支離齟齬之陋車若水脚氣集乃深以洽改從屬正爲非門戶之見殊不足據至若水謂春秋一書質實判斷不得除非起孔子出來說當時之事與所以褒貶去取之意

方得今作集注便是 質實判斷此照語孟例不得語孟是說道理春秋是紀事且首先數句便難明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邊道是婦人一邊道是天子之世卿請僞譏世卿之說自是明訓恐是舉場尙明之論理雖是而事則非也云云其論亦頗中治之病要其合者不可廢也明洪武中以此書與朝安國傳同立學官迨永樂開胡廣等剽襲汪克寬纂疏爲大全其說專主胡傳科場用爲程式治書遂廢不行今此書遺本僅存而所謂集傳則佚之久矣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李琪撰琪字開伯吳郡人官國子司業其書成於嘉定辛未以諸國爲綱而以春秋所載事蹟類編爲目前有序後有論斷第一卷爲王朝及霸國 霸國之中黜秦僖楚莊而存宋襄又於晉文以下列自襄至定十君而特附以魯二卷爲周同姓之國而特附以三恪三卷皆周異姓之國而列秦楚吳越於諸小國後所論多有爲而發如譏晉文借秦抗楚齊悼結吳困楚則爲徽宗之通金滅遼而言譏紀侯隣於讎敵而不能自強則爲高宗之和議而言其意猶存乎鑒戒至於稱魯已滅之後至秦漢猶爲禮義之國則自解南渡之弱霸國之中 退楚莊秦穆而進宋襄則自解北轅之恥置秦楚吳越於諸小國後則又隱示抑金尊宋之意蓋借春秋以寓時事略與胡安國傳同而安國猶堅主復讎之義琪則徒飾以空言矣流傳已久姑錄以備一家且以見南宋積削之後士大夫猶依經託傳務持浮議以自文國勢日頹其來漸矣存之亦足示炯戒也

春秋通說十三卷

兩江總督陳進本

宋黃仲炎撰仲炎字若晦永嘉人其進是書表稱肄舉業而罔功李鳴復奏舉狀稱科舉之外窮經篤古蓋老而不第之士也書成於紹定三年其奏進則在端平三年自序謂春秋爲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所書之法爲教所書之事爲戒 自三傳以衰貶立意專門師授仍陋襲謬由漢以後類例益岐大義隱矣故其大旨謂直書事蹟義理自明於古來經師相傳王不稱天極不稱王之類一切闕之案朱子語錄云聖人據實而書是非得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

經部

春秋類二

夫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辭開求衰貶所在竊恐未然仲炎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論者蓋本於是何夢申作呂
大圭春秋或問序謂傳春秋者幾百家大抵以衰貶賞罰為主惟或問本朱子而盡斥之不知仲炎已先發之矣
中如於南季來聘據三傳戴記謂天子無聘諸侯之禮周禮時聘之說不足信於滕薛來朝謂諸侯無私相朝之
禮三傳俱謬則過於疑古以盟首止爲王世子立黨制父則過於深文以子同生爲傳語誤入經文以葬祭桓侯
爲公字之譌以同圍齊爲鬪字重寫之誤疑及正經亦未免慮爲推測然如謂季友爲巨姦竊交宮闈則成風私
事傳有明文辭嚴義正足以爲千古之大防矣其論胡安國之書曰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
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正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
之強而存天子疾大夫之僭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尊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爲者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竊用
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時之僭其可自爲僭哉其立義明白正大深得聖人之
意蓋迥非安國所及也

春秋說三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洪咨夔撰咨夔字舜俞於潛人歷官端明殿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有咨夔自序稱自考功罷歸杜門深
省作春秋說案本傳稱理宗初咨夔爲考功員外郎以竹史彌遠又言李全必爲國患爲李知孝梁成大所劾鐫
秩家居者七年是書蓋是時所作也又本傳第稱咨夔所著有兩漢詔令擊鈔春秋說等書而皆不載其卷數朱
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云止三卷而永樂大典載吳潛所作咨夔行狀則謂春秋說實三十卷今考是書篇
帙繁重斷非三卷所能盡潛與咨夔同官相契當親見其手定之本任臣所言蓋後來傳聞之誤耳其書議論明
峭而考據事勢推勘情僞尤多前人所未發如以書公子友如陳爲著季氏專魯之始以晉侯執曹伯負芻而不
爲曹立君正爲異日歸之地以書大蒐昌開爲季氏示威於衆以晉國人皆得筆削微意惟謂慶父出奔爲季
友故縱謂劉子單子以王猛入王城爲不知有君頗爲紕繆然棄短取長其卓然可傳者不能沒也今兩漢詔令

等書久已散佚此書亦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尚多載其文謹哀輯編次釐正譌舛仍分爲三十卷以還傳觀至春秋經文三傳各有異同今咨夔原本經文已不可見就其所說推之知其大概多從左氏而間亦參取於公穀今竝加案語附識其下又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原本已佚而他家經解又絕無徵引無從其補今亦姑闕之焉

春秋經筮十六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宋趙鵬飛撰鵬飛字企明號木訥綿州人其意以說經者拘泥三傳各護師說多失聖人本旨改爲此書主於據經解經其自序曰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無傳以前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又曰三傳固不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有時得聖意者夫三傳去古未遠學有所受其間經師衍說漸失本意者固亦有之然必一舉而刊除則春秋所書之人無以核其事所書之事無以核其人即以開卷一兩事論之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卽位其失在夫婦嫡庶之閒苟無傳文雖有窮理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不能知爲武姜子莊公弟也然則舍傳言經談何容易啖助趙匡攻駁三傳已開異說之萌至孫復而全棄舊文遂貽春秋家無窮之弊禁條鐵圍山叢談載鹿谿生黃沈之說曰今時爲春秋者不探聖人之志遂傳則論魯三桓鄭七穆窮經則會計書甲子者若干書使書伐凡幾云云沈從學於陳瓘黃庭堅其授受尙有淵源而持論業已如此蓋皆沿復之說也鵬飛此書亦復之流派其最陋者至謂經書成風不知爲莊公之妾僖公之妾付之闕疑張尙瑗三傳折諸議其臆解談經不知左氏有成風事季友而屬僖公之事不值一喙頗爲切中其病然復好持詩論鵬飛則頗欲原情其平允之處亦不可廢寸有所長存備一說可矣

春秋或問二十卷附春秋五論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呂大圭撰大圭字圭叔號樸鄉南安人淳祐七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

檢討官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嘗撰春秋集傳今已散佚此或問二十卷即申明集傳之意也大旨於三傳之中多主左氏穀梁而深排公羊於何休解詁斥之尤力考三傳之中事蹟莫備於左氏義理莫精於穀梁惟公羊雜出衆師時多偏駁何休解詁率合識緯穿鑿尤多大主所論於三家得失實屬不誣視諸家之棄傳談經固迥然有別所著五論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程端學嘗稱五論明白正大而所引春秋事時與經意不合今考或問之中與經意亦頗有出入大概長於持論而短於考實然大主後於德祐初由興化遷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城降大主抗節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謂深知春秋之義其書所謂明分義正名實者幾微爲聖人之特筆者侃侃推論大義凜然足以維綱常而衛名教又不能以章句之學錙銖繩之矣

春秋詳說三十卷

兩江總督
探進本

宋家鉉翁撰鉉翁號則堂以蔭補官後賜進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末有龔璠跋曰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瀛州者十年成此書自瀛寄宣託於其友潘公從大藏之今考宋史本傳稱鉉翁在河閒以春秋教授弟子河閒卽瀛州也又鉉翁則堂集中有爲其弟所作志堂說稱余自燕以來瀛卒春秋舊業成集傳三十卷篇末題甲申正望甲申爲至元二十一年上距宋亡凡十年與璠跋十年之說合下距元貞元年賜號放歸復十年與璠跋成書於瀛之說亦合惟鉉翁自稱集傳而此曰詳說或後又改名歟其說以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其或詳或略或書或不書大率皆抑揚予奪之所繫要當探得聖人心法所寓然後參稽衆說而求其是故其論平直通達非孫復胡安國諸人務爲刻辭者所能及其在河閒作假館詩云平生著書苦不多可傳者見之春秋與周易蓋亦確然自信者今惟此書存其周易則不可考矣

讀春秋編十二卷

內府
藏本

宋陳深撰深字子微平江人嘗題所居曰清全齋因以爲號朱彝尊經義考引盧熊蘇州志稱深生於宋宋亡篤志

古學閉門著書天歷開奎章閣臣以能書薦潛匿不出考鄭元祐僑吳集有深次子植墓誌據其所稱植以至正二十二年卒年七十則植生於至元三十年癸巳又自稱長於植一年少於深三十餘年則深之生當在開慶景定間宋亡之時僅及弱冠故至天歷間尚存也所著有讀易編讀詩編今竝未見惟此書僅存其說大抵以胡氏爲宗而兼采左氏蓋左氏身爲魯史言必有據非公羊穀梁傳間疑似者比自宋人喜以空言說春秋遂併其事實而疑之幾於束諸高閣深所推闡雖別無新異之見而獨能考據事實不爲虛構恃氣廢傳求經之高論可謂篤實君子未可以平近忽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八

經部二十八

春秋類三

春秋提綱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鐵山先生陳則通撰不著爵里亦不著時代其始末未詳朱彝尊經義考列之劉莊孫後王申子前然則元人也是書綜論春秋大旨分門凡四曰征伐曰朝聘曰盟會曰雜例每門中又區分其事以類相從題之曰例然大抵參校其事之始終而考究其成敗得失之由雖名曰例實非如他家之說春秋以書法為例者故其言闕肆縱橫純為史論之體蓋說經家之別成一格者也其雜例門中論春秋為用夏正猶堅守胡安國之說然安國解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解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全襲董仲舒劉向之義則通災異例中獨深排漢儒事應之謬則所見固勝於安國矣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

內府藏本

元俞皋撰皋字心遠新安人初其鄉人趙良鈞宋末進士及第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授鄉里皋從良鈞受學因以所傳著是書經文之下備列三傳其胡安國傳亦與同列吳澄序謂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傳之名亦權輿於澄序中胡傳曰尊此其漸也然皋雖以四傳並列而於胡傳之過偏過激者實多所匡正澄序所謂玩經下之釋則四傳之是非不待辯而自明可謂專門而通者固亦持平之論矣觀皋自序稱所定十大例悉以程子傳為宗又引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時宜於義不同而辭同事同而辭不同者反復申明不可例拘之意又稱學者宜熟玩程傳均無一字及安國蓋其師之學本出於程子特以程傳未有成書而胡傳方為當代所傳習故取與三傳並論之統核全書其大旨可以概見固未嘗如明代諸人竟尊胡傳為經也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書采摭諸家傳注而閒以己意論斷之首為總例凡分七綱八十一目其天道人紀二例澄所創作餘吉凶軍賓嘉五例則與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互相出入似乎暗襲然澄非暗襲人書者蓋澄之學派兼出於金谿新安之間而大亨之學派則出於蘇氏澄殆以門戶不同未觀其書故與之關合而不知也然其縷析條分則較大亨為密矣至於經文行款多所割裂而經之闕文亦皆補以方空於體例殊為未協則澄於諸經率皆有所點竄不獨春秋為然讀是書者取其長而置其所短可也明嘉靖中嘉興府知府蔣若愚嘗為錢木湛若水序之歲久散佚世罕傳本王士禎居易錄白云未見其書又云朱檢討曾見之吳郡陸醫其清家是朱彝尊經義考之注存亦僅一觀此本為兩淮所採進始即傳寫陸氏本歟久微而著固亦可寶之矣

春秋諸國統紀六卷目錄一卷 浙江吳王 縣家藏本

元齊履謙撰履謙字伯恒大名入官至太史院使事蹟具元史本傳此書乃其延祐丁巳為國子司業時所作前有自序謂今之春秋蓋聖人合二十國史記為之自三傳專言褒貶於諸國分合與春秋所以為春秋概未之及故敘類此書以備諸家之闕凡二十有二篇首魯次周次宋次齊次晉次衛次蔡次陳次鄭次曹次秦次薛次杞次滕次莒次邾次許次宿次楚次吳自內魯尊周外各以五等之爵為次其人春秋後降爵者則隨所降之爵列之而楚吳以僭王殿焉目錄謂此皆國史具在聖人據以作春秋者又以諸小國諸亡國釐為二篇附錄於末目錄謂此無國史因二十國事所及而載者皆先於各國下列彼大勢與其非比之意 題曰某國春秋統紀蓋據墨子有百國春秋徐彥公羊疏有孔子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之文 故不主因魯史從赴告之義也案春秋如不據魯史不應以十二公紀年如不從赴告不應倍公以後晉事最詳僖公以前晉乃不載一事此蓋撥拾雜說不考正經且魯史不紀周年內魯可也履謙分國編次而魯第一周第二不曰王人雖微加於諸侯之上乎況天王也至於隱公八年葬蔡宣公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竝經有明文履謙漏此二條乃於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謂諸國皆僭稱公惟蔡仍舊章反引左傳為證殊為踈舛又經書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

白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其事更無疑義穀梁傳疑故志之之說已爲不核事實履謙乃竟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尤爲乖謬以其排比經文頗易尋覽所論亦時有可采故錄存之吳澄序稱其總數有通務合書法間或求之太過要之不苟爲言蓋瑕瑜不掩澄已有微辭矣

春秋本義三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程端學撰端學字時叔號積齋慶元人至治元年舉進士第二官國子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韓性傳中是書乃其在國學時所作采自三傳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寧波府志及千頃堂書目均稱所採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爲通論一篇問荅一篇綱領一篇其下依經附說類次羣言間亦綴以案語左傳事蹟即參錯於眾說之中體例頗爲糅雜其大旨仍主常事不書有貶無褒之義故所徵引大抵孫復以後之說往往攪繞支離橫加推行事事求其所以貶如經書紀履綸來逆女伯姬歸于紀此自直書其事舊無褒貶端學必謂履綸非命卿紀不當使來迎魯亦不當聽其迎夫履綸爲命卿固無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據乎紀叔姬之歸鄙舊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歸於夫族端學必以爲當歸魯而不當歸鄆斯已刻矣乃復誣以失節於紀季此又何所據乎至於宋儒之駁左傳不過摘其與經相戾如經曰楚子麋卒而傳曰遇弑之類耳端學乃事事皆云未知信否則天下無可據之古書矣以其尙頗能糾正胡傳又所採一百七十六家其書佚者十之九此書猶略見其梗概姑錄之以備參考焉

春秋或問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程端學撰端學既輯春秋本義復歷舉諸說得失以明去取之意因成此書蓋與本義相輔而行者也其中最紕繆者莫過於堅執周夏正一條反覆引譬至於一萬餘言無一不郢書燕說甚至於隱公元年不書即位亦謂即位當在前年十一月故正月不書以爲改正不改月之證其陋殆不足與辨然其他論說乃轉勝所作之本義蓋本義由誤從孫復之說根柢先乖故每事必穿鑿其文務求聖人所以貶卽本條無可譏彈亦必旁引一事

或旁引一人以當其罪遂至於支離輻轉多與經義相違此書則歷舉諸家各加抨擊雖過疑三傳未免乖方至於宋代諸儒一切深刻瑣碎之談附會牽合之論轉能一舉而摧陷之然則本義之失失於芟除糾結之後又自生糾結耳若此書所辨訂則未嘗盡不中理也棄短取長固亦未可竟廢焉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元程端學撰是書以攻駁三傳為主凡端學以為可疑者皆摘錄經文傳文而疏辨於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廢傳

之心而百計以求其瑕類求之不得則以不可信一語概之蓋不信三傳之說於於啖助趙匡 案韓愈贈盧仝詩有春秋三傳東高

關獨抱遺經究終始之句全與啖趙同時蓋亦宗二家之說者以所作春秋摘微已佚故今據現存之書惟稱啖趙其後析為三派孫復尊王發微以下棄傳而不駁傳者

也劉敞春秋權衡以下駁三傳之義例者也葉夢得春秋識以下駁三傳之典故者也至於端學乃兼三派而用

之且併以左傳為偽撰變本加厲罔顧其安至是而橫流極矣平心而論左氏身為國史記錄最真公羊穀梁去

聖人未遠見聞較近必斥其一無可信世寧復有可信之書此真妄構虛解深誣先哲至於褒貶之義例則左氏

所見原疎公穀兩家書由口授經師附益不免私增誠不及後來之精密端學此書於研求書法糾正是非亦千

慮不無一得固未可惡其剛愎遂概屏其說也通志堂經解所刊有本義有或問而不及此書據納例性德之序

蓋以殘闕而置之此本為浙江吳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蠹蝕最甚有每行惟存數字者然第二卷以下則尚皆完

整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補其文遂復為全帙吳本於左氏所載諸軼事每條之下俱注非本義不錄字疑為

端學定彙之時加以簽題俾從刪削而繕寫者仍誤存之也以原本如是今亦姑仍其舊焉

春秋識義九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王元杰撰元杰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間領鄉薦以兵興不仕教授鄉里以終昔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之

論春秋亦無專書元杰乃斬其緒言分綴經文之下復刪掇胡安國傳以盡其意安國之書在朱子前而其說

皆列朱子後欲別所尊故不以時代拘也其間如隱公四年州吁條下備錄朱子邶風擊鼓篇傳於春秋書法

無關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杰以己意推闡別標曰讞如桓公四年紀侯夫去條下程子以大爲紀侯之名意主責紀不責齊元杰之讞則委曲恕紀不從程子之說而全書之內於朱子無一異辭其宗旨概可見矣恭讀 御題詩註以程朱之重儆目之允足破鄉曲豎儒守一 先生之錮見又其書襲某夢得之謬以讞爲名亦經 御題嚴闢尤足以戒刻深鍛鍊以法家說春秋者以其 謹守舊文尙差勝無師警說故仍錄存之而敬述 聖訓明正其失如右原書十二卷久無刊本今諸家所藏皆佚脫其後三卷無從校補亦姑仍之焉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浙江德清杜家天一閣藏本

元李廉按廉字行簡廬陵人明楊士奇東里集云廉於至正壬午以春秋舉於鄉擢陳祖仁榜進士官至信豐令遇寇亂守節死時南北道梗未及旌褒明初修元史時故交無在當路者有司又不知 採錄以聞故史竟遺之則廉實忠義之士非以空言說經者矣此書以諸家之說會萃成編自序謂 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三傳注 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 陳張並列擢其長也又備采 諸儒成說及他傳記 略加疏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然是編雖以胡氏爲主而駁正殊多又參考諸家並能撮其長義一事之疑一辭之異皆貫串全經以折衷之如謂仲子非嫡隱公不得謂之攝齊桓之霸基於僖襄三桓之盛兆於魯僖不書吳越夫椒責其不能復讎書葬昭公罪魯不以季氏爲逆書葬劉文公罪畿內諸侯之僭書築蛇淵圍責定公受女樂而荒持論俱明白正大總論百餘條權衡事理尤得比事屬辭之旨故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多採錄焉廉自序題至正九年己丑又稱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乃成是書 考元史陳祖仁榜在順帝至正二年蓋廉於鄉舉之歲即登進士第而進籍頗晚閉戶著書故得潛心古義不同於科舉之學也

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大正四年全書總目 卷二十八

經部

春秋類三

三

元鄭玉撰玉事蹟詳元史忠義傳其體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敘事則專主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論則先以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經有殘闕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誤則稽於經以證其謬大抵平心靜氣得聖人之意者爲多所著師山集中有屬王季溫刊春秋闕疑書至被執就死之時 惟惓惓以此書爲念蓋其平生精力所注也其序謂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又有聖人之特筆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又曰聖人之經辭簡義奧固非淺見臆說所能窺測所以歲月既久殘闕滋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其論皆洞達光明深得解經之要故開卷周正夏正一事雖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卽闕而不講慎之至也昔程端學作春秋本義等三書至正中官爲刊行而日久論定人終重玉此書豈非以玉之著書主於明經以立教端學之著書主於詆傳以邀名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玉字子美歙縣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辭明兵入徽州守將迫之降玉不屈死與宋呂大圭及同時李廉均可謂能明大義不愧於治春秋矣明郎瑛七修類彙乃謂玉旣不受元爵自當仕明謂之當生而不生其說殊謬伯夷叔齊豈嘗受殷爵哉瑛所云云所謂小入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也

春秋集傳十五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趙汝撫汝有周易文詮已著錄是書有汝自序及其門人倪尙說後序尙說稱是書初彙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刪削迄丁酉成編旣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彙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歲在戊寅重著是傳草創至昭公二十八年乃疾疢難厄閱筆未續至洪武己酉遂卒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尙說據屬辭義例續之序中所謂策書之例十有五筆削之義八者亦尙說更定而原本有譌誤疎遺者咸補正焉則此書實成於尙說之手然義例一本於汝猶汝書也汝自序曰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旣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皆不攻而自破可謂得說經之要領矣

春秋師說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趙汭撰汭常師九江黃澤其初一再登門得六經疑義十餘條以歸已復往留二載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故題曰師說明不忘所自也汭作左傳補注序曰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丘明杜元凱爲主又作澤行狀述澤之言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之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又稱嘗考古今禮俗之不同爲文十餘通以見虛辭說經之無益蓋其學有原本而其論則持以和平多深得聖人之旨汭本其意類爲十一篇其門人金居敬又集澤思古十吟與吳澈二序及行狀附錄於後行狀載澤說春秋之書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筆削本旨諸侯取女立子通考傳隱不書卽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春秋指要蓋卽所謂爲文十餘通者朱彝尊經義考又載有三傳義例考今皆不傳惟賴汭此書尙可識黃氏之宗旨是亦讀孫覺之書得見胡瑗之義者矣

春秋屬辭十五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趙汭撰汭於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旣定集傳初藁又因禮記經解之語悟春秋之義在於比事屬辭因復推筆削之旨定著此書其爲例凡八一日存策書之大體二曰假筆削以行權三曰變文以示義四曰辨名實之際五曰謹內外之辨六曰特筆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類八曰辭從主人其說以杜預釋例陳傳良後傳爲本而亦多所補正汭東山集有與朱楓林書曰謂春秋隨事筆削決無凡例前輩言此亦多至丹陽洪氏之說出則此段公案不容再舉矣其言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歷家卽周天之數以爲度此論其當至黃先生則謂傳史有例聖經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不彰則又精矣今汭所纂述却是比事屬辭法其間異同詳略觸事貫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所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爲一切之說以自欺而漫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辭名書又有與趙伯友書曰承筆削行狀作黃先生傳特奉納師說一部屬辭一部尊兄旣熟行狀又觀師說則於六經復古之學艱苦之由已得大概然後細

看屬辭一過乃知區區抱此二十餘年非得已不已強自附於傳注家以微名當世之謂也其書參互錯綜若未易觀然其入處祇是屬辭比事法無一義出於杜撰云云其論義例頗確其自命亦甚高今觀其書刪除繁瑣區以八門較諸家爲有緒而目多者失之糾紛目少者失之強配其病亦略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稟曰尤嫌繳繞故仍爲卓爾康所譏請見爾康春秋辨義蓋言之易而爲之難也顧其書淹通貫穿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故附會穿鑿雖不能盡免而宏綱大旨則可取者爲多前有宋濂序所論春秋五變均切中枵腹游談之病今併錄之俾憲臆設經者知情狀不可揜焉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汭撰汭尊黃澤之說春秋以左氏傳爲主注則宗杜預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傳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陳傅良左傳章旨通之是書卽采傅良之說以補左傳集解所未及其大旨爲杜偏於左傅良偏於穀梁若用陳之長以補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傳之非則兩者兼得筆削義例觸類貫通傳注得失辨釋悉當不獨有補於杜解爲功於左傳卽聖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見蓋亦春秋家持平之論也至杜預釋例白孔穎達散入疏文久無單行之本永樂大典所採錄得見者亦稀陳傅良之章旨世尤罕睹汭所采錄略存梗概是固考古者所亟取矣

春秋金鎖匙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汭撰其書撮舉聖人之特筆與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類者互相推勘考究其異同而申明其正變蓋合比事屬辭而一之大旨以春秋之初主於抑諸侯春秋之末主於抑大夫中間齊晉主盟則視其尊王與否而進退之其中如謂聖人既祀之爵降侯爲子與毛伯錫命稱天王稱錫爲以君與臣之詞召伯錫命稱天子稱賜爲彼此相與之詞雖尙沿舊說之陋而發揮書法條理秩然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亦庶幾近之矣考宋沈恭嘗有春秋比事一書與此書大旨相近疑汭未見其本故有此作然二書體例各殊沈詳而盡趙簡而明固不

妨於竝行也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十卷

湖江吳玉
鼎家藏本

元汪克寬撰克寬有禮經補逸已著錄是書前有克寬自序稱詳註諸國紀年諡號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可求聖筆之真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氏之闕疑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然其大旨終以胡傳爲宗考元史遷舉志延祐二年定經義經疑取士條格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傳虞集序中亦及其事蓋兼爲科舉而設吳澄序俞昇春秋釋義所謂以胡傳從時尚者也陳霆兩山墨談譏其以魯之郊祀爲夏正復以魯之烝嘗爲周正是亦遷就胡傳不免騎牆之一證然能於胡傳之說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於一家之學亦可云詳盡矣明水樂中胡廣等修春秋大全其凡例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爲據例依林氏其實乃全翻克寬此書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

春王正月考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張以寧撰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元奉定丁卯進士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冊封安南王還卒於道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史稱以寧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尤專春秋多所自得撰胡傳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踰半歲始卒業今胡傳辨疑已佚惟此書存考三正歷更時月竝改經書正月繫之於王則爲周正不待辨正月正歲二名載於周禮兩正竝用皆王制也左氏發傳特曰王周正月則正月建子亦無疑自漢以來亦無異議至唐劉知幾史通始以春秋爲夏正世無信其說者自程子泥於行夏之時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歛胡安國遂實以夏時冠周月之說程端學作春秋或問遂堅持門戶以梅賾爲書爲據而支離蔓引以證之愈辨而愈滋顛倒夫左氏失之誣其間偶爾失真或亦閒有至於本朝正朔則婦人孺子皆知之不應左氏誤記卽如程子之說以左氏爲秦人亦不應距周末僅數十年卽不知前代正朔也異說紛紛殆不可解以寧獨徵引五經參以史漢著爲一書決數百載之疑案可謂卓識至於當時帝王之後許用先代正朔故宋用商正見

於長葛之傳諸侯之國亦或用夏正故傳載晉事與經皆有兩月之差古書所記時有參互後儒執為論端者蓋由於此以寧尚未及抉其本原又伊訓泰誓諸篇皆出古文本不足據以寧尚未及明其僞託而周禮正歲正月之兼用僅載鄭注數語亦未分析暢言之以誌疑似於辨證尚為未密然大綱既得則細目之少疎亦不足以病矣

春秋鉤元四卷

浙江吳玉
樞家藏本

明石光霽撰光霽字仲濂泰州人張以寧之弟子也洪武十三年以薦為國子監學正擢春秋博士明史文苑傳附載張以寧傳中史稱元故官來京者危素及以寧名尤重素長於史以寧長於經素宋元史稟俱失傳而以寧春秋學遂行門人石光霽作春秋鉤元云云則此書猶以寧之傳也大旨本張大亨吳澄之意以春秋書法分屬五禮凡失禮者則書之以示褒貶因考周禮經注詳錄吉凶軍賓嘉五禮條目其有五禮不能盡括者如年月日時名稱爵號之類則別為雜書法以冠於首每條書法之下採集諸傳之詞以切要者為綱發揮其義者為目大概以左傳公穀胡氏張氏為主義有未備者亦間採啖趙諸儒之說而總以己意折衷之其所稱張氏即以寧也史稱以寧長於春秋著有春秋胡傳辨疑及春王正月考今辨疑已佚賴光霽能傳其說是編所引以寧之言為最多尚可見其梗概前有序文一篇無撰人名氏言啖趙之纂例詳於經而略於傳纂疏會通之書備於傳而略於經茲能損益其所未備其稱許頗當朱彝尊經義考作四卷此本不分卷數疑傳寫者所合併今從彝尊之說仍析為四卷著錄焉

春秋大全七十卷

內府
藏本

胡永樂中胡廣等奉敕撰考宋胡安國春秋傳高宗時雖經奏進而當時命題取士實兼用三傳禮部韻略之後所附條例可考也元史選舉志載延祐科舉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國傳定為功令汪克寬作春秋纂疏一以安國為主蓋遵當代之法耳廣等之作是編即因克寬之書稍為點竄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永樂中敕

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爲據例依林氏實則全襲纂疏成書雖奉敕纂脩實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邀天下後世詎可欺乎云云於廣等之駁闕可爲發其覆矣其書所採諸說惟憑胡氏定去取而不復考論是非有明二百餘年難以經文命題實以傳文立義至於元代合題之制尚考經文之異同明代則割傳中一字一句牽連比附亦謂之合題使春秋大義日就榛蕪皆廣等導其波也迨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胡傳裕刻不情迂闊鮮當之論始一一駁正頒布學宮我 皇上又刊除場屋合題之例以杜竅鑿筆削微旨乃灼然復著於天下廣等舊本原可覆瓿置之然一朝取士之制既不可不存以備考且必睹荒途之蒙翳而後見芟蕪除穢之功必經歧徑之迷惑而後知置郵樹表之力存此一編俾學者互相參證益以見明代學術之陋而 聖朝經訓之明也

春秋經傳游疑一卷

內府藏本

明童品標品字廷式號慎齋簡溪人宏治丙辰進士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官至兵部員外郎朱國楨湧幢小品則稱其登第後爲兵部主事僅兩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讀書喪明而卒其學問行誼不後於章懋而以有傳有不傳爲惜所述本末甚詳知經義考以傳聞誤也是書前有自序題成化戊戌冬十一月末又有宏治壬戌二月跋云是歲品以儒學生教授於陸生震汝亨之家成此一帙距今二十五年云云考國楨所紀品以成化丙午始舉於鄉是書之成在前八年故自稱曰儒學生其登第在宏治丙辰下距壬戌七年正僅滿兩考之歲蓋序作於未第時跋作於致仕後也春秋三傳左氏采諸國史公穀授自經師草野之傳聞自不及簡策之紀載其義易明是編論左氏所載事蹟凡九十三條於三傳異同者大抵多主左氏而駁公穀蓋由於此然於宋師圖曹則疑左氏所載不甚明瞭於華元出奔晉一條亦有疑於左氏則亦非堅持門戶偏黨一家者也刻本久佚故未彙尊經義考注云未見此蓋傳鈔舊本幸未佚者固宜亟錄而存之矣

春秋正傳三十七卷

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禮經傳測已著錄此書大旨以春秋本魯史之文不可強立義例以臆說汨之惟當考之於
事求之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皆可得因取諸家之說釐正之其曰正傳者謂正諸傳之謬也其體例
先引三傳次列諸儒之言而以己意為之折衷頗與劉敞權衡相近中間如論隱公不書即位則謂以不報故不書
乃史之文非夫子之所削論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則謂若以稱爵稱人有衰貶則人衛可矣人蔡何為其不入
宋又何為決非聖人之義其論衛人立晉則謂衛人者他國稱之之詞說旨不足泥其論滕侯卒則謂諸侯宜薨
而書卒或葬或不葬皆魯史之舊聖人無所加損論宋公衛侯遇于垂則謂史因報而書之聖人因史而存之前後
議論率本此書春秋治亂世之書謂聖人必無特筆於其間亦不免矯枉過正然比事屬辭春秋之教若水能舉向
來穿鑿破碎之例一掃空之而核諸實事以求其旨猶說經家之謹嚴不支者矣

左傳附註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陸粲撰粲字子餘長洲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工科給事中劾張璠杜璡副都鎮驛驛水終於 未新縣知縣事
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前三卷駁正杜預之注義第二卷駁正孔穎達之流文第五卷駁正陸德明左傳釋文之音義
多竄采諸家之論亦間斷以己意於訓詁家頗為有裨顧炎武日知錄於駁正左傳注後附書曰凡邵陸傳三先生
所已辨者不錄邵者邵實左傳編傳者傳遜左傳屬事陸即粲也蓋炎武亦甚重此書矣粲又有春秋左傳鐫三卷
大意以左傳為戰國人作而劉歆又以意附益故往往卑賤不中道或為奇言怪說驚於末流考粲以左傳為出戰
國蓋因程子謂臆為秦禮庶長為秦官已為膠固其以竄亂歸之劉歆蓋因林栗謂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詞
尤無佐證未免務為高論仍蹈明人臆揣之習所謂畫蛇添足者也故惟錄此編而左傳鐫則別存其目焉

春秋胡氏傳辨疑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陸粲撰前有自序謂胡氏說經或失於過求詞不厭煩而聖人之意愈晦故著此以辨論之大旨主於信經而不
信例其言曰不以正大之情觀春秋而曲生意義將焉所不至矣又曰昔之君子有言春秋無達例如以例言則有

時而窮惟其有時而窮故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又曰春秋褒善貶惡不易之法今用此說以誅人又忽用此說以賞人使後世求之而莫識其意是直舞文吏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其抉摘說經之弊皆洞中癥結其例皆先列胡傳於前而以己說糾正於後如以春秋始於隱公獨取歐陽氏之說以爲遠而難明者不修而不取胡氏罪平王之說於紀履緌來逆女以爲齊侯滅紀葬伯姬書而不取胡氏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止之說於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以爲齊姜敬嬴穆姜皆稱婦以文宣成皆有母稱婦以別於君母而不取胡氏貶稱婦以見惡之說於齊人來歸鄆護輒陰田以爲魯及齊平而歸田不必以夾谷之會悉歸功於孔子三傳家語及史記皆未足據而不取胡氏所稱攝相卻齊兵之說如此者凡六十餘條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破繁文曲說之弊自元延祐二年立胡傳於學官明未樂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相沿墨守莫敢異同惟彙及袁仁始顯攻其失其後若俞汝言焦袁嘉張自超等踵以論辨乃推闡無餘雖卷帙不多其有功於春秋固不尠也宋彙尊經義考作四卷注云未見此本祇上下二卷實無所闕佚殆彙尊考之未審歟

春秋明志錄十二卷

浙江吳玉
樞家藏本

明熊過撰過有周易象指決錄已著錄其著周易頗不主先儒舊說此書亦多自出新意辨駁前人於公羊穀梁及胡安國傳俱有所糾正而攻左傳者尤甚如以邢遷于夷獲爲邢自遷非桓公遷之以城楚丘爲魯備戎而城非桓公城以封衛以晉人執虜公爲存於其國制之使不得他去而非執以歸以歸母之會辭子華爲不實以泚盟謀王室爲誣說以用鄧子爲出自邾人非宋公之命以晉懷公爲卓子之諡文公未嘗殺子圍以趙盾並未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以衛石惡爲孫氏黨非甯氏黨以楚殺慶封非以罪討無咎斧鉞徇軍事俱不免鑿空立說又如以郭公爲烏名謂如螟蟻之類書以紀異以梁亾爲魯大夫會盟所聞歸而言之不由赴告故不著其亾之由亦多出於臆斷大抵務黜三傳如程端學端學不過疑傳過乃至意造事蹟其弊更甚於端學然端學多繳繞拘牽格格然不能自達過則斷制分明純繆者極其純繆平允者亦極其平允卓爾康春秋彙義謂其頗出新裁

時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語固不誣故今糾其廢傳之失以彰炯戒而仍不沒其所長焉

春秋正旨一卷 安微巡撫採進本

明高拱撰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諱文襄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之作蓋以宋以來說春秋者穿鑿附會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書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經意以訂其謬而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尚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滕侯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斷無貶削天子降封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鄆謹龜陰用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胡傳以天自處之非次論春秋作於哀公十四年乃孔子卒之前一歲適遇獲麟因而書之經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次論說經以左氏為長胡氏為有激而作餘諸家之紛紛皆由誤解天子之事一語其言皆明白正大足破說春秋者之痼疾卷帙雖少要其大義凜然多得經意固迥出諸儒之上矣

春秋輯傳十三卷宗旨一卷春秋凡例二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錄已著錄是編朱彝尊經義考作十五卷又別出凡例二卷注曰未見此本凡輯傳十三卷前有宗旨三篇附論一篇共為一卷與十五卷之數不符蓋彝尊偶誤又凡例二卷今實附刻書中彝尊亦偶未檢也其輯傳以宋子為宗博采諸家附以論斷未免或失之茫然大旨猶為醇正其凡例則比類推求不涉穿鑿較他家特為明簡明人之說春秋大抵範圍於胡傳其為科舉之計者庸虛固不足言其好持議論者又因仍苛說彌用推求巧詆深文爭為刻酷尤失筆削之微旨樵作此書差為篤實其在當日亦可云不侈於俗也者矣

春秋億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學謨撰學謨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是編序題春秋億而卷首題曰徐氏海隅集目錄又題曰外編蓋其全集之一種十二公各為一篇不載經文而一一排比年月隨經詮義蓋漢代經傳別行原

不相屬似乎創例實古法也。大旨以春秋所書皆據舊史。舊史所闕聖人不能增益如隱莊閔僖不書即位桓三年以後不書王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不稱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無皆非理人所筆削。一掃公羊穀梁無字非例之說與孫復胡安國無事非議之論。夫春秋之作既稱筆削則必非全錄舊文。漫無褒貶學誤持論雖未免矯枉過直。然平心靜氣不事辯爭。言簡理明。多得經意。實勝宋元諸儒之穿鑿其駁夏時周月之說。曰爲下而先倍焉在。其爲春秋也可謂要言不煩者矣。

春秋事義全考十六卷 瓶江巡撫 採進本

明姜寶撰。寶有周易傳義補疑已著錄。明史藝文志朱彝尊經義考俱載是書二十卷。而此少四卷。然檢其篇帙未見有所闕佚疑或別有附錄而佚之歟。其大旨雖以胡傳爲本而亦頗參以己意。襄公昭公以下胡傳多闕亦嘗爲補。晉中則地名以今證古。雖開有考訂皆無以甚異於諸家。惟向來說春秋者以筆削褒貶爲例。故如王不稱天公不書即位之類。皆謂孔子有意貶絕是。褒譏之法且將上施於君父。揆諸聖人明倫垂教之本意。當必不然。寶獨謂孔子於周王魯侯事有非者直著其非而已。後人說經用惡字罪字譏貶字皆非聖人之意。其言明白正大。爲啖趙以來所未及。可謂闢筆削之微意立名教之大防。雖頗近科舉之學。不以害其宏旨也。

春秋胡傳考誤一卷 通行本

明袁仁撰。仁有尙書笺彙編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謂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承君命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而於經。未必盡合其說。良是至謂安國之傳非全書則不盡然。安國是編自紹興乙卯奉敕纂修。至紹興庚申而後繕本進御。豈有未完之理哉。然其抉摘安國之失。如周月非冠夏時。盟宿非宿君與盟宰渠伯糾宰非冢宰伯非伯。僖夏五非舊史闕文。齊仲孫來之非貶召陵之役。齊桓不得爲王。德管仲不得爲王。佐首止序王世子於末。非以示謙。晉卓子立已踰年。非獨里克奉之爲君。季姬之遇。鄒子非愛女。使自擇。婚臧風食牛角。非三桓之應。正月書襄公在楚。非以存魯君之名。男子使札非罪其讓國。左傳莒展與事以

攻富為已攻齊豹非求名不得歸鄆謹龜陰非聖人自書其功獲麟而誇以蕭詔河洛為傳者之陋皆深有理
解他若會防一條義不係於胡傳蔡桓侯一條謂葬以侯禮亦以意為之別無顯證言之紛如本非大夫不應
與孔父仇牧一例見經仁一概排之則吹求太甚矣

左傳屬事二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傅遜撰遜字士凱太倉人嘗遊歸有光之門困頓場屋晚歲乃以歲貢授建昌訓導是書發端於其友王執禮
而遜續成之倣建安袁樞紀事本末之體變編年為屬事以題分題以國分傳文之後各彙括大意而論之於
杜氏集解之未安者頗有更定而凡傳文之有乖於世教者時亦糾正焉遜嘗自云傳中文義頗弱思慮特於地
理殊多遺憾恨不獲徧蒐天下郡縣志而精考之又云元凱無漢儒不能為集解遜無元凱不能為此注其用
心深至推讓古人勝於文人相輕者多矣

左氏釋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馮時可撰時可字敏卿號元成華亭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湖廣布政司參政事蹟附見明史馮恩傳此書
皆發明左傳訓詁中如解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謂王者事神治民有祠而無祈有省而無
禳用鼓已未何況於攻董仲舒杜預之說皆誤考周禮大祝六祈一曰禋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祭五曰攻六曰
說鄭康成注謂攻說則以辭責之如其鳴鼓然則攻固六祈之一矣時可所言殊為失考至昭公二十九年賦晉
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注孔疏皆謂治石為鐵用囊扇火謂之鼓計會一鼓便足時可則引王肅家語注云三十
斤為鈞四鈞為石四石為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以鑄刑書適給於用則勝注疏說多矣蓋雖開有臆斷而情核
者多固趙汭補註之亞也此書舊與左氏討左氏論合為一書總標曰元敏天池集意當時編入集內故鈔本尙
襲舊題今惟錄此編而所謂討與論者則別存目故各分著其名焉

春秋質疑十二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楊于庭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兵部職方司郎中此書之旨以初安國春秋傳意主納牖
褒諱抑損不無附會於春秋大義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於左氏公穀或採或駁亦不能悉當因條舉而論
之如胡氏謂春王正月乃以夏時冠周月于庭則引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
事于祖證日之爲冬至卽周月以子月爲正月又胡氏謂經不書公卽位爲未請命于王于庭則引文公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據此則錫命皆在卽
位之後數年或數月可知前此之未嘗請命而皆書卽位胡說未可通又胡氏以從祀先公爲昭公至是始得從
祀于太廟于庭則謂季氏斬昭公不得從祀其事不見於三傳至馮山始創言之胡氏不免於輕信凡此之類議
論多爲精確固非妄攻先儒肆爲異說者比也

春秋孔義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高攀龍撰攀龍有周易勿簡錄已著錄是書斟酌於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國四家之傳無所考證亦無所穿鑿
意主於以經解經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傳無經有者不敢疑故名曰孔義明爲孔子之義而非諸儒之臆說雖持
論稍拘較之破碎繳繞橫生異議猶說經之謹嚴者矣朱彝尊經義考此書之外別有李攀龍春秋孔義十二卷
注曰未見今案書名卷數竝同攀龍之名又相同不應如是之巧合考李攀龍惟以詩名不以經術見其墓誌本
傳亦不云嘗有是書豈諸家書目或有以攀龍之名同因而誤高爲李者彝尊未及考核誤分爲二歟

春秋辨義二十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卓爾康撰爾康有易學已著錄是書大旨分爲六義曰經義曰傳義曰書義曰不書義曰時義曰地義持論皆爲
醇正其經文每條之下皆雜取舊說排比詮次而斷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國本末一篇舉繫於盛衰興亡
之大者別爲類敘亦頗有體要中間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以爲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紀
歲自有闕達攝提格等歲陰歲陽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古人但用以紀日不以紀歲又如五石六編爲外災何以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八

經部 春秋類三

書爲其三恪且在中國不知晉之梁山崩宋衛陳鄭災豈皆三恪乎又天王狩于河陽謂晉欲率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無可訾議尤爲有意翻新反於理有礙此類皆不可爲訓然如謂鄭人來渝平當依左氏訓更成其以爲墮成不果成者又義皆誤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謂一國言伐一邑亦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爲大乃不知侵伐之義強爲之辭則皆明白正大足破諸說之拘牽在明季說春秋家猶爲有所闡發焉

讀春秋略記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其學出自黃道周頗不拘墟於俗見而持論不必皆醇是書輯錄舊文補以己意所採上自啖助趙匡下及季本郝敬大抵多出自新義不肖仿三傳以說經者朝瑛之所論斷亦皆冥搜別解不主故常如謂甫父二字古文通用爲男子之美稱孔父之字嘉猶唐杜甫之字美此與程子以大爲紀侯之名援樂大爲例者何異又力斥漢書五行志穿鑿傳會之非而於恆星不見一條乃引何休之說以爲法度廢絕威信不行之驗與胡安國不談事應而星字北斗大辰仍採董仲舒劉向義者亦同至於論盤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爲隱公之夫人而非仲子亦未嘗不考證分明大致似葉夢得之三傳論而學不能似其博又似程端學之三傳辨疑而論亦不至似其迂其於二書蓋皆伯季之閒置其偏僻擇其聲氣要不失爲讀書者之說經也

春秋四傳質二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明王介之撰介之字石崖衡陽人是書取三傳及胡安國傳異同斷以己意其無駭卒一條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事屢變文亦屢易四傳各成其說而斷以義則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質以事則左氏有徵爲可信也蓋作書大旨如此其中有本舊說者如隱公元年闢胡傳元卽仁也之說本楊時答胡康侯書闢胡傳建子非春之說本熊朋來說是也有據一傳而去取互異者如王正月爲大一統從公羊傳而闢其王謂文王之說是也有就四傳互質之者

如文公逆婦姜于齊四傳異說舍左氏公羊胡傳而從穀梁有專據胡傳而亦不盡從者如定公從祀先公取其昭公始祀于廟之說而闕其事由陽虎而不可詳之說是也俱頗有所見不同則說至於桓公公即位公羊以爲如其意也介之誤作胡傳而詆其巧而誣文公公四不視朔左氏公羊以爲疾穀梁以爲厭政胡傳從穀梁介之誤作三傳皆以爲疾而胡氏辨其無疾亦未免時有舛誤然明之末造經傳俱荒介之尙能援據古義糾胡安國之失亦可謂拔俗千尋矣

左傳杜林合注五十卷

左都御史崔應階進本

明王道焜趙如源同編案朱彝尊經義考載宋林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引鄭珣之言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又載此書五十卷引陸元輔之言曰王道焜杭州人中天啟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源浴之其輯此書云云今書肆所行卷數與彝尊所記合而削去道焜如源之名又首載凡例題爲堯叟所述而中引永樂春秋大全殆足哈噓蓋卽以二人編書之凡例改題堯叟也杜預注左氏號爲精密雖隋劉炫已有所規元趙汭明邵寶傳遜陸粲國朝顧炎武惠棟又遞有所補正而宏綱巨目終越諸家堯叟之書徒以箋釋文句爲事實非其匹第古注簡奧或有所不盡詳堯叟補苴其義使淺顯易明於讀者亦不無所益且不似朱申句解於傳文橫肆刊削故仍錄存之以備一解中附陸德明音義當亦道焜等所加原本所有今亦竝存焉